

王 文 濤 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

經 濟 學 入 門

米哈列夫斯基著  
朱鏡我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550  
760  
2:2

目次

經濟學入門下卷目次

第六章 價值……………一

第二十九節 市場與社會之階級的樣相……………一

第三十節 商品……………一〇

第三十一節 價值……………~~五~~五

第三十二節 交換社會之均衡……………一九

第三十三節 形成價值的勞動……………二四

第三十四節 簡單并複雜勞動，商品之物神崇拜性……………三六

要約……………四〇

第七章 貨幣……………四三

第三十五節	作為價值的尺度與價值的表現之貨幣	四三
第三十六節	貨幣商品	四六
第三十七節	價格	四八
第三十八節	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	五〇
第三十九節	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	五三
第四十節	鑄幣	五五
第四十一節	流通所必要的貨幣之量	五八
第四十二節	紙幣	六〇
第四十三節	不完全價值貨幣	六六
第四十四節	信用貨幣	六七
要 約		七三
第八章	剩餘價值	七七

第四十五節	勞動價值法則與勞動力底販賣	七七
第四十六節	價值界上的榨取	八一
第四十七節	資本	八九
第四十八節	超過剩餘價值	九四
第四十九節	絕對的並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	九八
	要 約	一〇三
第九章	利潤 生產價格	一〇七
第五十節	利利價值率與利潤率	一〇七
第五十一節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資本底有機的組織	一一四
第五十二節	生產價格	一二〇
第五十三節	商業利潤	一二五

第五十四節	貸款利子	一二九
第五十五節	紅利及創業利潤	一三四
	要約	一三九
第十章	地租	一四三
第五十六節	剩餘價值之一部分的地租	一四三
第五十七節	等差地租與絕對地租	一四九
第五十八節	地租諸形態之相互關係	一五七
	要約	一六一
第十一章	勞動工資	一六三
第五十九節	價值與勞動力底價格	一六三
第六十節	工資之諸形態	一七〇

第六十一節	工資額之評價方法	一七六
第六十二節	俸給生活者底工資(薪俸)	一八〇
	要約	一八一
第十一章 資本家的蓄積與恐慌		
第六十三節	再生產	一八三
第六十四節	再生產底構造	一八九
第六十五節	社會關係之再生產	一九七
第六十六節	本來的蓄積	二〇二
第六十七節	勞動力販賣者底基礎是怎樣造成的呢?	二一一
第六十八節	市場	二一四
第六十九節	恐慌	二一九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底成熟與崩壞……………二二九

第七十節 金融資本……………二二九

第七十一節 金融資本時代的資本家的社會之根本法則……………二三四

第七十二節 帝國主義……………二四二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底崩潰……………二四八

第七十四節 蘇維埃俄羅斯，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二五七

要約……………二六九

要約……………二二五

## 第六章 價值

### 第二十九節 市場與社會之階級的樣相

在資本主義之下，市場是經濟生活底中心。但是，不消說的，這裏所謂市場，不應當作為買賣而設的特定的地域來解釋的。購買和販賣之最重要的行為，不是常在市場及交易所中實行的，也不儘是在商店及事務所中實行的。實業家們為締結買賣契約，可在任何便當的場所互相遭遇，或者完全不達到的時候，也能用書信及電話來決定的。這裏所說的市場之意義是：結合互相對立且互被交換的商品及貨幣為一體的東西。

假若市場不是資本家的社會之階級的樣相受其鍛鍊的製造所，那末，關於



市場法則的問題，必不成爲這樣重大了吧。資本家只由購買勞動者底勞動力才占有勞動者底勞動生產物。勞動者只不過在他出賣勞動力之時，是一個勞動者而已。這樣的賣買的機構無論繼續怎樣長，總之，這不祇是不能使社會之階級的分化圓滑起來，反是使這個分化更尖銳化起來的東西。

要找出能理解這種機構的鑰匙，先有究明買賣底本質之必要。資本主義是由這機構所建設並再生產出來的，但這機構却在我們的眼前引導資本主義到沒落的深淵去。

價格對於市場行爲，即對於購買與販賣具有決定的意義。正惟有此價格，纔有買者與賣者之間的不停頓的鬭爭。市場價格是有非常之重大性的經濟的要素。某個企業所必要的資本之大量，別的不說，是由機器，原料及勞動力之價格所決定的。企業之利益與損失是依存於價格之高低。勞動者底運命依存於什麼東西呢？依存於他在市場所出賣的唯一的商品之價格，即勞動力之價格，

與他方面他在市場所買進的食糧，衣服等等那樣商品之價格。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所消費的勞動力果能再生產出來與否，這個問題也依存於勞動力之價格如何而定。

但是，如果個人對市場之需要及供給之限度是被價格底高低所決定的話，那末，這個價格底高低在這時候究竟是被什麼所決定的呢？問題一見似乎是非常明瞭似的。賣者想儘可能地抬高價格，買者想儘可能地降低價格，兩者既是這麼做的時候，價格底高低似乎若不依存於買者與賣者之力量上的相互關係，必就是——大體上是相同的事——依存於供給與需要之相互關係。

但是，要確認實際不是這樣，必須觀察實際的市場關係。假若與買者相鬭爭之際，賣者想儘可能地抬高價格，則賣者相互間的鬭爭，不由得不使他們來儘可能地降低價格的。但是，在這樣的競爭戰上，要想降低價格的慾求，到了某一限度，是會遭遇不可抗的障礙的。假定一亞辛的印花棉布之實費為十五課

貝克，更假定互相競爭的工廠，皆統一地以十四課貝克出賣這種印花棉布，則這些工廠必至於破產吧。而且不僅是實費以下的販賣，就是沒有利潤而等於實費的去販賣，那也不能長期的繼續下去。不必說資本家是嗜好美食豐衣的，就在資本家底適當的存在之確實的條件中，也要增大資本之蓄積。但這件事，若沒有利潤是不可能的。所以，實費，即生產費常常很有力地壓迫着生產者，而命令資本家決定價格之條件。

但是，祇說述價格是被生產費所決定的這一點，對於我們的問題是依然不會觸着。然則，生產費究竟是什麼呢？這也是價格。印花棉布之生產費中，也有棉絲之價格，機械之價格，煤炭之價格，勞動力之價格包含着。棉絲底價格中又有蘇花之價格，機械，煤炭及勞動力等等之價格在內。這樣的事實是到處可以妥當適用的。所以，由生產費來說明價格，與由價格來說明價格有同一的意義（不能成爲說明是很明顯的）。

是的，價格可由價格來說明——恐怕有人會向我們這樣說吧——今日的價格由昨日的價格，昨日的價格由一昨日的價格來說明的。可以這樣地順次反覆下去。工廠主在今日的印花棉布之價格底根底之上，加入了為購買（當然要加上利潤）那生產所必要的機械，棉絲，勞動力等等一切東西時所支付了的價格。機械製造工廠，在機械底價格之根底上，加入了為購買鐵，煤炭，勞動力等等所支出的價格。

但是，為確認事實上不是這樣，就必須觀察市場關係。是的，紡績業者的確在印花棉布底價格之根底上，加上了棉絲之價格，但不是昨日的價格，而是今日的價格。棉絲當低落之時，不僅是將來的印花棉布，即既製的印花棉布也要低落的。結局由生產費來決定價格，就是等於以今日的價格底高低來說明今日的價格之高低。這與人之死亡用死了的事實來說明，或與以植物成長着的事實來說明植物之成長毫無二致。

我們由研究價格底運動，知道價格低落之最顯著而激烈的原因爲技術之進步。手工勞動製造之時，計值一盧布乃至一盧布五十課貝克的鑰匙，以截斷器的勞動來製造之時，則只值十五課貝克。又在截斷器底勞動中，鋤只值十五課貝克，但在從前用手工的打鐵匠來製造之際，非七十課貝克是不能買到的。在以前手工勞動上，釘一葡特計值十三盧布，但自使用展鐵方法以後，一葡特只值二盧布四十課貝克了。誰都曉得在整然地有組織的縫紉工廠中所製的現成衣服，和向裁縫店定做的衣服，其價格上是有差異的。因技術進步之結果，引起商品價格低落之最顯著的實例，我們已在第四節中說明過了。最初比銀還高價的鉛，自其生產技術改良了以後，祇值銀之數十分之一了。

然則，技術之改良有怎樣的結果呢？首先第一，發生勞動生產力之增大。即爲生產一單位的生產物所不得不消費的勞動量可以減少。

縫紉工廠中所縫的一套洋服所含有的勞動，比向裁縫師去定做的同樣的一

套洋服所含有的勞動，較爲鮮少。鉛一卦度之生產，較之六十年前，則現今只需數十分之一的勞動。

於是，對於價格究竟由什麼所決定這一問題之回答，現在比較地明瞭些了。商品之價格不是依據於爲生產這商品所消費的勞動麼？

但是，這樣地決定這個問題，未免太性急的要決定這一問題了。資本家的經濟學者會向諸位這樣說吧：是的，商品價格底要素中有工資攙入在內之時，勞動底減少可以減少價格。但是——他會向諸位說的——參與形成商品的還有其他要素，即還有資本與土地（註一）。……資本家領受利潤，土地所有者領受地租……而利潤與地租是當作構成要素而加入在商品價格之中。

（註一）羅丹斯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的英國的經濟學者）在勞動中看出商品價值之

源泉，同時以爲商品底價格是由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與資本家所

得的利潤所構成的。

這樣，市場之分析，使我們確信不分解資本，利潤，地租究竟是什麼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理解這一切，必須先分析資本家的社會之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是什麼？人類社會的存在之根本是生產。要生產，必需生產手段（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是土地，房屋，器具，機械，原料，燃料等等。）

關聯於生產及生產手段的社會的組織是多種多樣的。有生產手段在生產者之集團的支配下的（如原始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時代），有生產手段與生產者特別的剝削者階級底權力之下的（如奴隸制度，農奴制度時代），又有生產者雖為自由的，但生產手段是剝削者階級之私有物的（如資本主義的時代）。

關於生產手段之社會的組織方法，我們稱之為生產關係體制或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原始共產主義，氏族制度，奴隸制度，農奴制度，資本主義；這一切都是生產關係之種種的形態。

交換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的特徵。我們能夠想像以沒有剝削的交換為基礎

的生產關係。我們也能夠想像生產手段爲生產者之私有財產那樣的社會。固然，這樣的社會在純粹的形態上是沒有存在過，也沒有存在着。但是，這種要素在資本家的社會裏取着農民經營，手工業者，又或職人的經營之形態——在這些人們不使用僱傭勞動者，且其自己當作販賣者出現於市場這個限界之內——存在着。在像這樣的單純的交換社會裏，我們能比什麼還容易的來考究交換關係與價格之本質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我們先來理解交換最初用什麼方法引導到生產者之資本主義的收奪（從生產者強奪生產手段），然後再來理解收奪者之共產主義的收奪的過程吧。（註二）

（註二）「交換社會」之意義比「資本家的社會」之意義更要廣泛，猶如「家具」之意義比「桌子」意義更要廣泛的一樣。這就是說，我們從發生的特徵來知悉資本主義的意思。即我們首先第一要想理解作爲交換社會的資本家的社會。

## 第三十節 商品

試步行街市，來讀讀各色各種的招牌吧。這裏，鞋匠開着鞋店；他不是自己一人工作着，就是和他的徒弟及職人二個人共同工作着的。那裏有裁縫師獨立地工作着，他自己負着責任和冒着危險。諸君想以為交換社會中的生產是個人主義的，並且各人都在那裏個別的工作着，各人都各自的生產出自己的生產物。但是，試向交換社會的勞動者中之無論那一個人，向他要求指摘他自己的生產物給諸君看看吧，那麼，裁縫師定將他剛剛縫了而熨過的背心給諸君觀看的吧。很用心的注視一下吧。那麼，諸君能在裁縫師底背後，看見製作背心用的呢絨的職工。而且能在職工底背後，看見有紡工工作，更有飼養小羊，而親自剪裁其毛的農民呢。諸君能看見遠離之處剪割小羊之毛的農民，鍛造裁縫師

的職坊中所用的剪刀的鍛造匠吧。同時，對於我們的裁縫師雖為極細小的東西，而在生產上則最為有用的，那種製針者存在着。他們底背後，更有採掘那用以製剪刀及小針的金屬及用以製熨斗的銑铁的鑛夫。更有用於鑄解鑛石及供給熨斗之炭的採炭者，還有為織機及裁縫師而製造桌子之木匠，也必須加以觀察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棄却要想糾明其外更多的無限的生產者底連鎖關係之慾望與可能性；而以方才所說的話為滿足了。這等生產者之集團的勞動之結果，纔能供給我們以廉價的背心。

更試向一切的勞動者——無論是裁縫師，木匠，或織工——問一問他們之中有誰為自己工作吧。試更問一問他底勞動生產物果是他自身所必要的與否。諸君必會得到一個否定的回答。他們都相互的為他人工作，並不是為自己工作。農夫或許當他的兒子結婚之際要購求背心，但農民除羊毛以外，還生產着穀物。而這穀物是為與衣服及鑷相交換而到裁縫師及鍛冶匠那裏去的。

交換社會——與人類之其他的社會一樣——實際上是勞動底集團，人們在這裏共同的互爲他人勞動着，這事是很明白的。

但交換社會一見似乎是個人主義的。各人由各人自己的意見，且賭着自己

的負擔與危險而工作着。各人關於自己的勞動祇考慮其自己個人的利害而已。

這裏正包着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即個人主義的形式之下的集團的內容，就是這個根本的矛盾之所在。換言之，就是社會地所生產的生產物之個人主義的領有。這一矛盾反映在各生產者之中。各生產者恰如兩極，即好似一個磁石，一方之極爲集團主義，而他方的却爲個人主義的極。一方面，各生產者爲生產上之集團主義底一部分，離開這面，在他猶如死去一樣，他方面，他猶如不能把手全體緊握成爲拳頭那樣的不聽話的手指一樣，常常孤立着，使自己與社會成爲敵對的東西。

隨生產者之關係帶着交換之性質，換言之，隨生產者之社會變成爲交換社

，則社會的生產物變成爲商品的世界。因此，我們將我們的新朋友商品擺在此處來觀察吧。

商品看來是和生產物一樣似的。不，不是一樣的。是一樣的，但同時不是一樣的。生產物有使現實的或想像的慾望滿足起來的能力。商品除這能力之外，還有一種新的，即能與其他的商品相交換的能力。我們在當作生產物的鞋油上，祇能看見能使我們皮鞋發光澤的某種物件而已。但若我們在當作商品的這個同一的鞋油上，就能看見火柴，巧格力糖，及其他能與鞋油相交換的一切的其他商品。當作生產物的鞋油，只有使用價值而已。但若當作商品的同一的鞋油，則除使用價值之外，還有交換價值。鞋油之使用價值，祇保證其所有者能使皮鞋發出亮晶晶的光澤之可能性。但是，人們不是只有鞋油就能生活的。以鞋油爲專門的化學藥品師也要受餓死底威嚇之侵襲的。他底商品之交換價值援助他的危境，即因交換價值之力量，他可將鞋油去與食料，衣服，或歌劇的

入場券相交換。交換價值雖然不知有所謂質的限度，但是有嚴重的量的限度。油不是不能與天鵝絨相交換。問題只在分量上的限度。

交換價值，這是一切商品之質的均等。然則，這個均等表現於什麼地方呢？表現在交換之上。即商品在市場上獲得交換價值，或者商品自身有着這個交換價值。

假定這裏有一位菜園丁，以百個的胡瓜與十封度的麵麩相交換。這時候，百個的胡瓜的交換價值是表現在十封度的麵麩之上。然則，實際上胡瓜的價值之唯一的表現，就只有十封度的麵麩麼；有人或許會這樣設問。斷斷不是的。胡瓜的交換價值，或許能表現於懷中用的鏡子或者日曆之上。胡瓜不僅只能與十封度的麵包相遭遇。烘麵包的人的地方也有許多的麵麩。不過，僅僅十封度的麵包就夠足百個的胡瓜的交換價值之需要而已。這一事實表出：交換價值不是被二個商品之接觸及這等商品之交換所決定，反之，却是由交換價值來決定相互

接觸的商品之交換。

交換價值只表現於互相交換之時。這交換價值底根底，必有某種東西橫梗着。交換價值不過是商品從外部担到市場時，牠自身所齎來的某種商品之表示形式而已。我們簡單地稱此交換價值底內容爲價值吧。

### 第三十一節 價值

然則，價值是由什麼所決定呢？

商品要在市場上出現，先要有使用價值，而且必須是能滿足人們底現實的或想像的某種欲望。若沒有這樣的條件，那末誰都不想購求牠，誰都不願用東西去與牠相交換。（註一）

（註一） 隨生產力之發達，全然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愈見減少。從生產中排除出來的廢

物，可供原料，燃料，肥料，建築材料等等之用了，從使用中排除出來的廢物，即糞糞，骨類等等也是同樣的。

使用價值不是基本的價值麼？商品底大量性，不是依存於其效用性底程度麼？斷斷不是的。關於這點，我們可指摘出下述的事實：即有不可測度大的使用價值，但沒有絲毫價值的空氣，和效用性非常之少，而其價值却非常之大的真珠又或金剛石。

最後，如我們所熟知的，價值是使一切商品能互相較量的東西。在這價值根底上，商品底效用不能橫陳着。而商品底效用，在其各商品中有其特別的性質，而且這無論如何不能表現於一種單位之中。牡蠣可與釘頭，又一袋的馬鈴薯可與口琴相交換，但誰都不能尋問牡蠣比一封度的釘頭要幾倍有用些，或比較由馬鈴薯所得到的飽腹與由口琴所獲得的愉快是怎麼樣。

使用價值在商品上——猶如走進市場去所必要的入場券一樣，這個使用價值

是商品能成爲交換之對象物時所必要的東西。二個商品，例如麵包與鏡子在市場上能互相對立。爲什麼呢？因爲這二個商品有其各自的使用價值。但是，這等商品能互相交換的相互關係，決不是由這等商品底效用所能決定的。

然則，價值從什麼地方走進商品之中呢？在作爲生產物的生產物之中，沒有價值存在着過。生產物這東西本身是只有使用價值的。生產物成爲商品之時，纔開始獲得價值。隨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帶起交換底性質，生產物始變成爲商品。商品底價值，所以不過是交換社會內的生產者之社會的關係之反映而已；這個事實是自明而不必多說的。生產物在這時候，纔成爲有使用價值與價值這兩極的磁石。我們已經陳述了關於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這一矛盾表自於商品之二重的相矛盾的性質之中。商品有二面，商品由其中的一面看見自己的所有者底一方，由其中的另一面來看其買者之一方。鞋匠只爲了價值，纔把鞋子担到市場去。而農民呢，只因爲這等鞋子底使用價值纔從市場購進牠們，

商品對於其所有者只是有價值的東西而已。而對於其需用者只不過有使用價值的而已。同一商品之這種二面性，猶如同一之神底三面相一樣是矛盾的。

交換社會與商品世界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呢？商品世界在體現社會之生產的勞動底總量這一方面上，無論是善的或者惡的，總之是使社會的欲望滿足着。商品與社會之間，沒有其他的任何關係存在着。如果我們說價值是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反映於商品的東西，那末，我們祇能在次述的兩點中之一去探求出價值底本質。即在商品給與社會的效用之中去探求呢，或者還是在為生產出商品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之消費中去探求本質呢？兩者之中必居其一。然而在商品上，什麼東西可作為商品底生產者之社會的關係之反映呢？即還是因他們所造出的效用呢，或是因他們在商品中所消費的勞動呢？最初的問題提起是不正確的。我們已經證明了使用價值不僅不能成為價值之基礎，而且兩者之意義是互相矛盾的兩極這個事實。

他方面，我們已經觀察過，價值使商品變為能比較的，能計量的東西。從這個事實，必然地到達這樣的結論：即價值底本質，不得不是構成一切商品中的某種質的平等的東西。縱令我們不能尋問牡犢比釘頭有幾倍有用性，但是，我們能夠尋問為飼養牡犢所必要的勞動，比為鍛製釘頭所必要的勞動要大過幾倍這個設問。而這牡犢之飼養與釘頭之鍛鍊，同樣是體現着社會的總勞動之一部分。除了勞動以外，我們不能在商品中探求出可以計量，可以比較的某種東西。

這樣，我們底最初的問題提起（第二十九節）有了正當的基礎性了。即商品底價值之本質是商品中所結晶的社會的勞動。

### 第三十二節 交換社會之均衡

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這個商品社會，沒有意識的生產組織。各人無意識地考慮社會底要求，祇有利於一己地生產出許多有利於己的東西。然則，什麼東西把這盲目地運動着的交換社會這個巨體，從破滅之中救助出來的呢？這一無秩序的商品社會，僅不會在其最初的一步上招惹破滅的連命，反而表示出其發展能力之偉大，這究竟是什麼道理？縱令這一均衡狀態是不大鞏固的，是很粗雜的，但交換社會總是保持着均衡，究竟這一均衡的根底中存在着什麼東西呢？

交換社會對於外部構造，不是用生產者界之意識的組織這個方法去順應的，而是由商品界之自然發生的組織這種方法來適應的。支配商品界的勞動價值法則，一見地只好像表示出商品之間的關係而已。而實際呢，這個法則却是生產者們底社會的關係之表現。他們生產者中之各自的勞動之結果，是由勞動價值底秤所計算的。而這樣的計量正是唯一的鐵錨，要想避免滅亡的交換社會，固執着這個鐵錨，但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却給與這交換社會以滅亡的脅威。

然則，這一個錨，怎樣地纔在暗黑的交換關係之中而被社會所發見了呢？這當然不能歸之於社會的本能。這一問題能更簡單的來說明。

爲更能明白地理解起見，試取已成爲顯著的發達的交換關係來觀察吧（我們能理解在交換關係底根底之下有着分業存在着）。試假定包含着總計四日間的平均的社會的必要勞動的一雙長統皮鞋，與僅僅包含二日間的勞動的袴子相交換吧。對於市場之牽引力假若是相同的，那末，袴子比長統皮鞋要二倍容易在世上出現，在市場上出現。因此，市場充滿了袴子。且因此市場上的此等袴子之比重會減少起來。而其均衡，將在一雙的長統皮鞋能與兩條袴子相交換之時，纔得回復過來。即一方面的四日間與他方面的四日間相交換之時回復轉來。這樣，勞動價值法則，在市場關係之混亂中，開始其自己的路途。生產條件像統治者一樣，統治着交換關係。價值，這是均衡底線，而交換的振擺是以這條線爲中心而左右動搖着的。依正確的價值之交換，或許只是罕有的偶發的

現象。但是，這不關及事件之本質。交換所生起的諸關係，常有着要與價值底諸關係相一致的傾向；而這一事件却是最本質的東西。因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之故，假定社會不均衡地分配了自己的力量，例如製壺匠和製桶匠製造了過多的物品。交換社會沒有關於自己的欲望之統計上的報告，也沒有像實行生產底統制那樣的國民經濟評議會。因此，壺與桶將在市場上充滿溢盈起來，終至達到交換非常困難而且非常沒有利益。經營這種不愉快的勞動者，遲早要轉移到別種的生產部門去，例如開始着手去製造那體現比桶要少一些的勞動，且更能有利地相交換起來的那樣的生產物。或假設製壺匠和製桶匠，因不得他項的職業而死於饑餓吧。勞動價值法則却比什麼還不去要求善良與慈悲的。像一切自然發生的法則一樣，這一法則也不知道所謂慈悲。這一法則，在這種時候也絲毫不管一切善惡而行其素的。製壺匠與製桶匠逐漸的減少起來，市場上也減少了壺與桶之出現。於是，對於這種東西之評價高騰起來了，卒至重新地接近於這

等東西之勞動價值。或假定因為社會是盲目地行動着的緣故，把鍛冶匠分配得過於鮮少吧。那時候，市場上將非常缺乏小刀和蹄鉄，於是這等東西會被高過其勞動價值來交換的。這在鍛冶匠看來，當然是很有利益的。但若一種商品是高於其價值來被交換的，那末，這一事實的意義，就不外是其他的商品，是低於價值來被交換的了。勞動力將從利益較少的生產部門，轉到更有利的生產部門去了。勞動價值法則，馬上就會將鍛冶匠底例外的幸福使之終熄的。他們底數目將見非常之大的增加，蹄鉄與小刀之評價，將再行下向到其勞動價值底限度來了。

生產物底商品形態，就是這樣的事。生產物不取一種商品形態之前，生產物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其自身的力量能適度的滿足社會底欲望。但是，生產物隨交換社會之出現，同時一經形成了商品形態，那就馬上從社會底服侍人變為社會底主人翁了。在生產物之中，像在商品中的一樣，於是結晶着社會的

勞動了。但是生產者間的諸關係，雖由直接生產條件所確立，所統制，却不是由生產物中的這些諸關係之反映所決定的。不過，生產者間的諸關係，一經帶着交換底性質，而且生產物一經採取商品底形態之後，於是結晶在這等生產物中的社會的勞動，就開始成爲決定這樣的諸關係的東西，就成爲生產底統制者了。一言以蔽之，就變成爲價值了。商品的世界，因其勞動能互相比較之故，成爲極容易協定的東西，且開始統治人們的世界。

### 第二十三節 形成價值的勞動

交換社會中的一切勞動，可從兩方面來觀察。修理電燈的電氣工，或堆着瓦牆的石工，或縫着洋服的裁縫師底勞動，首先第一，可從對於這等勞動者底各自爲他們的工作所必要的特殊的技術上的作業這個見地來觀察的。我們從這個見地來考察之時，我們可看出在方才指出的勞動底形態之間有深甚的差異。

例如，裁縫師使用着針及鋏，石工使用着鑿手。電氣工則使用着槌，鉄鉗及螺旋物。爲第一的裁縫師的材料的是織布。爲第二的石工的材料的是煉瓦與石灰。在第三的電氣工，則紐線，釘，煉物等等爲其材料。至於其勞動底結果；則第一的裁縫師方面爲衣服，第二的石工爲家屋，而第三的電氣工則爲燈火。

但是，我們不能只當作電氣工，石工及裁縫師本身去觀察，只能當作交換社會之生產的集團底會員去觀察他。而他們會員之連結，是經過他們底勞動生產物底交換而出現於市場來的。這時候，他們底勞動，乃在我們底眼前成爲全社會的形態而表現出來。這時候，我們完全捨象了各個職業底特質。

在第一的場合，我們是從具體的方面去觀察勞動的。而第二的場合，却是從捨象的（抽象的）方面去觀察的。在第一的場合，勞動在我們之前呈現出具體的多樣的形態；而在第二的場合，則呈現抽象的同一形態。勞動底具體的方面之多樣的形態，造出多種多樣的使用價值。同一形態的價值，是在交換社會

這個條件之下，由勞動之同一形態之抽象的方面所造就的。只有價值使一切商品之分母相同。從使用價值所觀察的商品，是無限地多種多樣的。但從價值方面所觀察的商品，却悉呈現一個的形狀。

＊

＊

＊

＊

這裏並列着二雙長統皮鞋。一雙係巧妙的鞋工所縫合的，他對於工作是非  
常熱心的。反之，懶怠的鞋工却費了很長的時間，且很拙劣地縫合了另一雙的  
長統皮鞋。或者，這裏並列着內有鞋子之鞋釘的二個箱子。在一箱之中，有用  
小刀而由手所製成的靴釘。而這一工作是非常遲慢且費時的。在第二的箱子之  
中，藏着同質的釘子，且是由機械所造成的東西。這一工作不僅快速，而且很  
賤廉的。

如果商品之各個的單位底價值，是由所費於此單位的勞動所決定的話，那  
末，第一的一雙長統皮鞋底價值，必比第二的一雙長統皮鞋底價值，要低廉些

的吧。而由手所製的釘，亦必比由機械所造的釘要更高價些吧。但是，事實却不是這樣。商品底世界是被劃分為各部分的。各個的種類是特殊的部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這種長統皮鞋之總量必須體現着社會的勞動之如此如此的分量。一方面，有一切此種的長統皮鞋，他方面——當作此等的價值之源泉的——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存在為生產牠們所必要的全社會的勞動。假若鞋匠徒事玩弄長皮鞋而浪費無為的時間，但他決不能由這種行為而增高其生產物底價值。雖實際上他底長統皮鞋體現着極多的勞動，但這不過是這等皮鞋之個別的特殊性而已。體現在這等長統皮鞋中的全勞動，不盡是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使勞動之生產力高增起來的生產方法之一切事實上（註一）的改良，使當部門的商品之價值，跟隨勞動生產力所增大的程度而減低起來。

（註一）假若某種的新發明或發見，還不曾有事實上的普及，那末，還不消說是不會變動商品底價值。又，改良的生產方法雖見普及，但多額的商品尚用舊的方法來生產的也有。在道

樣的領域中的所謂社會的必要勞動，必是代表舊的方法與新的方法所必要的勞動之某一平均的數，這是很明白的。

馬克思這樣的寫着：「若商品底價值爲其生產過程中所支出的勞動之量所決定的，那末，人愈怠惰，愈是沒有熟練的時候，爲造就一種商品將要多費這些時間的，因此，他所造就的商品，似乎要有等於這些時間大的價值，也未可知了。但是，形成價值之實體的勞動，是等一的人的勞動，換言之，就是同一个人的勞動力之支出。表現於商品界之價值全體中的社會之總勞動力，雖爲無數的個別的勞動力所構成，但在這裏可以看爲一樣的人的勞動力。而這等個別的勞動力之各個，是有社會的平均勞動力之性質，亦當作這樣的社會的平均勞動力而作用着，因而一個商品之生產若有着平均地必要的，或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則各個都一樣的是同一的人的勞動力。這一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是指以現在成爲社會的標準的生產條件和勞動之熟練，並能率之社會的平均

程度來生產某些使用價值時，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例如，在英吉利，因採用了蒸汽織機之結果，使一定量的絲成爲織物，恐怕只需要從來的勞動之半分就夠了吧。英吉利的手織工雖對這同一的工作，事實上仍需要與從前同等的勞動時間，但他自身的勞動一時間的生產物，到現在只不過表現半時間的社會的勞動了，因此，其價值也低落到從前的一半了。

所以，某種使用物之價值底大小，是只由爲其生產時之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量所決定。個個的商品在這時候，應當被看作爲其所屬種類之平均標本。如此，包含同一量之勞動的，或者在同一的勞動時間中所能生產的諸商品，都有同樣大的價值。一商品底價值對於他一商品之價值之比例，等于爲生產前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與對於爲生產後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比例。當作價值來觀察，則無論何種商品都不外是凝結了勞動時間之一定量而已。

因此，某種商品底價值之大小，假使爲其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不會變

化的話，那末不會有變化的。但是，這個勞動時間，却隨勞動生產力之每次變化而見變化的。而勞動生產力又受種種的事情，就中以勞動者底熟練之平均程度，科學及其技術的應用之發達程度，生產機關之範圍及作用能力，諸種的自  
然事情等之決定。例如，同一量的勞動，豐年可用八葡雪爾的小麥來代表，凶  
年則僅僅四葡雪爾的小麥就可代表了。又同一量的勞動，在豐坑的比在瘠坑的  
能供給較多量的金屬。金剛石在地球上是有稀有的東西，因此要發掘牠，平均要  
費多大的勞動時間；因而金剛石可以用僅少的量來代表多大的勞動。所以在豐  
坑裏，同一量的勞動可由較多的金剛石來代表，因而金剛石底價值可見減低。  
又若可用僅少的勞動而使煤炭變為金剛石，則金剛石之價值必將低落到煉瓦的  
價值以下。概括言之，勞動底生產力愈大，或生產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愈  
少，結晶於物品中的勞動量愈小，則這物品底價值亦愈見小。反之，勞動生產  
力愈小，為生產某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愈多，如此，則這物品底價值亦愈

見大了。因而某一商品底價值之大小，是與其所體現着的勞動之量成正比例地，而與生產力成反比例地變化下去的。」

勞動可由勞動時間來計量。試觀察用完全同一的工具，且以完全同一的材料工作着的二個不同的勞動者，則他們二人中之一人，在一定單位的時間內，例如一小時之內，因他較用力地，較強度地工作着的緣故，或因他有着極大的熟練程度，則他能比其他一人作更多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在某一領域中，社會所支出的總勞動，是把這樣的一切個人的特殊性相互地平均化起來，而互相相殺了。因此，價值底根底，只有平均的強度與熟練之勞動存在着。商品底價值，是由牠所體現着的抽象的平均的且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量所決定的。

若二種商品，例如一雙長統皮鞋和一袋米粉，互依其價值來交換，則這個事實，就是說在一雙長統皮鞋之中，含有着與一袋米粉中相同時間的抽象的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

因需要不足之結果，則商品有在其價值以下被交換的。反之，需要超過供給，則其結果商品有在其價值以上被交換的。但是，像這樣的離開價值之偏差，也仍只足表示價值法則，猶如我們可將振擺從垂直的狀態移動起來，而由此來表示重力底法則一樣。從均衡的狀態移動過來的振擺要再行向着均衡之線，越過這條線，而再返轉到這條線來。商品底交換，也從價值底均衡狀態中移動着，無論需要勝於供給，或供給多於需要，都是一樣的作用。社會底勞動之努力底川流，自然地要在生產物被價值以下相交換的生產部門中減少起來，而在生產物被價值以上相交換的生產部門中增大起來的。無論在那種生產部門上，其破壞了的需要與供給間的均衡，終要漸次地恢復過來，而接近到交換之條件為依價值來交換的境地，於是復從價值偏差起來，更行接近到價值來。這樣地無限的反復着。勞動價值，這是一條線，在這線底周圍移動着商品交換之條件。勞動價值法則，這是統制着這等條件的自然發生的法則。

除以上所說述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意義以外，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之中，尚有其他解釋。若干的人們以為「社會地必要的勞動」這個觀念不僅有生產的意義，也附加着消費的意義。例如，布定 (Bodin) 在其著書「卡爾·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上，在說明馬克思底價值論之時，這樣說着：「為創造新的價值而支出於生產某種物品的勞動，不僅必須相當於為生產與這等物品相類似的物品之際所支出的平均的支出，而且必須創造為社會所必要的某些東西。而這種物品在決定是否為社會所「必要」之際，不僅要單單考慮這一物品對於社會之若干構成員之一般的有用性與其實際上的必要，同時必須同樣的考慮他種的物品，在近代的社會的經濟狀態之下，注意這社會中的生產與分配之一般條件，使與牠相類似的物品之必要性與他種物品之必要性互相比較，而考慮其是不是在充分的程度內滿足了的。如果某種物品是過多地被生產着——不是說絕對的過多，而是說在當時的社會的條件與關係相比較起來之時是過多的話——則

這樣的生產不能造出追加的價值。即相當於牠的勞動量可說是被無用的支出了的。這個事實當然不是說一定的個人之勞動是不能造出何等的價值，也不是說生產出來了的一定物品沒有價值。不過，因價值係社會的關係，所以為這種物品之生產所支出的全勞動，在這社會裏比例地只生產出僅少的價值而已。因而各個的物品變為價值僅少的東西，若不支出其追加的勞動，且不會生產出此等物品之追加量，則此種生產物之全量，只有比這物品所含有的價值還要小的價值而已。」

希爾弗定 (Hilfings) 也把持與這同樣的意見。他這樣的說着：「若個人過於遲慢的工作，或生產無用的物品——本來是有用的東西，但在社會之新陳代謝之時因過多而成為無用的物品——則這一個人之勞動可還元到平均勞動，即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去的。」

關於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這種意見是根本地錯誤的。這使價值不單在商品

流通界發現出來，而且多少地是在那裏造成的東西了。實際上，商品在流通界所遭遇的供給與需要之不均衡，可使商品底價格與牠自身從生產界帶來的價值相偏差起來。

РУБИН

E. E. 魯平 (Rubin) 在其著「馬克思價值論概要」中，對於擁護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消費的意義一派人們，如次的說着：

- 「一． 他們把正常的市場之狀態與非正常的狀態相混淆，把種種的生產部門間所存在的均衡之法則，與一時的不得不是均衡破壞的場合相混同了。
- 二． 因此，他們破壞了以所與生產部門與他種生產部門之間所存在的均衡爲予定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概念。
- 三． 他們無視了市場價格與價值間的偏差之機構，以最非正常的市場條件上的任意的價格，來販賣商品這一事實，誤認爲是相當於價值的販賣，這當然是錯誤的觀察。混同了價格與價值。

四· 他們把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概念與勞動底生產力之概念間的密接的關係裂開起來，而不適當地變更後者，允許前者之變更。」

### 第二十四節 簡單并複雜勞動· 商品之物神崇拜性

在製造生產物之前，社會必須先造出生產物之生產者。要養育將來的生產者，必須教他們勞動。因一切商品之生產要求着熟練的生產者之出現，所以通常以商品之價值來交換商品之際，為養成勞動者所支出的勞動量是互相平均了的。

舉例來看吧。假定非熟練勞動者底平均底養育，是代表着四千五百時間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更假定這樣的勞動者平均地能給予九萬時間的勞動。對於每一時間的勞動，為養育勞動者，那末要有二十分之一時間的勞動了。

現在假以戶櫃與短皮外套依照價值來互相交換，即兩方都依二十時間的勞動來交換。

其次，加上關於爲養育勞動者之勞動來看一看吧。但問題並不因此而有所變更的。（對於戶櫃及短皮外套皆各需加上一時間）

但是，若干的職業却需要更長的準備。例如，化學者到他能獲得他所必要的知識與理解爲止，必須費去十個年月。在他底準備中，又想着教師底勞動與參考書之著述者底勞動。因這樣的事情，爲獲得化學者之勞動生產物起見，必須延長那製造社會之生產機構的過程，而這又不得不在這等生產物底價值上反映出來。啤酒，人工肥料，或尼亞林染料中所體現着的化學者底勞動之一時間不是單單的一時間，是在一時間之上，更加着爲造就方才所指摘的勞動者之高級熟練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中之若干時間的。

假定爲造就化學者底高級熟練，須要二萬七千時間（註一）之社會地必要勞

動時間。更以熟練化學者底勞動生活之平均的年代爲三十年，而以一日六時間，一年三百日工作着的來計算，則得五萬四千時間，所以對於化學者底勞動之各一時間，相當於由高級熟練的勞動半時間。他的一時間工作，比不熟練勞動者的一時間工作，必須多造出一倍半的價值。依照馬克思的定義，複雜勞動恰好自乘的簡單勞動或加倍的簡單勞動一樣。

(注一)實際上在這裏還受着如次的事實之影響。即幸而終了教程的各十人的化學者之中，必須考慮到有若干數的失敗者。後者在修得技術上所支出的勞動也載登在價值之秤之上，這猶如通例的碎壞要在玻璃食器之價值上加進去一樣。

＊

＊

＊

如我們在右面所說明的，生產物底商品形態，不過是交換社會的生產關係之反映。這猶如映寫在電影底 Screen 之上的活動的畫面，只不過是那經過魔術燈而反映到 Film 之上的一樣而已。

但是，這一事實却不妨害商品在交換社會中是真實的支配者。分配着生產及消費之一切手段的市場不會尋問你是誰？或你造了什麼？只問你担了些什麼東西來的。商品在市場上互相遭遇，互相戰鬥，而互相征服。商品底勝利或敗北，同時就是經營主底勝利或敗北。對於需要物品的人們，存在於市場的物品，好像真有其自然的性質和含有特別的市場的性質，且似乎市場含有那永久支配這些物品之祕密。實際上，商品之支配人們底連命與智能，不是依賴其自身的性質，而是依賴交換社會之自然的組織體。像這樣的商品之統治，在從前的社會形態之下是不會存在過，又在將交替交換社會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之下，也不會存在的。對於商品之這樣的統治人們底連命與智識這個事實，馬克思名之爲商品之物神崇拜性，而以此與邪教的偶像之權力作比較。而這偶像，就是對於自己以自己的手製造這個物神的人們底智能之物神（註一）

（註一）如我們所知道的，商品之物神崇拜性有客觀的方面（商品對於人們底連命之事實上

的權力)和主觀的方面(關於商品底性質之人們底虛偽的表明)。商品之物神崇拜性底主觀的方面，由馬克思主義的光照而消滅了。然商品之物神崇拜性底客觀的方面却要等到商品組織體之消滅，即由共產主義底勝利纔能消滅。

要約

- 一· 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是社會地生產的商品之個人主義的領有。
- 二· 在交換社會，生產物是爲交換而生產的。因此在交換社會中，生產物是商品。
- 三· 商品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 四· 商品底根本矛盾，是牠只在代表着使用價值與價值之時，牠纔是商品這一點上。但是，這商品對於在他們看來是價值的人們，牠不是使用價值。反之，牠對於在他們看來是使用價值的人們，不是價值。

五。商品底交換價值是在交換之際表現出來，不是在這時候發生出來。交換價值不過是表示出價值之形態。

六。價值是交換社會中的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底反映。

七。價值被商品所含有的抽象的·平均的·簡單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所決定。商品底使用價值是支出於商品中的勞動之具體的方面所造成的。

八。複雜勞動猶如自乘的簡單勞動或加倍的簡單勞動一般的東西。

九。一單位的商品底價值，與這部門中的勞動底生產力成反比例。隨勞動底生產力之昂騰，價值則見低落；反之，隨勞動底生產力底低落，價值即行昂騰。

十。社會底勞動之努力之大部分所集中的生產部門底商品，原則上是被價值以下地來交換的。反之，社會只分配僅少的努力的生產部門底商品，却被價值以上地來交換。這樣地，價格離開價值的偏差，要喚起社會的

諸勢力之再分割。如此，勞動價值法則為交換社會之根本的均衡。

## 第七章 貨幣

### 第二十五節 作為價值的尺度與價值的表現之貨幣

我們曉得了價值底本質，是結晶於商品中的社會地必要的平均的勞動時間。然則，某種商品底價值，可以用直接勞動時間來表現麼？如我們先前所說的，一切商品是無限數的生產者底勞動之生產物。他們之中的各人，如同顧他們各自所做的蹤跡，各有主張在無論那種商品之中有着自己的僅少的勞動之權利。但是，什麼地方能找尋出計算這一切僅少的勞動之會計呢？縱令這是可能的話，但這必定是意識的生產組織之結果吧。然而我們現在却以盲目地作用着的商品之自然發生的自己組織為問題，而這自然發生的自己組織，恰猶如鹽之

小部分由溶液成爲精細的結晶而落下來一樣的東西，不能精確地計算的。

因此，問題第一不在於依支出於當該商品中的勞動來計量價值，而是在於以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來計量；第二，既製品的商品底價值，因隨勞動底生產力之變化而同時變化這個事實更覺困難。價值本質地是由如次那樣的勞動來決定的，即價值應在所與社會認爲是平均的勞動底生產力之下，依照有必要于再生產出所與商品之勞動來決定的。而這個事實，使縣密地記錄那體現於當該商品中的一切勞動之支出這一工作沒有些小的意義。

實際上，商品却有簡單的價值表現方法。最初各商品爲表現價值起見，變爲事實上互相交換的商品。但是，這種相互服侍的方法，只限於交換還帶着偶發的性質，且價值好似是由交換條件造作出來之時的。反對的場合，就不是這樣。將狐之皮與蜂蜜之桶相交換的狩獵家，曉得他底商品之價值能找出愉快的蜂蜜之表現形式。但是，第一，他在這裏還不會看出什麼嚴格的量的關係。他

祇獲得了他在發見時的蜂蜜之桶同樣的蜂蜜之桶。恐怕養蜂家自身關於桶之數量也沒有明確的表示吧。第二，狐之皮底價值，是由以此可獲得什麼東西來決定的這個事實，在他似乎是一個自明的真理。祇隨交換之發達，尤其是隨着互相交換的商品之間確定了嚴重的量的關係之後，於是價值底交換與表現不是同一的東西這件事乃得到了說明。將來商品能被交換呢，或者不能交換是要等到後來纔能明白的。但是，商品首先第一必須找出其價值底表現手段。若不是這樣，那就不是商品了。商品底使用價值的極（如果這不只是生產手段），是不同他種商品相比較而自行決定的。蜜橘底使用價值可由表示其味質而定奪的。其另一問題是價值的極。商品在這裏却不能除外他種的商品。試向同是蜜橘去尋問其價值吧。這樣，勢非指摘有一定量的某種商品來當作自己的價值之表現不可了的。商品祇能將其價值在他種的商品之上表現出來。

其結果，商品底價值表現，實際上發生一種專門的特別的商品，即漸次在

貨幣上專門化起來了。從前各商品有個別的兩極，即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兩極。現在呢，兩極性（相反對的部分，即破碎在兩極的事實）包括着作為全體的全商品世界。在一方面，使用價值的極就是普通的一切商品，在他方面，價值的極就為貨幣。試從價值的見地來觀察任意的商品吧。那麼，諸君能在價值之中看見貨幣吧。農民對於自己的耕馬之死亡，祇憐惜這馬所值的三十盧布之消耗。在通行人看到能唆使食慾的饅頭糕餅的地方，糕餅商人只曉得這些饅頭糕餅必須轉變為貨幣而已。更從使用價值的見地來觀察貨幣吧。那末，諸君能在這些貨幣之中，看到能用他們來買進的商品吧。對於懷中藏着十五課貝克而走進食堂去的勞動者，這十五課貝克就是午飯。價值取着現實的或想像的（假想的）貨幣形態。使用價值取着同樣現實的或假想的普通的商品形態。

### 第三十六節 貨幣商品

這樣，貨幣之第一的且主要的職能是計量與表現價值，因此貨幣自身首先第一必須也是商品。金差不多終局地獲得了唯一的貨幣材料的地位。金是商品。牠第一有着當作裝飾的材料的使用價值。牠可被適用於齒科醫之技術等等之中。他方面，金是勞動底生產物，是有着價值。因要採掘金礦，須費許多勞動，所以其秤上的各單位，與其他的商品相較，是有甚大的價值。因此，金底價值祇蒙受僅少的動搖。這貴金屬因這種『勞動量』與其堅牢，可分性及適合性之故，使牠征服了在經濟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切其他的貨幣材料（家畜，毛皮，鐵，銅等等）而獲得了勝利。貨幣材料之商品的性質，存於其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現存，雖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祇這一些是不夠的。商品祇在其與他種商品相分離了之時，且與他種商品相對立，他種商品與這個商品成爲對立之時，這商品纔得成爲貨幣而已。不是人們造出那作爲價值底尺度及表現的貨幣。這等貨幣乃是全體的商品世界所造出來的。這等貨幣是從商品世界底懷

中，自然地由經濟的發展底過程所誘引出來的東西。

### 第二十七節 價格

我們在市場上遭遇商品底價格。然則，價格是什麼？爲較明白地理解起見，市場上不僅有金貨之代用物紙幣形態銀行券等等，我們試取金貨流通着的國家來看吧，例取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俄羅斯來看吧。若想買一雙柔軟的長統皮鞋，諸君必會知道其價格爲三盧布的。三盧布是怎麼樣東西呢？要曉得這件事，諸君必須先尋問金貨十盧布底重量。諸君曉得純金十盧布含有一七四·二四獨里亞，因而一盧布之中含有一七·四二四獨里亞，而三盧布之中必是含着五二·二七二獨里亞了。這樣，諸君之前的一雙柔軟的長統皮鞋是均等於五二·二七二之金。其次，柔軟的長統皮鞋與用以製造那結婚的戒指及金

牙齒的金屬將怎樣來比較呢？這只由價值來比較的，即只有柔軟的長統皮鞋與含在金之中的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相比較的。柔軟的長統皮鞋的價值在貨幣材料底一定的秤量中有其自己的表現物。表現着這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值之貨幣材料底一定的秤上之量，就是這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格了。這樣，所謂價格就是表現在貨幣材料之一定量中的商品底價值（註）。需要與供給之間的均衡愈見接近，則價格愈益正確的表現商品底價值。需要超過於供給，則價格從價值偏差過來，使其價格高超價值之上，反之，供給過於需要，則使價格低落，而使之在價值底水準下維持其價格。如此，在我們所舉的例中，含有五二·二七二的金之中，事實上能含有比在一雙柔軟的長統皮鞋中的還更僅少的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之事也有的。柔軟的長統皮鞋若被生產出非常之多，其價格因生產出牠們的工廠與作坊之間的競爭，必低落到其價值以下。但是，使其偏差的原因一經微弱起來，則價格復開始與價值相接近。（在關於生產價格底章內，

我們將更能明白：在資本家的社會裏，價格之離開價值之偏差，在種種的產業部門裏，因為向平均率追求利潤之故，是合律而恆久的現象。

（註一）類似於商品的物品，即關於有價證券及土地等等不含有勞動價值的物品一般的價格，將在後面來說明。

### 第二十八節 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

交換社會中的物品底交換，的確帶着特殊的性質。即令暫時不說信用關係，詐欺事件，供給與需要之不一致等等，我們也可以說：雖社會的組織的極小部分，食料品底一小片在這場合若不與有同價值的其他小片相分離，且若不相適宜地相交換，則雖一小片的食料物也不能取得的。價值實際上是不變的。交換之際，各人保持其所有的價值，想變換的不過是使用價值而已。因此，在

直接的交換之際，商品不能自由地轉移而被拘束着。商品甲只在與商品乙相遭遇之時，纔得變爲乙的。穿着襪襪的皮鞋匠若與赤足的裁縫師相逢，只這時候他方能取得衣服。假若一雙長統皮鞋，其價三倍大於一頂帽子，則他如不願失去出賣自己的商品之好機會，則他只有一度買進三頂帽子這條路可走。但貨幣之介在，却使這種情勢完全變化。貨幣，牠雖與一個使用價值相分離了的，但尙是不曾受取其他的使用價值的商品所有者之手中所保持的純粹形態的價值。簡單而實是煩複的商品——商品這個過程是分爲商品——貨幣及貨幣——商品之二個部分。

商品界變爲依照嚴格的中央集權的原則而整然地組織了的社會。這裏的統治者是貨幣。商品只是向着貨幣與離開貨幣二方運動着，商品只在販賣了而成爲金錢這範圍內纔是商品。商品從某處轉移到他處這件事，不是因爲二個商品所有者底慾望偶發的相一致之故，是由於貨幣這個魔術棒底暗號所致的。商品

世界之對於商品生產者的世界之權力，在這樣的時候最爲明白，即商品世界自身成爲自己的當選者底權力，即成爲貨幣底權力之時，更行明白。貨幣，這是交換社會底社會的關係的一切矛盾之體現。牠是商品生產者隸屬於社會之體現。亦就是擺在社會底各成員之手，即變爲使他對於社會可發揮權力的武器之社會的權力之體現。

貨幣交換過程前半(商品—貨幣)是從下向上昇的。要完成這個過程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也不是驚恐的。只不過必須將社會之一定的部分所必要的使用價值，與所有一切人們所必要的價值相交換一下而已。同時，貨幣—商品這個過程之第二部分是從上向下去的。在普通時候，貨幣變做商品是很容易的。完成了從商品形態到貨幣形態去的價值之假裝，則從貨幣形態到商品形態去的價值之逆的假裝是可以不定時的延長下去。

貨幣遂行着流通手段底機能之時的商品—貨幣及貨幣—商品這兩半的過程

之中間的貨幣，能生出或大或小的間隙。在這個間隙底期間中，貨幣好像寶物一樣，作爲貯藏底工具。而這樣不買而有可賣的可能性，能夠招致極其之多的結果。貨幣所有者，不想購買東西這件事，常常會使商品所有者有不能販賣出去の境地（這就是使銷路底恐慌有發生的可能性）。

### 第二十九節 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

假定造車匠與製麵包職人並屋而居。造車匠於二週間製造一輛貨車。製麵包職人每日製造麵包。造車匠將自己的商品，即經過十四日所完成的貨車去販賣，但他每日不得不吃麵包。因此，製麵包的職人現在經過一禮拜，作爲麵包的代價而領取貨幣，給他以自己的麵包。在這一禮拜的期中，製麵包職人不僅與使用價值，而且與自己的商品底價值分離着。造車匠在貨車造成而取着貨幣形態之前，即定了自己的貨車底價值。這時，造車匠必扮演債務者（借者）底脚

色，製麵包職人則扮演債權者底脚色吧。麵包一經交給，債務就行發生，而這債務經過一定時間，償還以後就行消滅。貨幣同着債務之發生而扮演支付手段底脚色。

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的機能間的差異，在貨幣材料底價值下落之際可以說明。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之力量低落，而作為支付手段底力量不變之事，對於債務者有利益，債權者沒有利益。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把商品——商品的過程分為商品——貨幣及貨幣——商品之二個部分，此事我們已經說明了。演着支付手段的脚色的貨幣把前半的過程更分為商品——債務及債務——貨幣二個部分。能以商品——貨幣的公式去販買的東西，是手有商品，而將商品去交換貨幣的人們。對於有着商品，或者在將來能以自己的商品去與貨幣相交換的人們，雖沒有金錢也可販賣。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擴大了市場，不僅目前的價值，即將來能發生而實現起來（取着貨幣形態的）的價值，也可自由地去與市場相接近。作為支

付手段的貨幣，對於種種的期間所存在的商品之間造就交換的關係。貨幣結合那生產與實現之間的期間兩不相同的商品。一言以蔽之，貨幣在間隔期間中聯結商品。

隨交換關係之發生，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底任務愈益重大。這個事實在資本主義之最新階段上愈為鮮明；而這最新的階段尤以信用機關網之有力的發達與結合，無貨幣的計算制度之發達及對於世界經濟之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使用資本）之威力為特徵。

#### 第四十節 鑄貨

貨幣在國際關係上，最多被適用的為其自然的形態，即貴金屬之鑄塊形態。在國內的市場，則貨幣以鑄貨的形態為最顯著。有二十五格蘭姆重量的

五法郎之法蘭西銀貨，因磨耗的結果，平均每年規定要減輕三米里格蘭姆。但是，鑄貨失却其價值之時，照拉丁同盟所採用的標準，則必須在銀貨失去了其重量之百分之二分之一，又或在損耗百二十五米里格蘭姆之後的。換言之，即每年三格蘭姆被磨耗下去的鑄貨，全部能遂行四十三年間的機能。二四·八七六格蘭姆重的五法郎的鑄貨，有着與二十五格蘭姆重的價值的鑄貨相同的購買力。這兩個的鑄貨之商品價值是不同的。那末，爲什麼能使之相等呢？只因爲有着刻印而已。這件事，就是與說鑄貨在言語之純粹的價值的意義上，不是貨幣相同。鑄貨中除金屬的內容之外，同時還有某種條件的東西存在着。因此，鑄貨本身不能作爲價值之尺度，只能當作流通，支付及貯藏的手段而已。

金在市場之自然法則本體上，以假虛的（不見的）形態而爲價值之尺度。市場的各种商品，似乎與勞動價值之金的映寫一樣。市場以這金之映寫之數量，用貨幣這個話語翻譯過來，好像依照一定的貨幣之算定單位而計量一樣。虛

布，法郎，金元，鎊，這等首先第一就是算定貨幣。

例如，我們說金盧布有純金一七·四二四獨里亞。但是，當作鑄貨的金盧布却完全不存在。金盧布只不過是算定貨幣而已。例如，銀行的帳簿中在其契約證書上，也只不過以算定貨幣爲問題而已。只有會計是以鑄貨爲問題的。表現所與商品底價值的金之分量，是由算定貨幣來計量的。右面所引用的例中，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格爲三盧布。價格既然表現了價值，則這在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值之金的映寫上，即依據勞動價值，則在與一雙的柔軟的長統皮鞋相同的純金之小片上，可說是含有三倍的一七·四二四獨里亞的算定貨幣單位了。這好似二重的測定一樣。金可計算價值。在這裏，盧布的金貨單位，可說計算了前述的金。算定貨幣單位盡着特殊機能，即盡着價格底尺度之機能。

施於貨幣材料上的鑄貨底紋飾之約定的性質，在鑄貨越出國家境界之際表現出來。這裏雖捺印着國家底刻印，然而鑄貨之這種紋飾，在國外是等於無一

樣的。鑄貨不是因其「衣飾」而被優遇，人家之所以待遇牠的，是為牠底重量；假若不考慮這鑄貨因對商品之支付或因其他的要求而將其送回到本國來的話。不過，鑄貨底二重性，首先第一可在其能完全區別出刻印與金屬之可能性，及所謂紙幣存在底可能性上來說明的。

#### 第四十一節 流通所必要的貨幣之量

試取某一定時間的期間，例以一週來看吧。在一週之間，為供給流通之必要，一個國家裏面究竟必須存在多少的貨幣呢？第一，為一週中所要買入的商品之支付，要有貨幣。試求一週中由甲經手所買的全額吧（註一）。此地須先除去不用現金而由信用所實行的買進貨物之總額。更求乙所經手而以信用去買來的商品之價格額吧。又貨幣為支付債務也有必要。而其債務之期間為這一週之

間的。再求丙所經手的債務支付底數額吧。這裏也必須除去相互償還清楚的債務（參照前述的第二十節）。復求丁所經手的這等相互償還清楚的支付額吧。

（註一）和這裏相關的，若同一商品在一週之中從甲到乙的經過了數回之時，則算入於各個底購入之內。

一週中要由貨幣所作的購買及支付工程額底總計等於甲—乙—丙—丁。

假若各貨幣單位在一週中只作一工程，換言之，即若各貨幣單位祇運轉一次，則貨幣之必要量，等於依照右面所述的公式所計算出來的數。但是，實際上或許不是這樣的。同一鑄貨在一週之中能運轉幾回的。商人能用一千盧布購進一束的商品。也能以這千元向伯勞去買入二頭馬，而伯勞同樣也可以用這千元在這一週中向其他的商人支付債務。又這商人也可用這千元去買別種的商品。我們所指示的例，一週中，同一的千元要運轉四次。

假若同一的食器，在食堂中一日平均要分配十人不同的客人，則食堂平均

所必要的食器之數爲每日客人之數之十分之一，這是很明白的，前述的場合，也同樣的。如果貨幣之各單位平均一週中只連轉一次，例若連轉  $d$  次，則爲供給一週中的流通起見，比前面所說的公式所求得的，只要  $d$  分之一的貨幣就夠了。即成爲  $\frac{M_1 N_1 T}{d}$ 。

我們稱此爲流通所必要的貨幣之量  $\frac{M_1 N_1 T}{d}$  爲流通價值。

不消說，流通價值第一依市場上的商品愈多則將多了這些。第二依商品底各單位平均愈多連轉，則亦多至多轉的次數。第三，相互消費的支付(丁)愈多，則減少這些數目。第四因貨幣之各單位愈急速的變換，則亦同數的減少起來。

## 第四十二節 紙幣

紙幣底起源是形形色色的。在某種國家裏，紙幣是由銀行券變成的，是銀

行券由商工業底信用貸與手段，變為補充國家底財政上的不足的手段之結果而成爲紙幣的。紙幣往往在當初，事實上是橫臥在銀行底金庫中的金屬貨幣底代表者，或以其證券的資格，在世上出現出來。但是，到了後來，方才所說的金庫中消滅了應被代表的金屬之結果，就變爲紙幣。在其外的場合，則這等東西是當作紙幣而直接出現於世上的。不過，紙幣底運命絲毫不依存於其出身履歷，而是依·存·於·其·有·着·流·通·價·值·的·量·之·相·互·關·係。流通着（註一）的紙幣之量若不過於流通價值，即不過於流通所要的金之數量，則紙幣絲毫不會失却其自己的購買力，能作爲金屬貨幣而流通着。（註二）（關於紙幣底價值沒有說述之必要。爲什麼呢？因爲紙幣自身不是商品；因此沒有價值。紙幣在流通之際，金是仍當作價值底尺度而殘存着）。

（註一）紙幣本位制多少鞏固的時代，紙幣也同樣被寶物化着。（變爲寶物，而插足於寶物界）。紙幣若停留於寶物界內，那末，不能將其壓力顯示於流通界。但是，反之，在本位制

動搖之際，則紙幣將從寶物界，又從安全戶櫃，竈，熨，長統皮鞋中走出來而湧向流通界底運河去，而增進通貨膨脹（Inflation）。

（註二）關於純粹的紙幣本位之某種自然的鞏固性，當然在任何場合都不成爲問題。問題在於流通價值自身是在不斷地變化着這一點。（在俄國，這流通價值在收穫之秋達最高點。假定流通價值之最小限度相當於一億，最大限度相當於二億。若紙幣之發行少於二億，而市場擴大到最大限度之時（引導流通價值向最大限度去的其他的原因，例如貨幣流通之滯澀，或信用消滅之時），則市場將覺通貨之顯著的不足（收縮（Deflation）底滋味吧。其結果，商品價格必見落下。但是，發行比一億還多的紙幣，即將引起膨脹，其時流通價值將落到最小限度。不過，這件事不是沒有用人工的安定方法，使紙幣本位比較地得以鞏固起來的可能性。（參照前述的第十七節）

金屬貨幣底購買力與紙幣底購買力之間所存着的差異，是後者要在金之流通額超過比流通價值之時纔見開始。這時候，開始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

假定這時流通價值相當於二億吧。假若紙幣只發行這些金額，則紙幣對於盧布有盧布一樣的購買力。但假若流通界發行着四億的紙幣吧。即假定其額要二倍大比用金所表現着流通價值吧。發行券要多二倍這一事實，即對於紙幣上所印刷的這等數字要多增加二倍這一事實，當然不能增進市場上的商品之量。一切紙幣盧布，今日在市場上祇能購買從前所能買入的商品之半了。其餘的條件是同樣的之時，紙幣底購買力要落下了二分之一。亦即商品之價格增加了二倍（註一）。由此可以說明那在演着流通手段這個任務上的金貨與紙幣之間所存在的切一切差異。金過多之時，將流出到海外去（為追求那更低廉的商品，更有利的投資方法），或者變為寶物（做寶物了）。一言以蔽之，金之剩餘一經發現，金就顯示其遠心的傾向，從對於金底價值要有過少評價的恐懼之處，用全速力逃往出去。反之，紙幣在這樣之時，顯示其求心性，隨紙幣底購買力之低落，這等紙幣對於當作寶物的流通愈見其不利益了。異災的膨脹之際，紙幣完

全不能作為貯藏手段用的。而流通底價值減少起來了的產品，在這時候，則代替紙幣的地位被人貯藏起來。紙幣在這種情境，好像火災時的羊一般，不避開火燒而反向火處突進。這種求心性只不過使貨幣底購買力之低落更行尖銳化起來而已。

（註一）實際上，在由右面所述的那公式所計算的流通價值與發行紙幣量相比較之前，必須放棄一定期間中所應支付的債務之金額。爲什麼呢？因爲支付債務之際，紙幣對於盧布是用盧布來支付故。

爲取得收入而發行紙幣的國家，不是爲搜括軍隊用的武器，食糧及軍需品，搜羅爲建設及改築城塞又或爲建築物的建築用的材料與勞動力等來發行自己的紙幣，就是以俸給的形態將紙幣交與自己的代理人。他們借紙幣底援助，在市場上搜集其自己<sup>多</sup>所必要的商品。這樣，無論那樣的紙幣底發行，其性質上都爲供給國庫以某種收入的一時的租稅。而這樣的租稅在其徵稅上，都沒

有租稅監查官之工作，行政上的手續和課稅財產之競賣之必要。因為紙幣有着這樣大的能力，所以發生了紙幣制度，不將商品投給市場，反像唧筒一樣從市場中汲出商品來，且又因有這樣的能力，紙幣制度却要蒙受破壞，最為常常流行而且為最危險的紙幣之疾患，就是紙幣底膨脹這件事，完全是對於印刷機之財政的（為供給收入給國家起見）紙幣增發之結果。國家將自己的紙幣用交換的行爲，完全搜羅市場上的價值，因而使貨幣購買能力低落起來，其結果又不得不每次增大其發行額了。發行額底增大復使紙幣底購買力減少起來。對於這個危險之唯一的出路，是為使紙幣能流通計而停止發行（註一），而用其他的直接或間接的稅來彌補之一法。但是，國民經濟因膨脹而愈行強烈地不安定起來，則這種方法也是愈要困難起來的。

（註一）蘇維埃俄羅斯是採取了這種過程。從一九二三年八月起，為流通起見，限制了每月

的紙幣發行數為千五百萬盧布。在最近的將來，為流通而發行的幣紙將見完全停止吧。

各人對於他所販賣的商品之價格，以相當地高抬價格的方法，努力想脫離膨漲的租稅。其結果，膨漲的租稅成爲勞動力販賣者之最大的負擔。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有不能適應貨幣價值底下，而抬高其自己的商品底價格之困難故。

#### 第四十三節 不完全價值貨幣

如我們右面所說明的那樣（第十六節），鑄貨若是不自由的之際（在封鎖的本位制之下），則鑄貨底購買力從其金屬價值分離開來。然則，其購買力將由什麼來決定呢？若干的經濟學者稱印度的盧比銀貨——其鑄造爲封鎖的——在銀裏印刷的兌換券。這句話的意義，若是說像紙幣那樣的不完全價值鑄貨底購買力，是被發行貨幣底數量與流通價值之間所存在的相互關係所決定，那末

這句話是對的。若在二億金盧布的流通價值之下，發行這些金額的銀盧布且表示一切其他的貨幣，則銀盧布縱令在各銀盧布上只值七十課貝克，却仍可保持其完全的購買力。如若發行這樣的盧布到二億以上，則其購買力必像過於多量地發行了的紙幣底購買力那樣，完全落下起來的。其差異只如下述那樣：即紙幣將至無限地低落其價值（如最近數個年的經驗所表示的一樣，低到一兆分之一）。但是，不完全價值金屬貨幣底價值，只不過減少到製造牠們的金屬價值就會停止的。（在右面所引用的例子上，一盧布只減到七十課貝克）這樣，不完全價值鑄貨之半部可當作由金屬，其他的半部由紙所造成的東西一樣去觀察。紙幣底部分，若受膨漲底影響，必完全落下其價值；而金屬部分的價值，若這金屬之生產條件不見變化，則亦不會變化。

#### 第四十四節 信用貨幣

金屬貨幣是由資本家的社會之生產關係底一切自然發生性所抽出來東西，紙幣之發生在這裏是作爲貨幣機能底一種，即盡流通手段底機能而來的。貨幣底第一的且主要的機能——價值底計量——是由本位制金屬所實行的。但是，商品之直接的轉移底任務，在某程度內是以代用物（註一）——紙幣——所實行的。

（註一）菊薈是咖啡底代用物，砂加林（糖精）爲糖底代用物。

關於信用貨幣，則這是由其他的機能，即由支付手段這個機能所發生的。這機能是信用底全體發展底根據。信用，實際上如交換社會本身一樣，是矛盾的東西。例如爲生產印花布木繇起見，有棉花，染料，機械及煤炭之必要。爲生產印花布木棉所必要的這等四個要素，被私有財產這個牆壁所分轄着。即棉花屬於栽培主，煤炭屬於煤炭公司，機械屬於紡績業者，最後染料是屬於化學工廠的。

然則，信用能做什麼呢？信用對於這種牆壁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一方面，

信用似乎把這種牆壁消滅了一樣。棉花，煤炭及染料不是由貨幣而是由信用來無賠償的讓渡給紡績業者。由私有財產所分離着的生產手段，因有信用底助力而互相遭遇。

但是，他方面，信用在無論何處，都擁護着這一見似乎被牠所消滅了的障壁。購買了的東西，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支付清楚。在沒有設定任何期限的交換之自然性上，信用頑固地要想記入正確的日限。我們底紡績業者，雖然完全不能預知幾時可以賣出其印花布木棉，因而不曉得幾時纔能領取為支付債務所必要的貨幣，但當以信用去受領棉花之際，却已定下了正確的支付期限。像小孩們將結在線上的一片之肉投與狗吃一樣，信用給與債務者以一切他所必要的東西。狗吞下了一片小肉，但小孩們却將其吞下了的肉片拖曳出來；信用底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破產之際，及以信用所取得的價值因後來有好機會不願再放出去或不能放出去之時，發現出來。

信用底矛盾不得不在信用貨幣，尤其在銀行券上反映出來。發生於商工業底信用化的過程中，且在國家底信用商品運轉上，有其自己的支柱的銀行券，也常想以或多或少的「正貨準備」之形態而依靠金之現金，正貨準備對於銀行券猶如繩之對於競技場之魔術家一樣。如果有時碎裂，則必趨向繩的方面奔去：。銀行券之所有者，在知道牠無論何時能與金屬相交換之時，則他必感着非常的愉快。這裏我們雖然以擬制爲問題，通常却只有銀行券中之僅少的部分被人交換而已。因爲確信銀行券可沒有故障的與金相交換，所以民衆與其選擇攜帶不便且有損耗之虞的金貨，毋甯選取銀行券。銀行券可與金相交換這件事是這交換純粹追求交換底目的（以多額的銀行券與金貨相交換）爲止之時，或爲海外的支付而行交換之時，通常纔被維持着。但是，交換實際上若是對銀行券表示不信底結果之時，及這交換帶着羣衆的性質之時，則通常交換要被中止的。

（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七〇年的法蘭西，及一九一四年的全歐羅巴是其實例）。

在英吉利，即在前世紀中最強烈的恐慌的時代，以銀行券去與金相交換為目的，一般公衆馳向銀行去取款的實例却不會存在過。但是雖然如此，英吉利却對於銀行券之金屬準備特別留意。

這究竟是什麼？正貨準備只是當作交換基金總為必要的東西。正貨準備之要求，是統制銀行券底發行之手段。但是這一事實是使銀行券發行銀行為保管餘分的發行，而受銀行券發行底拘束。不消說一國底信用制度在全體愈有多大的信任，則銀行券底正貨準備之意義愈見減少。英吉利的銀行法不曾考慮這一事實。英蘭銀行之低度的限外發行（一八四四年由所謂卑爾的法律所確定的），可由政府對於過分自由地發行銀行券之恐怖來說明的。而這發行使容易享有信用，助成極輕率的投機，甚至要造成通貨膨脹。人們以為由制限信用而能防止產業的恐慌。到一八四四年的法律之發布為止，所謂銀行派（特庫，甫蘭東及其他）不從信用工具底必要，而從貴金屬之現實的貯藏，來指摘發行銀

行券是非常不利的事實。但是，他們底論辯占了勝利（註一），卑爾的法律於是終被採用了。

（註一）屬於所謂「貨幣流通」派的經濟學者有李嘉圖，特來思等等。

恐慌當然不能因有卑爾底法律而得預防。不，却是反對的，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及一八六六年的恐慌的時代，反使卑爾底法律之効力一時停止起來，不得不認許限外發行以上的銀行券之發行了。

只在第一九世紀之後半，因鑄造制度和會計機關一般之發展，當作信用工具的銀行券之意義，在英始大見減少，關於增加限外發行額的問題，也消失了其尖銳性。

德意志及法蘭西的兌換券發行銀行之發行制度，却呈現着更活潑的狀態。那裏，正貨準備之條件，制限銀行券底發行底程度，非常低微。

要約

摘要

(一) 如個別的各商品一樣，全商品的世界也分爲使用價值之極，即普通的商品，和價值之極，即貨幣二極。

(二) 貨幣之重要機能是計量並表現價值。又貨幣更盡着流通底手段，支付底手段及貯藏底手段之機能。

(三) 表現於貨幣上的商品價值謂之價格。價格可以正確地，不充分地或過分地表現價值。換言之，價格還是與價值同等呢，或者比價值少，又或比價值要大些。

貨幣

(四) 當作流通手段底貨幣分爲「商品—商品」之交換及「貨幣—商品」之二種變化。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是商品世界底中心。諸商品間的關係，因貨幣之介在而失掉其偶發性。交換已經不是依存於二人的商品所有者底需

要與供給底一致了。

(五) 必要於流通的貨幣之量(流通價值)，等於用現金所販賣的商品底價格之總額，加上定期支付額(不支付相互償還清楚額)，而以這期間中所有貨幣單位之平均回轉數去除出來的商。

(六) 鑄貨必須區別機能的意義(流通上的意義)和鑄貨所含有的貨幣金屬之實際的價值。前者在有着完全價值的鑄貨上，大體上是與後者相一致的。前者在不完全價值鑄貨上則比後者來得大些。最後，前者保持着之際，而後者完全消滅了之時，則紙幣必見發行。

(七) 爲使紙幣或不完全價值貨幣，與完全價值鑄貨相比較，而不至成爲無價值的東西起見，則其流通之額，必須不超過貨幣商品所表現着的流通價值。而不完全價值貨幣，即在低落之時也不過低到真實的金屬價值而已。

(八) 紙幣可不受任何制限，爲補充財政之不足而由國庫來發行。但國庫絲毫不能保證這等紙幣之由國庫來返還清楚。於是發生這等紙幣底流通成爲過剩之危險(膨脹Inflation)。信用貨幣(銀行券)爲商工業底信用化起見，可由銀行券發行銀行來發行。信用上的商工業底必要，變爲其發行之自然的境界。信用貨幣，隨所表示的信用而行支付之際，則必須返還給銀行。



## 第八章 剩餘價值

### 第四十五節 勞動價值法則和勞動力底販賣

關於交換社會的生產之主要調整裝置，即關於勞動價值法則，我們已在前面說及了。在我們之前，出現製鞋職人和裁縫師，鍛鐵匠和製桶匠，織工和製車匠。我們觀察了他們都是必要的生產手段底所有者。他們或是在自己的作坊，或在市場，或為商品底生產者，或為販賣者走出外面去，又或為原料與生活資料底購買者，都相互的存在着。但是，我們暫且不論許久以前已經過去的時代之問題，我們且觀察散在我們底周圍的事實吧。

試到最近邊的資本主義的工廠去看一看吧。工廠不是以最新的技術所造成

的，就是仍用古舊的方法運轉着；又在工廠中的勞動者們不是作着八時間，就是做着十六時間的辛苦的勞動；再他們不是由魚頭聊繫露命，就是口喫着三盞的中飯而已。這一切事暫且不說，但是，下述的事實却是毫無疑問的真實的。即工廠中的雖小至一枚之釘和一片的原料，都不是他們的所有物。把構成這個工廠的生產手段都結合着的所有主，若工廠不會移到股份公司的手裏，則他必靜靜地坐在便利的室中，手執電話器，無論是晴天或雨天，總同樣的生產着。在今日，若直接的生產者有些什麼東西往市場去販賣，則無論怎樣，其商品總不是他們自己的勞動所結晶着的商品。資本家對於市場是主要的販賣者，同時且是主要的購買者。他們資本家不僅購求優秀的使用品，而且他們的工廠及作坊吸收着一切煤炭與鐵，一切棉花與絨毛。一言之，他們吸收着一切構成市場上所販賣的商品之集大成的生產手段。而這些工廠之所以要吸收這等東西，爲的是想以大量的新的商品底形態，再將這等商品送出到市場去。我們在前面所

指摘過的定式「商品—貨幣—商品」已經不是市場底特徵了。「貨幣—商品—貨幣」這個定式代替牠了。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直接的生產者，不僅將產業資  
本家，而且將躉賣並另賣商人的容姿也隱藏過了。

若直接的生產者，完全從生產手段之市場中被驅逐出來，又若在使用手段  
之市場上，他沒有任何東西去販賣，而祇在市場上購買一些惡劣的東西，則結  
品在這商品中的這個生產者底勞動，果尙能盡其生產之調整裝置之任務麼？又  
勞動價值法則在勞動不僅不是世界底領主之處，而且在不是市場底領主之處，  
還能保持其自己的力量麼？

對於這一個問題，必須明確的答覆。

資本家雖是自己的企業之組織者（亦常常只是名義上的），但決不是市場之  
組織者。在資本主義下的市場裏，像在簡單的交換社會的一樣，自然性（註一）  
還繼續地統治着。市場一般地不認識經營主，牠自身就是交換社會之主人。市

場上只有以自己的血汗餵養着的侍者能存在。而這些侍者在市場發生了食慾之時，則以發作的急速度投放許多的商品到市場去，在市場吃得飽滿而患不消化的痛苦之時，則即行怠工。然則這樣的市場之侍者究竟是誰呢？資本家自己是不為市場生產些什麼東西，他非常尊重着自己的手。為使資本家的組織的勞動不妨害我們起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從生產者的集合體中除外出去，如為裁剪優待券的庫波，可把剪刀給與他的。這樣，他底懷中將滾進股份企業底利潤，而這企業，在今日，其一切的工作都是由雇傭者底手和頭腦（註一）所造成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這個事實，就是說直接的生產者實為市場底真實的侍者。用資本家的社會底話來說，假定他的名稱為雇傭勞動者吧。作為生產者的他，對於市場實為享有生產者的集合體底全權的會員之一。

（註一）如我們在前面所知道的，新地嘉特與托辣斯不能變更這個問題。縱令結合體底內部

除去了競爭，由此諸結合體中的相互競爭則更見鮮明些的。

(註二)關於給付最高的雇傭頭腦勞動者底階級性這個問題，當在後面來說。

從無到有去的商品之一步一步的前進，都是活的勞動。實際上，技術愈發達，則勞動爲生產商品愈益進入於傍路。即不先行支出爲直接打禾的勞動，却先支出爲生產打穀棒與電氣發動機之勞動。又在織編女子底絲襪之前，先生產出織編機。換言之，在生產使用手段之前，先從事機械，原料及補助材料等之生產。但是，這等「傍路」決不妨害價值法則。生產手段和使用手段一樣是商品。而此等生產手段因其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換關係，必須表現出其自己的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所結晶着的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使牠們互相等量起來。生產手段也同樣會被消費，不過其消費是在生產上的而已。因此牠們底價值在消費之際不被消滅，而是轉化到由牠們所製成，且由牠們底援助所完成的生產物之上。絨毛底價值是由飼養羊兒，且剪截羊毛的農民底勞動所造成的。紡績業者將絨毛，補助材料（煤炭，塗塗，染料等等）之價值及紡績機械

(註一)底價值之相當部分轉化於紡絲之中。他將活的勞動與原料，補助材料及機械中所結晶着的死的勞動結合起來而成爲新的商品；即在舊的價值之上，結合新的價值。這樣一來，紡絲底價值在一方爲絨毛，補助材料及機械底生產，他方爲對於紡絲所支出的勞動量所造成的了。以自己的機械將紡絲變爲織物的織工，將紡絲底價值與自己的勞動所結合的新的價值，即機械底價值之一部分轉化於織物之上。織物走到縫做這織物成爲衣服的裁縫師底手中之時，也同樣的反復這樣的過程。這樣，資本首先第一是價值底總量。爲什麼呢？因爲生產手段中所結晶着的勞動，雖在社會的意識上取着資本底形態，但這並不能本質地變化問題。若資本底諸要素之中結晶着勞動，則這必不得不是這樣的。如果造出生產可由資本來調節的幻影，則這正成爲社會的勞動之結晶物採取資本底形態這件事之例證了。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價值，爲生產底調整裝置是非常明白的。不僅如此，如我們後面所說的，只有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價值法則，及

資本主義所現存的矛盾遂行着必要的運動和發展。

(註一) 例如，若紡織機械從最初之使用到完全破舊為止，製成了廿萬個特的紡絲，則在每個特的紡絲上含有  $\frac{1}{200,000}$  的機械之價值。

## 第四十六節 價值界上的榨取

在奴隸所有的社會裏，榨取生產者之方法是簡單而明白的。可以笞鞭奴隸的奴隸所有人，可以強制地使奴隸爲其自己作勞動。主人收取奴隸底一切生產物，只給予他一些爲維持其生活所必要的東西而已。換言之，所有主用直接的強迫，從奴隸收取其剩餘生產物，而只剩一些必要的生產物給他。在交換社會裏，好像已經沒有組織的榨取容身的餘地一樣。這裏已沒有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只殘留着購入與販賣間的市場的關係，只有在價格從價值偏差起來之時，似乎尚有榨取存留的餘地一樣。市場的條件，例如，不由得不將含有百五十時

間的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貨車，與僅僅結晶着五十時間的同樣的勞動的查洛獨尼克之金相交換之時，則這個契約，顯明地對於金探索者及其他金所有者是有利的；但對於製車匠則是沒有利益的。不過，不是常常有許多人希望要做製車匠，因而金所有者也不能常常組織地榨取他們了。第一，人們感覺必要的貨車之數，實在是有制限的（註一），只這一簡單的原因，也能使上述的話是正確的。更加製車匠這個手工業是沒有利益的這件事，使許多的製車匠離開此職，或者飢餓的要死，而漸次減少其數。但是，有了這種事情，這個手工業又會變成有利的。在交換社會之下，似乎沒有某個生產者之被他個生產者之組織的榨取，和生產者之被非生產的分子之榨取可以存在的餘地。不過，事實却證明了反對的事情。交換關係不曾絕滅榨取，反而更使其尖銳化些。又交換關係不曾消滅社會之階級的分化，反使階級的矛盾更尖銳化些，市場不僅僅助長社會上的貨物之交換，且使分爲生產者與榨取者的社會之階級的構造，更愈尖

銳化起來。爲什麼呢？不知有所謂人種的特權與身分上的特權這東西的市場——市場上沒有『誰』的問題，只存在着『什麼東西，值多少』這等問題——這種市場是怎樣地成爲組織的階級的榨取之工具呢？在市場的關係上，使勞動者階級一邊爲榨取者階級，資本家及土地所有者勞動着，一邊只受取僅足維持其勞動能力所必要的東西，不得不將其勞動底全生產物交與他們，這樣的機構真是狡猾之至。

（註一）金之所有者爲交易起見，當然能利用廉價的貨車。但是商業底目的在於利潤；商業的流通之形態不僅是「貨幣—商品—貨幣」；第二的貨幣必須較大於第一的貨幣。不然，則一切的行爲皆將失却其意義。貨幣（d）必須產出利潤。但是，貨車底價值在原則上不是不由製車匠而可由商人在販賣上所能增大的。我們現在正當面着去解決爲什麼能組織地受取利潤這個問題。依賴利潤而生活着的全社會的階級爲什麼有存在的可能呢？

但是，自從馬克思解剖了以後，這個祕密就是非常簡單的了。市場只曉得

一句話，即只曉得價值這句話。牠由這句話來翻譯一切的東西。生產物成爲價值之時，剩餘生產物不由得不成爲剩餘價值。不過，問題不在於名稱之變更。交換底矛盾造出收得剩餘生產物之新的方法。一切人們在交換社會裏都是購買者。但爲購入某種東西必需要有等價。等價只由依販賣（註）的方法纔能取得；因而一切的人們在交換社會裏同時也必須是販賣者。但爲要販賣，必須生產出東西或收得他人底生產物。但爲生產，又有生產手段之必要。而生產手段這東西，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前，是只支配集合體之諸部分的全集合體底存在之基礎。然則，與生產手段底所有沒有任何緣分，且沒有任何收得他人底生產物之可能性的社會底各構成員，將販賣些什麼東西呢？在他只存下一條路。即將自己的勞動能力，即自己的勞動力變爲販賣品，變爲商品一事而已。假若酪農場之經營主，觀察牡牛好像對待牛乳生產的機械一般，那末交換社會對於沒有生產手段之自己的構成員，也像觀察勞動力生產的機械一樣觀察着他們。

(註一)我們現在不是以由直接勞動而獲得貨幣的金探索者爲問題的。

商品必須有使用價值。那末，勞動力這個商品底使用價值是怎麼樣呢？爲要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回答，應該先觀察購買者怎樣使用這個商品。購買者在某處誘引販賣者，且使販賣者在這場所不由得不在勞動過程裏流出其勞動力。勞動，這是勞動力底使用價值之名稱。勞動在這場合不表現其造成長統皮鞋，肥皂或蠟燭等的具體的方面。勞動力底購買者對於生產物本身是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的。在這裏只表現出抽象的勞動，即當作從交換社會底勞動力之一的貯水池中流出來的小川的勞動，也即以價值底形態而結晶於生產物中的抽象的勞動而表現出來。購入勞動力之際所先付的價值，是爲要受取新的價值這件事，這就是資本主義底真實的目的。若不然，則一切的買賣却會失却其意義。在生產力底條件只能養育直接生產者而沒有剩餘生產物存在的社會裏，一般地沒有榨取者，特別沒有資本家存在的地位。我們的資本家住在不僅爲工作蜂，而且

爲雄蜂也夠足的蜂蜜之箱中。假若我們的資本家有着關係的直接的生產者，在質上不屬於中等以下的標本，則他底活的勞動生產物可區分爲必要與剩餘的二個部份。剩餘部分之收得方法已經由勞動力變爲商品這件事所前定的了。實際上，勞動力這個商品底價值也像一切其他的價值一樣，是由爲生產牠時社會地必要的時間所決定的。換言之，勞動力底價值就是必要生產物底價值。支付勞動力底價值這事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支付必要生產物的價值，即有支付勞動者底住宅，衣服及食料之意義。利用勞動力使用價值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有收得勞動底全生產物之意義。資本家受取全生產物底價值，給與必要生產物底價值，而完全無償的掠取剩餘生產物底價值，即擄取剩餘價值。擄取者已經沒有鞭笞之必要了。資本家可正直地支付那用完全的價值（註一）所購買的勞動力。而領取完全無償的剩餘價值，即生產物底價值與支出於生產物底勞動力之價值間所存在的差異額。

(註一)如我們後面所說的，他不做這樣的笨事。

## 第四十七節 資本

諸君常買酒之時，無論諸君歡喜不歡喜，必須注意酒瓶。勞動力也是同樣，不應只買牠一個的。要吸收高價的勞動之濕氣，必要有使牠不至無益地流出外面去的海綿才好。生產手段即工具，原料及補助材料就是可供這樣的海綿之用的。牠們吸收勞動而使這勞動變為新的生產物，且附加一種新的價值。勞動者因為他自身沒有生產手段，只好將勞動力提供給市場。又資本家同時能購買他所必要的生產手段之使用，所以也能購買這商品。給牡犢居住的家畜小屋，往往比牡犢本身還值得高價的事是常常有的。但是，家畜小屋不會成長，只有牡犢是會成長起來。資本家因為只渴望着他所購進的社會力即價值之成長，所以

不由得不購買生產手段。不過這等生產手段底價值是不能成長的。生產手段底價值像小兒所吞進的銅紐扣一樣，其價值自進入於生產過程到走出生產過程為止都是絲毫不會變更的。原料和工具之被用舊了的部分底價值只不過將其自身轉化到新的生產物中而已。能夠成長起來的東西只是資本家常購入勞動力之際所前付的價值而已。或更正確些說，只有作了工之後始能得到自己的工資的勞動者向資本家前借的價值才能成長。資本底一部分為使其他的一部分能夠成長，必成爲犧牲而消滅下去。一部分為使他的一部分能夠購入勞動力起見，必須購入生產手段。資本底一部分為使他們一部能夠成爲可變的量起見，不得不成爲不變的量。於是，資本可區分爲可變與不變的二個部分，資本底不變部分是支付給生產手段的，可變的部分則爲支付給勞動力的（註一）。

（註一）馬克思爲表現簡單些起見，將  $c$  (constante) 去表示不變資本， $v$  (variable) 去表示可變資本，而以  $m$  (mehrwerth) 來表示剩餘價值。

馬克思所開始發見的這個區分，資本家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以為這一盧布與那一盧布同樣是高價的。但是，縱令狼本身不知道其門齒，犬齒及臼齒之區分，却常常正確的具有着自己的牙齒。與此同樣，資本家也不去考慮自己所有的盧布把自己的職守如何區分着的問題。他只曉得他底資本是會成長的這件事。他真實地確信着這個最愉快的過程，不僅使他以五課貝克的貨幣給與勞動者的全資本中底一部分，而且使全資本都膨漲起來。他底資本膨漲起來，牛飲馬食的叫着價值底泉源的勞動力。然而在資本家看來，他底資本似乎在其內部，即在不自知其滿足的肚子裏有着價值底泉源一樣。

資本底變型（形相之變化）是當貨幣形態出現於市場之時開始的，資本於是取着生產手段與勞動力這種商品底形態而從市場走出去。資本家完全從販賣者受取了生產手段，但對於勞動力却不能這樣做。資本家只可將勞動力和其販賣者的勞動者拖進到使用牠的場所去。這恰與他為其自己的飲乳兒所購買的婦人

底乳那樣，只好將乳和其販賣者的乳母一塊兒拖到育兒室去一樣。

但是，使用勞動底範圍就是生產底範圍。這裏勞動者把持着生產手段（不是法律上而在技術上的），在這等生產手段之上，施行一系列的機械上或化學上的變更。這裏生產手段把持着勞動者，從勞動者榨取他所販賣了的勞動力。生產手段與勞動力互相合流……而完成資本主義的世界底神祕。取用生產的形態的資本於是完成其成長底過程。……從這過程走出去的資本復取用光輝的非個人的貨幣形態，為投身到新的循環起見，乃急速的走向市場去。

資本家不問資本有什麼商品的形態，生產的形態又或貨幣的形態如何，只曉得價值，貨幣而已。若資本第一次從生產出來的是以千雙的長統皮鞋這個形態，而第二回僅以二千雙的形態表現出來，但這件事本身是還不能適合資本家底胃口的。為什麼呢？因為在這期間，長統皮鞋之價或許會有落下降到三倍之專發生故。因此，不但不能增殖價值，反而要減少價值了。對於資本家，他底

資本之自然的形相本身已是不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價值底形相，更且不是資本底靜止，其運動才是主要的。資本不是什麼機械，香煙或火油。資本乃是價值。但是，骨化了的價值不過是單單的寶物而不是資本。結晶於價值底形態中的死的勞動抓住了活的勞動，且價值能自己增殖之時，纔成爲資本。價值與資本只不過是社會的關係而已。同等的生產者底社會的生產關係是在商品底價值之中表現着。所謂資本乃是變爲勞動力底販賣者的生產者階級與以購入勞動力這個方法來奪取剩餘生產物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間的關係之表現。

早在開初之時，我們已經說過了商品底兩極，即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所存在的深刻的矛盾。作爲商品的勞動力之中，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已經取着一定的價值的表現。

這個矛盾底生產物取着剩餘價值這個形態。要想獲得剩餘價值這個希望是使實行生產之唯一的撥條。上述的就是商品底矛盾之原動力。

### 第四十八節 超過剩餘價值

商品從生產界帶來自己的「個別的價值」到市場來；在這裏發生商品底平均的市場價格。假定工廠主彼得洛夫把全體含有二萬五千時間的勞動的千雙的長統皮鞋供給給市場吧。那末一雙的長統皮鞋之「個別的價值」決定是二十五時間的了。但是，社會平均地對於一雙的長統皮鞋，或許僅支出二十時間也未可知。彼得洛夫之一雙的長統皮鞋之「各個的價值」全體上，是比長統皮鞋底市場價值要多五時間。

有着「個別的價值」的商品底單位，將不招致任何的利益而殘留下去。反之，有着比市場價值要低的「個別的價值」而容易出現於市場的商品底單位，則給與資本家以超過剩餘價值。這個超過剩餘價值對於資本家是最感到蠱惑的東西。這不僅對於他底資本豫約其愉快的增殖，更使他成爲市場底主人，能使在

市場價值以下去販賣其商品，且尙能獲得利益。

如果生產界爲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鬥爭舞台，那末，市場乃爲資本家與資本家的鬥爭舞臺。在這鬥爭上的勝利，是由誰能餘分地實現剩餘價值這件事來決定的。

我們曉得在追求價值之際，已經變爲追求超過剩餘價值這件事。現在已經是都變爲想獲得超過剩餘價值的追求了。

路只有一條。如我們所已述的，價值是勞動生產力之逆的指數。勞動愈益成爲更生產些的，則對於商品底各單位所消費勞動時間，愈見鮮少。因此，關於生產力底發達的問題實際上沒有什麼興味的資本家，將輕輕在技術上的進步這個車子之上而拖曳牠到前方去。實際上他特別的拖曳這輛車子。要在資本家甲之處發生超過剩餘價值起見，先有二個條件之必要。第一，甲有實施使勞動底生產力增大起來的若干的改良之必要。第二，要他底競爭者還未曾實施這樣

的改良。我們底資本家，要將已經施行了技術的進步的車子，用七個鎖來緊密的封入於馬車小屋之中，更想引進有着技術的進步的車子到自己的馬車小屋來。但是，因此其他的資本家們也期待着同樣的事實，結局在一局部內所發生的勞動生產力之向上，將普及於產業部門之全戰線。

雖然如此，勞動底生產力之增大這件全事實却不一定都對於資本家是有利的。

假定爲敷設鐵路，其一切土木工事都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實行吧。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供給每日工作十時間而務須勞動三百日的二百人的夫役。換言之，即必須支出六十萬時間的勞動時間。試將能于同在三百日之內，只需十人的勞動者就可完成這同一的工作的機械供給給營造主吧。這時候，機械自身是含着五十萬時間的勞動。這個機械爲實行這工事恰是非常充分的了，不過，完成了這個工事之後，這個機械就歸無用。這一事實就是與說，這一土

木工事要費五十萬時間與  $10 \times 10 \times 300 = 30,000$  時間，即合計五十三萬時間的有同一的意義。有  $600,000 - 530,000 = 70,000$  時間之節約了。然則，資本家果將同意於由這種機械來代替勞動者麼？決不會同意的，爲什麼呢？因爲只與勞動者有關係的資本家不是支付給勞動，而是向勞動力才去支付故。假如我們說在六十萬時間之中，他們總只支付三十萬時間，這也不是我們底錯誤。但若是機械，他們就不得不支付其價值底全部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個資本家已經從這個機械中受取了剩餘價值底果實故，所以成爲如次的計算：在不用機械的勞動之下，必須支付三十萬時間。而使用機械之時，則必須支付下式之故，即

$$500,000 + \frac{20,000}{3} = 513,000 \text{ 時間。}$$

從社會的勞動之見地來看，機械給與七萬時間的利益。但從資本家的見地來看，則牠給與二十一萬五千時間的損失。從全體來講，資本主義只在發展的途上能在某限度內使生產力發達起來，過了這個限度，資本主義將從助成者變爲止動機。

#### 第四十九節 絕對的並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

如讀者諸君所既知的，超過剩餘價值實在代表不安定的東西。牠雖惹起技術上的改良，但這一改良一經一般地普及了之後，就行消滅。

但是，技術底發展能使資本有更確定的利益。其理由如次。無論怎樣的榨取者，不能從被榨取者取去他底全勞動日。榨取區分勞動日爲二個部分，即必要與剩餘二個部分。生產者在必要時間中爲自己勤務，生產出生產物底必要的部分。這必要的部分是直接地或在交換之後給與他爲再生產出他底勞動力所必要的一切東西。他在剩餘時間之中爲其雇主作勤務，不問他底雇主底名稱是奴隸所有者，封建諸侯或資本家，他總之爲其雇主生產出剩餘生產物。如馬克思所說述的，其差異祇在下述的一點：即在奴隸時代，似乎勞動日之被支付了

的部分也不會被支付一樣，而在勞動者呢，似乎不能支付的部分都被支付了的一樣。只在一週中祇有三天在自己的耕地上作工，其餘的三天在地主底土地作工的農奴的士百姓，則必要時間與剩餘時間底區分毫不飾上一些假面。

一般地在榨取者方面，特別在資本家方面，只有二個關心事。第一，想儘可能的延長生產者底勞動日。第二，想儘可能的縮少必要時間。而這二者都是使剩餘時間延長起來，伴隨榨取率，即剩餘時間對於必要時間的比例之增大。這樣的關係在資本家的生產上取着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之比例的形態(註一)。

(註一) 榨取率是  $\frac{1}{10}$  假定勞動力之每天的價值爲一盧布。勞動日中加於生產物的價值爲二盧布。這就有剩餘價值爲一盧布，榨取率爲  $\frac{1}{10}$  之意義。

勞動日被看作爲如線一樣的東西，其一部分爲資本家所保持，他一部分爲勞動者所保持。資本家比什麼還要緊的要想把線引長起來，使之儘可能地伸長，而對其自己的敵人則想儘可能地殘留最小的部分。

這樣，資本家對於增殖剩餘價值有二個方法。第一，儘可能地延長勞動日，第二，減少勞動力底價值。第一的場合，我們以馬克思的術語，即絕對的剩餘價值爲問題。第二的場合，我們以生產相對的剩餘價值爲問題。

資本家爲生產這相對的剩餘價值要有技術底援助。

試取所支付於採熱及燈火那樣的勞動者之支出條目來看吧。一年中勞動者所必要的薪，暖爐之修繕，凱拉西油假定體現着百五十時間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然更假定其國的勞動者使用了中央發電所底電熱與電氣吧。現在，勞動者底各住宅之採熱與燈光一年僅只體現着七十五時間了。勞動力底價值一年中減少了七十五時間，而以一年的工作日全數以三百日來計算，則一日減少十五分。於是，必要時間減少了十五分，剩餘時間就這些可以增大了。

如此，必要勞動時間是由織物，長統皮鞋之生產方法，岩鹽之採掘與運搬等等改善之結果而見減少，與這相關聯的，榨取率則見增大。

這樣，充·常·勞·動·者·底·需·要·的·這·個·生·產·部·門·上·的·勞·動·生·產·力·底·增·大，是使榨取率增大起來而給與相對的剩餘價值的。

技術底進步愈益為力量不足的勞動及不會成長的勞動力，即為婦人與兒童開放工廠底門戶。

這裏相對的剩餘價值底源泉又成為問題。問題底本質不僅在於婦人及兒童底力量比男子底力量更低廉些的，乃是勞動者階級底再生產本身帶着其他的性質這件事是重大的。養育將來成為勞動者的勞動者底妻孥及此等將來成為勞動者的人們却變為現在的勞動者了。婦人及扶養兒童底價值從家庭之父底勞動力底價值之計算中抹殺去了；其結果，發生必要勞動時間之減少和榨取率底增大。

牧馬場的牡馬底力量以上的勞動及使用過於年青的青年勞動是只有損失的。但是，這不過是除了單單地飼養牠們以外，更沒有獲得馬之其他的方法存

在着的緣故。勞動者階級底場合，問題却是別個了。假若兒童底勞動根本是廢棄他們底力量的，那末，對於兒童的確是有害的。多少要使資本家担些心事。但是，勞動者階級底再生產不是單從內部出來的東西，從外部的也是可能。勞動者階級吸收着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之分化出來的諸要素；他們急速地補充着那減少下去的世襲的無產階級的陣列。

如我們所知道的，即技術的進步之效力，在資本家的社會裏都取着價值的表現。社會不想與自然之鬥爭上增大其自己的力量，只有價值是進向自己增殖之路似的。不過，牠使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發現出來。技術底進步不會使商品底使用價值減少，却往往使牠增大。不僅如此，機械的織機底實施不僅使將要製造的印花布木棉，而且使比此以前所生產了的印花布木棉也賤廉起來。隨新的機械之實施，舊的機械減少了其價值。豫定在將來可使資本增殖這件事增大起來的一切的改良，是被已經存在着的資本底價值落下所伴隨的。

要約

(一) 爲收得剩餘價值之目的而在勞動底過程上利用勞動力起見，將勞動力購買進來這件事就是交換社會中的榨取之基礎。

(二) 剩餘價值(B)爲勞動力底價值與勞動底過程中所造就的生產物底價值之間的差額。

(三) 勞動力底價值等於爲其生產所必要的使用手段底價值。

(四) 爲由購入勞動力這個方法而收得他人底勞動生產物起見，企業家必須先支付生產手段與勞動力二者底購入手段。先付了的價值在結合於剩餘價值之時纔見增大。以收得剩餘價值這個方法而增殖起來的價值謂之資本。因此，資本爲收得剩餘價值之必要物。只有資本家是勞動力底購買者。

(五) 生產手段底價值（這沒有變化地而轉化到生產物來）構成不變資本（c）。勞動力底價值在勞動底過程上能得到新造就的價值，且有特別的增殖作用的——可稱之為可變資本（v）。

(六) 勞動者在勞動力底價值之再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日之一部分為必要勞動時間。他在剩餘價值底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日之一部分為剩餘勞動時間。

(七) 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同樣剩餘時間對於必要時間的比例是構成榨取率或剩餘價值率的東西。

(八) 榨取率可由勞動日底延長（絕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或由必要勞動時間之減少（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而得增大的。

(九) 必要勞動時間底減少可由（a）在勞動者底榨取率很高的生產部門上的勞動生產力底增大，又可由（b）誘引勞動者的婦人及兒童到雇傭勞動去

這二個方法而達成的。

(十) 如果企業家在自己地方能使勞動底生產力增高起來而超過通常的(社會地必要的)比率，則他底商品能實現超過剩餘價值。但若他所達成的改善被普及到一般之時，這超過剩餘價值就歸消滅。

(十一) 要獲得超過剩餘價值之希望是資本家的社會中的改良技術之唯一而有力的原因。



## 第九章 利潤 生產價格

「剩餘價值經過數千的細流而流入於統治階級底袋裏。其一部分流入於資本家自身底手裏，這就是利潤。又一部則歸於土地所有者，地主底手中（地租）。又一部以租稅的形態而納入於資本家的國家。其殘餘的部分則流入到商人，小商人，教會，貸座場，更及藝術家，伶人及資本家的作家等等之懷中。資本主義制度所豢養着的一切寄生虫們，都在使用這剩餘價值而過着生活。」

（布哈林及布列奧蒲拉哉斯基合著『共產主義 A·B·C·』）

我們最先來說一說關於利潤的事吧。

### 第五十節 剩餘價值率與利潤率

從勞動者取得剩餘價值與取得剩餘價值是別個的問題。被資本家所榨取着的勞動者之數完全不與資本家底資本成比例的。假定二個資本家甲和乙同時創設了企業吧。甲創設啤酒釀造工廠，乙開設成衣店。投資於各企業的都各爲純金十萬盧布。二個的資本家都各對其自己的勞動者平均一日支付一盧布。勞動日爲十時間。工作緊張之程度亦爲同一的。一言以蔽之，兩個資本家底榨取率都是同一的。現在假定一個勞動者，一日爲其再生產出勞動力所必要的一切，要含有五時間之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吧。因而勞動日可區分爲五間時之必要時間和五時間之剩餘時間二部分。榨取率等於百分之一百了。受取一盧布的勞動者造出二盧布的價值。他底工作之各日給與一盧布的剩餘價值。但是，這裏在甲的啤酒釀造工廠中有五十人的勞動者工作着，而在乙的糕餅工廠中有七十五人的勞動者工作着。前者一日榨取五十盧布的剩餘價值，後者多榨取二十五盧布。一般地，在對於勞動之同一的榨取和同一的榨取率之下，則企

業所雇傭的勞動愈多，其所收得的剩餘價值亦愈大。爲什麼呢？因爲只有勞動者是剩餘價值底源泉故。

但是，經驗證明了產業的企業底收益之程度，不依存於從事於這工廠中的勞動者底數量。五十人的勞動者工作着的啤酒釀造工廠，能夠招致與使用着七十五人的勞動者之糕餅工廠底所有主同樣的利益。工作着的勞動者之數雖然非常之少，但其組織非常適宜的磚瓦工廠，比使用着多數的勞動者的某種製繩工廠能招致更多的利益。假若一切企業家，能取得他從勞動者方面榨取出來的全部的剩餘價值，則上述的事實將不會發生了吧。因此，這一事實就有如下的意義，即從勞動者方面所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是有被某種企業家，資本家之間再分配起來，或實行着某種的分配。試來說明這事實是怎樣發生吧。

第一，資本家對於榨取率（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之比率）沒有利害關係，其有利害關係的是利潤率，即他可取得的每年的資本增殖對於全資本的比率。

若我們的啤酒釀造業者在其企業投資了十萬盧布，更若經過三個月之後，他取得了十萬四千五百盧布（房屋，機械，原料，商品或現金也同樣的），則我們可以判斷他在三個月中獲得了四千五百盧布。這一事實就是說自己的資本，在一年間能給他招致一萬八千盧布。他自己的資本，只有十萬盧布。這一事實就是說每百盧布一年相當於十八盧布。在這場合，可得百分之一八利潤率。但是，對於這件事，資本家完全不知道榨取率，或也不知道只與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相對比而收得的剩餘價值率，例如在啤酒釀造業者，相當於百分之一百的剩餘價值率，也是不曾知悉其內容的。

資本家必會抗議着說：爲什麼有百分之百呢？難道在原料，機械上所支出的盧布不同是一樣的盧布麼？難道這盧布不應給與自己以其利潤底配分麼？

假若實際上只有在購入勞動力之際所支出的盧布能夠榨取出剩餘價值，則只有各盧布能夠取得已經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不過，問題是如次的。

某種生產部門，假定如衣服業能夠供給高率的利潤吧。那末，尋求供給的新資本將馬上朝向這一生產部門，信用也將流入到這裏來了。於是新的衣服工廠將被創設起來，而這些工廠將許多的現成衣服投出到市場來。於是供給之超過需要的程度，當至這些現成衣服不得不低於價值去販賣那樣多了。這樣，怎麼能夠得到高率的利潤呢？反之，某種產業部門只能給與僅少的利潤之時，則無論怎樣的企業家將不去做這種企業。不過從前的企業家繼續地實行其現狀維持而已。這樣的產業部門能供給市場的商品將愈見減少起來吧。其結果，對於這個產業部門底生產物之需要必將超過供給。於是，價格騰貴起來，其利潤亦見增大了。這個資本底移轉，即從利潤較少的部門向利潤較大的部門去的資本底移動，造出多種多樣的產業部門中的利潤之向均衡去的傾向，即造就平均利潤率的傾向（註一）。

（註一）我們不過就傾向而言，因為事實上在種種的產業部門及同一的部門之種種的企業

上，殘存着利潤之顯著的不均衡。

資本家爲實現其自己的商品，相互遭遇於資本底商品形態換取貨幣形態之處的市場上，大體上因互相競爭的結果，分取着超過利潤之平均率的剩餘價值底殘餘物。

我們必須將剩餘價值，當作資本家底某種全階級的基本金（註）那樣東西去觀察。在一切企業部門上所受取的剩餘價值，恰如從資本家階級底共同之釜中出來的一樣。他們資本家以利潤底形態，各自從這個釜中分取其自己的配分部分。如我們所已知的，要獲得這樣的各自的配分，是伴隨着相互的必死的鬥爭。而這種鬥爭第一取着競爭這個形態。但是，因資本家底力量不在於拳頭而在於金錢，所以是一個資本家與別個資本家間的競爭，而不是人與人間的競爭。資本猶如資本家的底軍隊一樣，各個的盧布就如這軍隊底戰士一樣。勞動者依從資本家底命令而只爲自己工作着，但在資本家看來，只是他底盧布工作

着而已。正惟因此，他不將其所獲得的利潤依其絕對量來評價，而只依照自己的資本之盧布額與勞動者底『勞動』時間數來作評價。

（註一）在這裏，我們是把土地所有者底分配部分的地租除外之後來考察剩餘價值的。

資本家不僅是資本家的市場之唯一的販賣者，而且是其主要的購買者。他購求那構成全販賣物之十分之九的生產手段。資本家及以他的殘羹剩肴而生活着的他的食客們，購入大部分的使用手段。而勞動者階級底購買力是被社會底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之大小所制限着的。這樣，如果因競爭而惹起價格底低落，更若因此而使販賣者的資本家受了損失，則作為購買者的資本家，將因此而獲得利益。競爭不能使給與資本家階級的許多的利潤減少起來，只不過將其利潤更均等地分配一下而已。

## 第五十一節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資本底有機的組成

馬克思發見了資本可區分爲不變與可變之二個部分。一切資本家們所曉得的，而且多少理解了的其他區分方法，即區分爲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二個部分也是可能的。試取某種生產過程來看吧。假定在我們底眼前的紡織工廠之紡績部用全速力運轉着吧。勞動力，原料（棉花），補助材料（煤炭），機械，房屋都參加這一過程。這過程終了之後，參加了這過程的棉花，煤炭，勞動力必將不復存在了。成爲生產物了的棉絲之中，只不過棉花是實質上直接地存在着而已。諸君在棉絲之中不能發見一破片的煤炭，牠已將其價值使棉絲承繼了。這樣，參加於生產的勞動力，原料及補助生產物是完全被使用盡了。但

是機械與房屋則問題不同了。牠們在生產物搬出去了之後也仍在工廠之中殘存着。牠們不過被漸次地用舊下去而已。從工廠中出去的棉絲之各侖特，只不過將牠們底價值之一小部分担了出去而已。在棉絲所賣得的貨幣之中，因舊腐的房屋與機械之小部分的價值，漸次地同歸到資本家底手裏。

(註一)提供一個課題吧。工廠之房屋在建築之後有了五十萬盧布的价值。這個工廠平均每年要織就百十萬亞辛的呢絨。房屋底修理平均每年要費五萬盧布。經過了五十年之後，工廠底價值只有五萬盧布了。然則，貨幣中所表現房屋底價值，有多少是流入於一亞辛的呢絨之中呢？

勞動力，棉花，煤炭是流動資本底諸要素。機械，房屋爲固定資本底諸要素。

流動資本底諸要素在生產過程上，每次都完全地歸於消滅。而固定資本底諸要素則爲漸次的被用舊下去，其價值是每次小量地移轉到生產底價值之中，

每次小量地回歸到資本家底懷中來。

區分資本底二種方法

可變資本

勞動力，原料，補助材料

流動資本

不變資本

機械，房屋

固定資本

資本家爲說明他所得了的利潤率，而把利潤與資本對比起來之時，他不僅注意流動部分的資本，而且他注意與流動資本一樣的包含固定資本在內的他的一切的資本，這是自明的。試取我們前面所說過的啤酒釀造業者爲例吧。我們知道如次的事實。即他將一萬八千盧布的年利潤，用十萬盧布的全資本除着。且在這金額之構成中，還包含着用舊了的，但每年不被更新的房屋與機械底價值。

種種的生產部門及同一部門中底種種的企業中的資本，可以在許多種類的

形態上來區分爲可變部分與不變部分。可變資本之對於不變資本的關係，謂之資本之有機的組成。

爲使更明白些起見，例如  $50c + 50v$  又  $80c + 10v$  那樣的各百盧布的資本，試分解爲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來看看吧。愈大，則資本之有機的組成亦愈大。更舉幾個以具體的數字來說明資本之有機的組成之例吧。

假定啤酒釀造業者底五十人的勞動者與勤務人，平均每月領取二十五盧布。其次假定啤酒之流通期間平均要繼續二個月（註一）。這時，這個啤酒釀造業者需要二千五百盧布（ $25 \times 50 \times 2$ ）的可變資本，即他需要在二個月之間與支付給其勞動者及勤務人相同的金額。這可變資本在商品販賣後的每二個月，回歸到他的懷中來的。他更運轉這些資本於生產上。假定我們在前面已經說他有總額十萬盧布的資本，則這就是說他有  $100,000$  盧布  $\frac{25,000}{100,000}$  盧布  $\frac{97,500}{100,000}$  盧布的不變資本。即也是他底資本每一百之中有九七·五。與二·五。由以上所

引用之例，若勞動者之數為同一的，則回轉之數愈為急速，可變資本也愈不要多大了。假若在這個啤酒釀造業者上，回轉的期間只相當於一個月，則他僅要千二百五十盧布的  $v$  就可充分十足了吧。

（註一）在同轉底期間中，有（一）商品被生產出來的時間（生產期間）與（二）到商品受領貨幣為止而投入於流通界之中的時間包含着。

在上述的程度之可變資本底下，回轉愈見急速，則勞動者之數，因而被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之量亦愈大。這樣，製麵包職人——他底資本例如每三日回轉一次——只要三百盧布的可變資本，就能夠維持一日支付一盧布的百人的勞動者。其次農夫——他底資本一年只能回轉一次——縱令其可變資本同為三百，工資亦互相同，則亦只能支給一個的勞動者而已。

在一種企業上，要決定其一日能收得幾何的剩餘價值，必須知悉如次的事實，而知悉了這事實也就夠了。即（一）勞動力底每日的價值，（二）榨取率，

(三)勞動者之數，此三者就是。勞動者愈多，若其他的條件相同，則剩餘價值亦愈大。這猶與其他的條件盡在同樣之際，則牛奶必照應牡牛之數而增加起來的事實完全一樣。不過，如我們所既知的，勞動者之數是依存於可變資本底大小和回轉底速度。這就是說資本底有機的組成較低（比較的大一些），或回轉比較急速一些的企業，是最有利益的麼？決不是這樣的。這樣的企業，只不過在資本家底全階級的釜中，注入更大些的剩餘價值而已。為競爭所統制着的利潤，在平均的資本之下，對於資本家的農夫或許要比較麵包店的主人的資本家要低一些也未可知。

資本底有機的組成底低下與回轉底促進，固能影響同樣的傾向（勞動者數底增大），所以為使問題簡單化起見，我們將在本章中單就有機的組成之差異來說述一下吧。

### 第五十二節 生產價格

先允認當該公司底全資本是相當於三百(註一)。關於其有機的組成，這資本可區分為如次的三個部分。即

- I 20 不變資本 + 80 可變資本 || 100
- II 80 同上 + 20 同上 || 100
- III 80 同上 + 10 同上 || 100

(註一)單位或百萬或十億都可以。

再，暫不將全資本區分而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二部分，而先允認一年只回轉一回的事實。更假定榨取率為百分之二百(=200%)一年中的生產物有如次的構成。

- I  $70 + 30 + 60$  剩餘價值  $\parallel 160$
- II  $80 + 20 + 40$  同上  $\parallel 140$
- III  $90 + 10 + 20$  同上  $\parallel 120$

但是，因為競爭使一切的剩餘價值（ $60 + 40 + 20 \parallel 120$ ）變為對於全資本的平均利潤（ $120 : 3 \parallel 40\%$ ），所以市場價格不趨向直接價值，而開始走向到新的形姿去，趨向到生產費底總額（不變並可變資本）加上平均利潤的方面去。這個形姿叫做生產價格。

這樣，一年的生產物底生產價格有如次的構成。即

- I  $70 + 30 + 40 \parallel 140$ （生產價格比價值低二〇）
- II  $80 + 20 + 40 \parallel 140$ （生產價格與價值一致）
- III  $90 + 10 + 40 \parallel 140$ （生產價格比價值高二〇）

第二的資本底有機的組成是與全社會的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相一致

的，這裏我們特別記述這一事實吧（註一）。

（註一）70+80+90=240不變資本。30+20+10=60可變資本。240:60=30:20。

為什麼在第二的資本上，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呢？因為其有機的組成與社會底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相一致故。

又為什麼在第三的資本上，生產價格要比價值變高出二〇呢？因為其資本相當於一〇〇，而平均只有比每一〇〇所必要的還少的剩餘價值底供給者——勞動者——在自己的掌中故。資本自身是不能榨取剩餘價值，只有從平均上多備着勞動者的第一的資本中領取這個剩餘價值。

現在，第一的資本之生產價格，為什麼要比價值低一些的原因，也完全明白了。因為第三的資本為使自己的利潤平均化起見，伸展了自己的手故。

### 結 論

四者社會底資本？  
多力勞動者？  
本底有機組成？  
由後生產價格？  
甲的利潤？  
更詳見第一卷第...  
也第三卷第...  
帽者五種編表

(a) 在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之下，生產價格與其價值相一致。(b) 若資本之有機的組成比平均要低，則生產價格較低於價值。(c) 若資本之有機的組成比平均要高，則生產價格亦高於價值。(d) 對於作為全體的社會底總資本，利潤額與剩餘價值額是一致的(註一)，因此，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

(註一) 我們在這裏姑且不論及關於土地所有者底分與部分——地租——的問題。

資本為要生產出超過並相對的剩餘價值的自己之自然發生的欲求，而使自已陷入于矛盾之中。不變資本底諸要素——機械，原料，補助材料——愈益從工廠之中驅逐出了剩餘價值底源泉，即勞動者。資本底有機的組成在增大着。對於各一百的可變資本愈見減少着。在利潤底定式  $\frac{c}{c+v}$  上，(剩餘價值可分為先付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分母愈益增大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項的 c (不變資本) 是無限度地澎漲着故。實際上，分子也見增大着。為什麼呢？因為榨取率也在增大着故。但是，榨取率既然增大了幾十百分比，則每一勞動者

所必要的機械，原料及補助材料底價值，對於百分之百分比也要增大下去。若資本之各個的百，像羹匙一樣掬取着利潤底分與部分，則羹匙之數比利潤之量要更急速地增加下去。於是，對於各組之利潤將愈益減少，利潤之量雖見增大，而利潤率則低落下去。

勞動生產力底增大所發生的，利潤率之低下與商品之低落——像這樣的一切事實，却使利潤這甘露減少起來。各個的商品，對於資本家有給與他以這樣的甘露的預約的（註一）。因而，對於利潤的渴望愈益增大。資本愈益不得不把商品投放到市場去。市場於是常常苦於胃之不消化。有時，銷路底恐慌竟至動搖資本家的生產底基礎，而曝露其全矛盾。

（註一）雖是因爲改善了運輸的條件之結果，還必須觀察那多少地阻止了利潤率低下的原因的資本回轉底促進，資本底新的各個的回轉，進入到共通的釜中，且是增大利潤率的剩餘價

值之新一個進展。

## 第五十三節 商業利潤

商業資本比產業資本更早出世。商業資本從不是直接的生產者掠取或購買其勞動力，而是奪取或購買其生產物。但是，純粹的商業資本在生產自身成爲資本家之前，保持着重大的經濟的意義。只生產出商品，對於資本家還是不充分的；資本家更必須把這等商品銷賣起來而變之爲貨幣。與有名的諺語相反，麵包必須去尋求肚子。即除了定做商品以外，商品一經誕生，必須開始作探求需要者的旅行。若問題底提起是限於各種企業底內部的整頓的範圍以內，則商品却是從一切有組織的，可計量的生產界而走進到一切都依存於偶然的流通界去。恐怕存在在紡織工廠中一週以內的幾亞辛的印花棉布，往往在此後必須等待好多時間。但是，一亞辛的印花棉布，在資本家手中的期間內，則還不

僅是不許蛀虫去喫牠就可完事的一片的織物，而且是必須不停地招致利潤的資本了。因此，資本家把其自己的流動資本區分爲二個部分。這兩部分之中，其一在生產界取着原料，補助材料及勞動力之形態，其他的一部分則在流通界上取着期待需要者來惠顧的已成的商品之形態。例如，流通之期間比生產之期間要短少些時，則資本金這樣的區分有時實在是不利的。

例如，假定紡織工廠投放有十萬亞辛的一組的印花棉布到市場去吧。更假定這樣的一組，平均四週間在生產界中，三週間在流通界中。一組從生產中出去了以後，工廠當然不因為要等待其實現化而中止其工作。設若一組中含有二萬的資本，則工廠必須有二倍大的流通資本。即工廠必須有着四萬盧布，其中的一半投放在生產界上，其他的一半必須放在流通界上。但是，因為最初的休息時間（即在生產界中的滯留）繼續着四週間，而第二的休息時間（流通界上的滯留）則只繼續三週間，所以商品底一次交代，每一月要無爲地費去一週間的

休息。(註二)。不消說的，這等對流實際上是山許多的條件及信用所緩和着。因這信用底力量，企業中「作用着」的資本之大小是很容易被統制的。但是，無論怎樣，同時不得不服侍生產界與流通界兩者這件事，通常是要分割產業資本并使之微弱起來的。

(註一) 流通期間等於生產期間呢或是流通期間比遊資全體還大之時，則斷定其不會發生遊資出來的是很容易的。

因此，產業及商業資本間的這種分業，成爲有生命的東西了。一在生產界，他的在於流通界，互相爲用。在產業資本與需要者之間，中間介在着躉賣商人與另賣商人。同一的商人可由自己的資本來實行各種各色的企業底生產物之實現。商人底資本同樣也努力想在商業利潤的形態上，獲得與其資本之大小相比例的剩餘價值底分與部分(註二)。假若力量底相互關係，使商業資本家不由得不對於商品支出至不能受取平均利潤那樣高昂的價格，則資本或遲或早要

從商業界移動到工業界去。這事之結果，一方面必將招來供給底增大，他方面招來商業底需要之減少。工廠底價格必將低落到平均利潤能夠近接商業資本的限度為止。

(註一)但由這一事實，不能即斷定商業對於生產物底分配上，是少有些便利的方法。現在由非生產地互相競爭着的商業的企業之勞動者，勤務者，旅行者及廣告事業的勞動者等等所消費的勞動，在組織的分配之下，只需僅少的勞動就夠了。

商業資本對於產業資本之競爭戰，在感到非常困難的內國市場之獨占化這個條件之下，則下述二者之中只有一種能夠存在。即巨大的商業資本底介入，全被排除，產業的結合不是與需要者或另賣商人進入於直接的關係，就是只在商人事實上變為工業公司之單純的代理店這個麻煩的條件之下（不向競爭者去購買，超過一定的價格則不賣）才能得到生產物，兩者必居其一。

生產價格，這是對於商品之最後的購買者，即需要者所支付的價格可在其

周圍或上或下的限度。購買者這句話當作這句話之普通的意義解，或作生產的購買者解，兩者都可以的。這樣，在商品底生產價格之中，包含着生產費與從工業家到另賣商人爲止的資本家的連鎖一切鎖環的利潤。

### 第五十四節 貸款利子

資本家自身爲生產底組織者之時，會發生這樣的幻影，卽利潤猶如他底組織的勞動之價格一樣，以爲利潤不是資本家在剩餘價值這個形態裏，向勞動者榨取出來的東西，而是由資本家自身所造出來的。資本採取貸款資本這個形態之時，則丟棄了其最後的無花果底葉子（這時最露骨地表現出來）。貸款資本底所有主不必將橫的擺爲縱的。只有資本『作用着』。『能招致利子的資本，這是對立於機能的資本之所有的資本。』（卡爾·馬克思）

資本變爲貸款資本，則同時利潤被區分爲企業利潤與貸款利子之二個部

分，資本家階級亦被區分為企業家與貸金者之二個部分。企業家對於貸款資本表示其需要，貸金者提供貸款資本。「資本底價格」之大小，即貸款利率，首先第一是被需要與供給間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而這等的相互關係又為一切的經濟的狀況所決定。）

產業資本底循環，同樣有時使遊資底小部分離開來。而這遊資底小部分亦成為貸款資本。下述的事與此有關聯的。即（一）生產期間與流通期間互不一致的結果，發生資本底遊離（參照前節），（二）固定資本中的用舊了的部分底價值，這價值在新的機械不曾購進，新的房屋不曾建築成之間，是漸次蓄積着，且不被使用地殘留着，（三）企業家為擴大企業所貯藏的利潤。蓄積着的利潤不到某一最小限度之前，決不能運轉牠，只可不去使用的剩留着。

資本家當他以自己的資本「活動着」之間，他是把自己的人格兩分着。他在自己的簿記上，首先第一，從他所得的利潤，加在自己的資本之中，扣除現存

標準的利子，而將其殘留部分作為企業的利潤看。資本底所有者，毫無所事，藉着這種資本底能力而收得收入，以為這不是資本家的社會之法則，而是自然底法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十四章上引用着資本家的作家之一人所寫的如下的推論：

「生出複利的貨幣，其始初是漸漸增大起來的。但是，其增大底速度是不停的加速着，因此經過若干的期間之後，其增大底速度變為有意想不到的快速程度了。假若在救世主底降誕當時，有了以百分之五的複利貸借出了一辦士（註一）的貨幣，則這在今日，必已增大到比以純金所製造的一億五千萬個的地球所含有的東西，還要大的巨額了。但是，這若是以單利貸借出去的，則在同一的期間內，只不過增加到七仙令七辨士半而已。

（註一）辨士係英國貨幣，較少於四課貝克。

在救世主降誕當時，有了以百分之六的複利投放出去的一仙令，則其全

額，必比全太陽系統成爲以等於土星底軌道之直徑爲直徑的一個天球所含有的量，還更要巨大些吧。因此，國家決沒有必須陷入於不可避免的困難之事。爲什麼呢？因爲國家能以最小的貯蓄，在自己的利害上認爲必要的一個短小期間之內，可以償却最大的負債故。」

馬克思對於這個推論，有如下的評述：「著者不曾顧慮到再生產及勞動底諸條件，而以資本爲自己調節的自動體，視爲一個單純的自己增殖的數量。」

資本對於資本家，只有在可作爲不勞收入底源泉時，纔爲重要的東西，所以在資本家的經濟之下，不勞收入底一切源泉，都被作爲資本一樣的東西看了。

於是，這裏首先第一與土地發生關聯。土地若不曾受過勞動底支出，則土地沒有價值，因此不能作爲真實的資本。但是，土地能夠產生不勞所得（地租）

之時，則有購買土地，且對牠支付貨幣的。土地底價格，是由土地所產生的不勞收入之資本化而來的。假定其時的利潤底平均標準為五，更假定這部分的土地，每年能產生千盧布的不勞收入，則其價格如何呢？購買者使用如次的比例之法則來推論。即為要一年能得到五盧布起見，我不得不使用百盧布，那麼，若要一年得到一千盧布，則我不得不使用多少的資本呢？其回答是如次的：

$$X = \frac{100 \times 1000}{5} = 20,000 \text{ 盧布}$$

這部分的土地之價格，必將走向二萬盧布。但是，土地底這個價格，若不曾對此土地支出了勞動的限度內，則此不是現實的資本，而是擬制資本。這種擬制資本是代表國債底債券。債券在貨幣受取貨幣之很久以前，恐怕早已成爲火藥之煙了。不過，雖然如此，債券對其所有者仍給與其對於國庫的收入之一部分之權利。這等收入，也必須每年向債券之所有者支付利子。假若債券具有價格，且能販賣，則這些價格，便是這些債券所招致的收入之資本化。這件事

實與所謂國債（參照前述第二十二章）相關聯地來觀察，則更爲明瞭。因收入之資本化之結果所產生的一切擬制資本之大小，是依存利率而變化的。擬制資本是與利率之低下成比例地而增加的。這樣，在關於前述的土地之例上，倘若利率自五低落到二半，則土地底價格必將高昂二倍了。

### 第五十五節 紅利及創業利潤

股份若不外是對於受領某種收入（紅利）之權利底標徵，則這等股份是擬制資本（註一）

（註一）法律上認股份在<sup>股</sup>公司底清算之時，對於公司底財產有受領其利益之分與部份的權利。但實際上，公司在其事業順調地進行之間，沒有清算之事。然若公司底事業非常惡劣而不得不清算，則公司底財產不是爲股東，而是爲債務者去販賣的。

股份資本可作爲信用資本底變種看。普通的股東，就是今日把自己的資本

投資於債券，明日投資在股份去的資金者。其區別不過在下述一點。債券無論是國家所發行的，或者還是股份公司所發行的，總之同樣是有穩固的利率有價證券；其利率之大小亦確實地被決定了的。然而股份底紅利之多少則不然，如股份企業之依存於事實上的利潤那樣，牠是依存於紅利政策的；而這紅利政策，則為手中掌握着股份企業的權力的少數的資本家底意見所左右的。在別種的場合，企業能夠對最高勤務者（即對其自己）給與報酬，對固定資本支出（房屋，機械等等底耗損之補充）及對準備金分與利潤。這個準備金即在利潤最多的時代，給予股東的也不過是最微少的紅利而已。但是，若企業底經理人，以為在交易所上抬高自己的企業底股份底行市為有利的，那末只有他們雖在事實上沒有任何利潤的年頭，也可由犧牲公司底固定資本而得到高率的紅利。某經濟學者很聰明的這樣說着註釋着：歡喜安靜地起臥的資金者，購買債券，歡喜豐衣美食的資金者，則購求股票。不過實際上呢，巨大的資金者，往往製作股票和

債券（註一）的混合的紙挾子了。

（註一）在本位制非常低落的時代，債券與股票底運命，各有不同。前者的價值雖見低落，

而後者則不然。

投放在股份企業中的資本，似乎化爲二重。現實的資本（房屋，機械，原料等等）是在經理底支配下的。股東只得到同額或其以上的取着股票形態的擬制資本。往往特別爲保持一系列的股份企業底股票而有創立新的股份公司的（請參照前述的紐約市營鐵路之例）。股票與擬制資本，於是復見發現出來。這時候的資本已經被三重化了。

股票底事實上（交易所上）的價格，不依存於屬於企業的現實的資本之範圍，而依存於紅利及現在的利率之範圍。對於股票，除此利率之外，還加上些對於危險之若干的追加。紅利率對於利率（不是對於利潤率）之接近程度如何，可看下表來理解。在一九一三年，關於三個月滿期的票據，國立銀行的平均帖現

率(百分比)相當於六，其年的紅利及交易所中的股票的價格之關係如下。

	一九一三年之最 小限度之行市	紅利	%
布里耶斯工廠公司	一七五	八	四·七〇
陀茲·油里夫斯基金屬公司	二五五	一六	六·二四
科洛珊機械建造工廠公司	一三八	九	六·五二
摩里且夫工廠公司	二五五	一二·五〇	五·三
莫思科土地銀行	七八〇	四六	五·八九
帕爾塔夫土地銀行	五六〇	三六	六·四三

由企業底一切的股票所代表的擬制資本，比投資在企業的現實的資本，有較多的傾向。然實際上股份公司底利潤，也和一切企業底利潤一樣，是接近於平均的利潤率的(註一)。但是，股票底價格，是以平均的利率為基礎而資本化的利潤。這平均的利率，又不消說的是比平均的利潤率較少的。試取數字上的

例來看吧。假定股份公司是為購入及營經工廠而創立的。工廠底所有者，對於其工廠要求百萬盧布。假以平均的利潤率為一〇，平均的利率等於五〇若工廠不在平均以下來分配利潤，則紅利底總額一年必不下於十萬吧。以百分之五資本化着的這個收入，能給予二百萬盧布的擬制資本。擬制資本比現實的資本要大二倍。擬制資本與現實的資本之間所存有的差異（在我們方才的例上為百萬盧布），就是創立者等，在特別的創立利潤這個形態而藏入自己的袋裏的東西，這是世間周知的。

（註一）為簡單起見，我們在這裏假定一切利潤是在股東之間分配的，但實際並不如此的。

自己承諾發行股票的銀行，對於創立利潤之獲得有很大的援助。在這樣場合，股票是按照真實的企業價值總額而發行的。往往由創立者中之一的銀行底仲介，創立者自身以名義上的價格購買一切的股票，其後用高昂的價格，將這等股票販賣出去。而這高貴的價格，便是成高率的紅利與其期待的東西。股票

之真實的行市，與其名義上的行市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是在創業利潤之形態下而歸於創立者底懷中的。

收得創業利潤，還有比較不大合法的方法。股票雖與擬制資本成比例地來發行的，但現實的資本對於擬制資本底剩餘，可由各色各樣的陰謀而創立者所占有的。買進的財產與領受了的利權，在公司內可比實價高過三倍或四倍等等來計算的。

### 要約

(一) 在生產過程上，無論何時，皆歸完全消滅的資本底諸要素（勞動力，原料，燃料，塗油等等）構成流通資本。漸次被用舊的，且其諸要素底價值每次少許地移轉到生產物底價值上去的諸要素（房屋，機械）構成固定資本。

- (二) 利潤率就是在一定的期間中（通常爲一年）所受領的剩餘價值，對於在企業中演着一切作用的資本（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比例。
- (三) 資本金可變的部分對於不變的部分的比例稱爲資本金有機的組成。在同一的榨取率之下，資本金有機的組成愈高，而其回轉愈緩慢，則資本金各一百從勞動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愈見鮮少。
- (四) 資本金有機的組成與回轉速度雖自差異，但因利潤較少的生產部門移動利潤較多的部門這件事，利潤率向着同一的水準（向平均利潤率）走去。
- (五) 商業資本使產業資本不在流通界中滯留。這事使商業資本能夠成爲剩餘價值底分與部分之參與者，且使之能實現與產業資本於同程度的利潤。
- (六) 體現於當該商品中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總額，構成該商品底生產

費。

(七) 生產費再加上依照平均率的利潤(產業及商業底)的東西，構成生產價格。

(八) 在資本家的市場上，價格是在生產價格底周圍動搖着。

(九) 在平均的資本底有機的組成之下，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若資本底有機的組成較平均為低，則生產價格低於價值。對於作為全體的社會底總資本，則利潤總額與剩餘價值底總額相一致。因此，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

(十) 隨技術底發達，社會的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因其不變部分底強度之增大而上向。其結果資本底每一單位所受領的剩餘價值底分與部分則見減少。因此，利潤率有低下去的傾向。

(十一) 資本家階級可區分為企業家與貸金者，同時利潤可區分為企業利潤

與貸與利子。

(十二) 利率依存於對於貸與資本的需要與供給之相互關係。

(十三) 成爲賣買品的不勞收入之源泉當作能產生貸與利子的資本來評價的

(被資本化)，這樣，變爲擬制資本。貸與利子底標準愈低落，則資本化愈益增高；反之，其標準愈高，則資本化愈少。

(十四) 股票在祇給與對於收入之權利的範圍以內，則這等股票同樣是擬制資本；股東亦同樣這是一種貸金者。因此，紅利率不趨向利潤率，而奔向利率。

(十五) 擬制底股份資本底總額(擬制)，比投資於股份企業的現實資本大過幾倍這件事，大約是與利潤率要少幾倍這件事相等的。股份公司底創立者，在創立股份公司之際，以創立利潤的形態，一次地攫取擬制減貨幣底差額。

## 第十章 地租

### 第五十六節 剩餘價值底一部分的地租

榨取者。資本家驅逐了榨取者。領主。但是，後者不是簡單地辭了職，而是受領了從來的特權與恩俸，而丟棄其位而已。

我們曉得：土地所有者是與資本家階級相並地存在着。他們土地所有者雖不是勞動力底購買者或販賣者，他們不但沒有饑餓底苦悶，反而往往有患着過肥過胖的苦悶。在階級鬥爭上，若資本家階級要想制限他們底貪餒，則他們要起來對抗資本家階級，若問題是關於強壓勞動者階級之時，則他們與資本家階級取共同的行動。然則，這個階級存在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這等從前的領主底子孫及其繼承者爲什麼有獲得不勞收入之可能性呢？

問題是如次的。<sup>領</sup>領主自身在這句話之近代的意義上講，不是土地私有者。不過隨建築在私有財產上的資本家的關係底發展，領主也同樣變為私有財產主了，把農民從土地解放出來，宣言其土地為自己的私有物。

當產業資本到達了某程度的成熟之時，看見了土地已經被多種多樣的土地所有者所區分完了。從前的領主占據了土地所有者間之主要的地位。實際上有許多的資本家，當初就是土地所有者，但這樣的情狀不是常態的，甯可說是例外。原則上，不僅將自己的資本投放於農業的資本家，就是不得不建設工廠及大經營的資本家，也必須向土地所有者貸借自己所必要的部分的土地，或者竟向他們購買土地的。貸借之時，資本家要對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而這地租不外是資本家從勞動者方面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底一部分而已，這與強盜逢到規賊的事實恰恰相同。在資本家購買土地的場合，地租被資本化起來，且變為土地底價格。資本家與土地所有者成為同樣的東西，而受領利潤與地租。但

是，資本家却看作這個地租爲購入土地時所支付的資本之利子。反之，土地所有者自身爲耕種自己的土地而僱傭勞動者之時，則他成爲與資本家相同的東西，受領地租與利潤。不過，在這二種場合上，問題祇在於兼職這一點上，不是以資本家與土地所有者底「機能」之融合爲問題的。前者爲現實的價值之所有者，後者則爲擬制的價值之所有者。資本家雖將社會的集合體之過去的勞動生產物歸爲己有，而土地所有者不過將土地歸爲己有而已。土地自身雖不是勞動底生產物（註），却是勞動之第一的條件，土地爲勞動底基礎。土地所有者從集合體自身底下取來一切的土地，取來宇宙底一切的贈品（土地，森林，水力，礦物），不是取回由集合體所造就的東西，而是將可供集合體底存在本身之根源的條件之間的東西取來了而已。產業資本家榨取他人，是勞動力底購買者。他購買商品，也販賣商品。土地所有者當作這東西是不買任何東西，亦不賣任何東西，而祇收取納貢而已。但若他販賣自己的土地，則他已不是土地

所有者了，這時候，若不是寶物之所有者（註二），就是將寶物連轉起來而成爲資本家了。

（註一）若土地中已經結晶了勞動（灌溉，施肥等等），則土地所有者是資本家。

（註二）他往往對於這個寶物不肯放手，但因為負債不得不將這土地販賣出去而償却債務。

既是一切的生產需要地面，則無論那一種的資本家的企業，都不能免除支付地租的；不過土地底重要性，在種種的產業部門上，決不是同一的。在所謂加工產業方面，則土地只不過是礎石而已。在這土地之上建築工廠，大經營，作坊等等。在農業上，土地含有着生產物——植物——上的材料之大部分。而土地可用作爲加工這等材料之實驗所。最後在鑛業上，是以直接生成了的生產物（例如煤炭）或原料（例如鐵鑛）的形態，從地殼底某項要素中取出來的。在都市，則很久以前在建築帶着資本家的性質之住宅之際，土地同樣是礎石，是必

要的東西。

從全體看來地租底任務，在加工產業上比在農業及鑛業上，其重大性較少。

土地貸借料及地租，只有在土地真的沒有結晶着任何的勞動之際，能夠隱蔽兩者。若土地施過肥料，經過改良之際，或土地同用具，經營上的建築物，牆垣等一起被讓渡之際，則貸借料之中除了地租，還包含着改良費或財產之償却。而這財產底價值，則含在生產物之中。

當直接的生產者，耕種者作為土地底借地人而出現之時，則地租不僅要想體現剩餘生產物之一定的部分，而且要想體現全剩餘生產物加上必要生產物之某部分。因只有少許的土地的農民或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之相互的競爭，土地貸借料必被抬高到很高的程度，所以在只有中等以下的收穫之時，農民，借地人就不不得不在有食無食的苦痛中生活下去。但是，土地在被資本家，借地人

所利用之時——當他作為利用購買了的勞動力的場有所必要之時——則問題是不同的。生產物底價格，必能將生產費加上那與平均利潤相接近的利潤，回歸到資本家底懷中去的。倘若土地所有者要求那不能獲得照平均率的利潤那樣高的地租，則資本家將不承認支付借地料了吧。

（註一）不消說的，由富裕農民中的借地人所支付的地租，是混合的，半資本家的性質的。

僱着農業勞動者的他，是勞動力底購買者，剩餘價值底榨取者，而且是利潤底收得者。因此，他不能以地租的形態，把剩餘生產物却返却給土地所有者的。他方面，他不曾停止其自己的勞動。他及其家族員都勞動着。土地在他不僅是資本，而且是其投放自己的勞動力的場所。把自己的資本轉移到別處去的事，在他是比純粹資本家的借地人還更要困難。土地所有者能向他很容易的攫取地租和利潤之一部分。

倘若借地人・資本家，自己不得不放棄那相當於生產費加平均利潤的生產物底價格之一部分時，則這件事就有一切地租都為生產價格之追加之意義麼？

決不是的。

### 第五十七節 等差地租與絕對地租

例如，假定當該市場，有在二種的典型的土地上，用資本家的方法（即用僱傭勞動）所生產出來的穀物供給着。一狄夏金耕作底價值（勞動力，機械，種子，肥料經營上的建築物底保存等等）都為相同的，例如兩方都等於五十盧布。從第一的典型的土地上，每一狄夏金獲得五十個特的收穫，而第二的典型土地，則獲得七十五個特的收穫。第一典型的土地上的一个特的穀物之實費為一盧布，而第二典型的土地的則為六十六課貝克又三分之二。平均利潤率假定為百分之一〇吧。則第一典型的土地的穀物底生產價格，便為一盧布十課貝克。假如第一的劣等型的土地之借地人，向土地所有者每一狄夏金一年支付一盧布的地租。則這地租對於從第一的土地所得的一个特的穀物，有二課貝克包

含在內。因此，爲使實費，平均率的利潤及地租正當化起見，或簡單些說來，爲使生產價格與地租正當化起見，劣等的土地所生產的穀物，必須將每一佃特以一盧布又十二課貝克的價格販賣出去。假若穀物底價格，題因地持續一盧布十二課貝克以下，則借着第一典型的土地的資本家，必爲自己的資本去求較有利的投放地，而放棄這等土地吧。假如市場沒有這等土地底穀物也可以，又若第二典型的土地儘能供給必要的穀物之總額，則這時候的問題當然是別個的了。但若市場只有優越的典型的土地的穀物還不充分之時，則因需要與供給間的不均衡，使穀物之價格騰貴起來，終至到達惡劣的土地能將引誘資本來投資之程度。

若惡劣的土地所出的穀物爲市場底一要素（而市場沒有穀物不能過去），則其個個的生產價格與地租底追加，將成爲絕對的命令（註一）。而穀物底價格，也必上向而爲一盧布十二課貝克。關於優越的土地所產的穀物底販賣者，他們

也沒有任何根據來反對那有高率的實費之必要的穀物之專制了吧。他們對於其自己的穀物，也必須支付同一的價格，雖然其穀物之實費是非常的低廉。他們底穀物之實費，一匍特為六十六課貝克又三分之二，對於一匍特的利潤，在平均的標準上，必是六課貝克又三分之二。倘然他們對於每一狄夏金，也同時不到一盧布以上的地租，則地租在七十五匍特收穫之際，每一匍特只不過有一課貝克三分之一而已。其結果，為使實費，平均利潤及地租正常化起見，優越的土地所產的穀物，必須以  $66\frac{2}{3} + 66 + 1\frac{1}{3} = 134\frac{1}{3}$  之價去販賣了。但為那需要高率的實費的穀物，已經確定了一盧布十二課貝克的價格限度，所以優越的七地所產的各匍特的穀物，有  $1\text{盧布}12\text{課貝克} - 74\frac{2}{3}\text{課貝克} = 37\frac{1}{3}\text{課貝克}$  的超利潤了。優越的土地之各狄夏金，所以有  $37\frac{1}{3} \times 75 = 28\text{盧布}$  之超利潤。但是……資本家們忖度這事，土地所有者也會盤算。他（土地所有者）不是這個優越的土地底主人麼？他曉得他所有的各狄夏金，一年能給與二十八盧布的超利潤，與

劣惡的土地所有者比相較，對於每一狄夏金，他有要求幾倍高昂的貸借費之權利。但是不能購說地抬高虛價。土地所有者與平均的利潤率沒有關係，若將這平均的利潤率殘留給借地人，則為獲得自己的資本之投放地而互相競爭着的資本家，結局終到於借地人只有平均的標準之利潤可以收得的程度為止，互相來提高借地費的。倘若惡劣的土地，每一狄夏金給與一盧布，則優秀的土地地底地租，一狄夏金必上向到  $1\text{盧布} + 28\text{盧布} = 29\text{盧布}$  的吧。

(註一) 我們不可以為農業生產物底價值是由惡劣的生產條件所決定的。價值如在無論何處的一樣，這裏也是由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所決定的。但是，需要使惡劣的條件下的生產物為市場底要素這一事實，是使惡劣的條件下的生產物之個個的生產價格成為絕對命令的而已。

惡劣的條件下的生產物，使市場不由得不計算其生產條件之事實，在工業上也存在着。例如使對於兵艦用的呢絨，毛布等等的需要增大起來的世界戰爭一經開始，則備着用手操縱的機械之紡織，也開始復活，而這等生產物底價格成為絕對命令的了（設備優秀的企業可得到超

利潤了)。不過工業上惡劣的生產條件底統治是短期的，而在農業則其統治較為鞏固而已。爲什麼呢？因爲用手操縱的機械，若一旦消失了必要以後，就要交給博物館去陳列；但是技術底發達，如果爲生產食用生產物起見，還不能將作爲化學的實驗室的土地，隨必要而解放給全人類，則丟棄惡劣的土地部份，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使生產價格成爲絕對命令的最惡的土地底地租，（我們所述的例上爲一盧布）稱爲絕對地租。或因土地肥沃，或因其他的優越性，來自其他土地的補足地租（在我們的例上爲二十八盧布）稱爲等差地租。不消說的，惟絕對地租乃是生產價格底追加。而等差地租，只有因在優秀的土地上，實費與平均利潤之和（即個個的生產價格）少於生產價格之時，纔能獲得的。這個生產價格在市場上統制着價格。

超利潤在工廠工業上也能發生（參照第四十七節的超過剩餘價值）。但是，在那裏的超利潤是以技術上的改良爲其基礎的，所以這等改良若一般地普及了

之時，就要歸於消滅。然而等差地租因係依存於一塊土地底部分，對於其他的土地之部分之自然的優越性，所以是鞏固的。從工廠工業得來的超利潤是被納在資本家底懷中，等差地租則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着。假如有人以為地租真是土地底成果，那真是最大的誤謬。地租是剩餘價值底一部分，如我們所知道的，這祇有勞動能夠造成的（註一）。在資本家的社會裏，生產手段底缺乏，使生產者不得不將作為剩餘價值所取得的剩餘生產物給與榨取者。這個剩餘價值，利潤或對於資本的利子之形態而被資本家所取去，又以地租的形態而進入於土地所有者底錢袋裏去。

（註一）一般地，即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以外之處，即交換社會之各員，將體現着比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量較少的勞動所之生產物担到市場來之時，無論何時，他總收得着他人底勞動。

例如假定為生產一封度的金之社會地必要的勞動為二千五百時間吧。某一金探索者因幸運之故，得在一千時間內洗滌了一封度之金，則他於其後，將自己一封度的金，等於價值的與含

有二千五百時間之社會地必要的時間之五百亞辛的織物相交換，這時候，他是無等量的取得了千五百時間的社會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這一無等量的過剩物，是基因於技術上的優越性，或耕地之優越性，可供例外的勞動生產力底原因之用時候，纔有取着超利潤或等差地租之形態的東西出來。

馬克思特別稱惡劣的土地所給與的地租爲絕對地租。而這（絕對地租）雖爲生產價格底追加，却不是價值底追加，且這只在生產價格在價值以下之時纔有可能。而這又當然只有資本之有機的組成，在平均以下之時方能存在。資本底有機的組成在平均以下的場合，因而生產價格在價值之下，惡劣的土地底地租是生產價格以上的追加，只有在既爲價值之上的追加之場合方能存在的。惡劣的土地底地租被包括在價值底範圍內之際，土地所有者底權利，使他能獲得生產價格與價值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之全部或幾分，且保持由具有平均以上的資本之有機的組成底生產之諸部分間之分割而發生的差異。但若惡劣的土地底地租

是價值以上的追加時，則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已經帶着獨占的性質了。馬克思稱此種地租為獨占的地租（註一）。

（註一）獨占的價格，只有在販賣者或販賣者的集團，享有其他的販賣者完全企圖不到的特典，例如對於發明之專賣特許，秘密，生產又或販賣之例外的權利之時，方能實行。獨占的價格能很顯著的抬高價值。價值以上的一切追加，固然以必須在價值以下去販賣的其他商品為其犧牲的。

等差地租之諸形態中之一，有依場所不同而發生的地租。生產底場所愈接近於原料又或銷賣市場，則運輸上的勞動愈少體化於商品之中，而這一事實更有使勞動愈益成為生產的意義。這裏設有二個的資本家的園藝業，其中一個住居於拉明斯克（距莫思科約四十二俄里）。其他的一個則在索哭里尼克，假定他們都供給胡瓜給莫思科。若莫思科不僅對於拉明斯克的胡瓜底生產，而且支付四十二俄里的運輸費，則索哭里尼的企業，雖在兩方的收穫為同一之時，若與

拉明斯克相比較，必尙能引致等差地租來。這就是因場所不同而發生的地租。因爲這地租是從較爲有利的場所中生出來故。因場所而生的地租在都市及都市附近的土地看來有重大的意義。

### 第五十八節 地租底諸形態之相互關係

我們爲說明絕對地租與等差地租之間的差異起見，曾採取了極簡單的例子。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市場底畫面是完全明白的。但實際上市場底現象是非常之複雜的。地方的，國家的及世界的市場之諸條件都對穀物底價格有影響。例如庫班地方可產出的穀物之每一匁特，或許會在亞馬卑爾，莫思科及倫敦來使用的。在以庫班地方爲標準而視爲最惡的土地，在全俄羅斯的規模上，或使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却決不一定是最惡劣的。可爲其他的土地做最惡的標準的土地，究竟在那裏，是不容易具體地指摘出來。土地所有者所奪取的等差地

租之混合物，也同樣不能以數字的正確性來實行的。他當締結貸地契約之時，要考慮（一）平均的收穫與（二）平均價格。而這平均價格恰是平均點，價格即年年上下於這平均點之周圍。但是，穀物底價格之動搖恰與收穫底動搖一樣，年年有極大的上下，所以土地所有者，在其他的場合，總要把肉和皮一齊弄到手中的。即不僅地租，而且要奪取由平均率而來的利潤之一部分，但有時不能攫取等差地租底全部，這也是非常明白的。對於農業生產物，從地方市場輸送出去，必因運送費而有困難，且從國家的市場輸送出去，因輸入稅及輸出稅而更見困難。運輸或關稅這等條件上的一切變化，都能變更地租之大小及性質的。如新設的各鐵路，為有利地輸出穀物而實行的鐵路之運費政策之一切的變更，個個的國家之關稅政策之變更，都能使穀物免除對於地方市場底依存性，而成爲世界的商品。這時候，在輸入穀物底諸國裏，絕對地租一時變爲由場所而生的等差地租。舉例來說，假定當該國家內的穀物之命令的生產價格，等於九

十八課貝克，絕對地租等於二課貝克。穀物一匄特之賣價爲一盧布。因爲這國家缺乏穀物，所以開始了穀物之輸入。假定外國的穀物因運輸費之結果不能低於方才所指摘的價格，即若外國的穀物也同樣是一匄特的賣價爲一盧布，則包含着運送費的外國的穀物之生產價格（三盧布）就成爲絕對命令了。納給土地所有者的二課貝克，是代表一盧布的命令的生產價格，與九十八課貝克的地方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的東西。即是說這二課貝克是變爲由場所之不同所發生的等差地租了。

馬克思稱此構成優等土地與惡劣土地之生產物底生產價格間的差異的等差地租，爲第一的等差地租。馬克思更區別從同一的土地部分上，順次地投下的資本之生產力底差異所產生的爲第二的等差地租。假定這部分土地，在每年支出五十盧布之際，能有五十匄特之收穫。這時候，穀物之實費爲一匄特等於一盧布。假若爲增加收穫及爲改良這土地底耕作，更支出了三十盧布，而這假如

在一年中能增進二十五個特的收穫。則補充的二十五個特底穀物之實費為一個特，等於30畝布： $25 = 1$ 盧布20課貝克。若資本家只支出補充的三十盧布而不顧慮市場，即若市場能夠支付這穀物之實費與平均利潤之和，則從這一事實，補充的穀物之生產價格，必須成為命令的了。若平均利潤率假如等於十，則生產價格必成為命令的（註一），而這生產價格是等於1盧布20課貝克+12課貝克= $1$ 盧布32課貝克。這樣，不僅剩餘穀物底價格，一切其他穀物底價格也必一同趨向這個特質去的。因而資本家對於最初的五十個特的穀物，每一個特支出一盧布，而對於這些穀物不是依照平均利潤率而受該一盧布十課貝克，而是受領一盧布三十二課貝克。這二十二課貝克底奪取，便是構成第二的等差地租的東西。

（註一）這裏關於利潤率之說明是非常簡單的。因為在農業上，資本大抵一年只回轉一回故。

假若借地人，資本家實施改良，且在借地期限內實行的改良是成功的，則第二的等差地租不歸於土地所有者之手而跪到借地人底錢袋裏去的。

第一的等差地租，是惡劣土地之生產物統制價格底結果。第二的等差地租，是投放資本於惡劣土地所得的生產物統制價格之結果。在我們所舉的例子，第二的等差地租是孤立地出現的。但是，實際上，等差地租之兩要素（第一及第二等差地租）皆有相互密切的關係。

### 要約

(一) 土地所有者，使資本家爲利用土地，不由得不將企業所收得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作爲地租而交與土地所有者。

(二) 若因地味豐饒，場所便利，有能力源泉存在等等，在當該土地上的當該商品之個個的生產價格（生產費加上平均利潤），比較支配市場的價格

之生產價格還要低廉時，則利潤底過剩，將無例外地除一切土地所招致的（一般的地租（絕對地租）之外，還有取等差地租的形態而入於土地所有者之手。一切的土地，因要被利用起見，纔由土地所有者讓渡出來。

（三）農業生產物底價格，通常是由惡劣土的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沒有這等惡劣土地底生產物，市場是不能支持下去的。因此在農業上，絕對地租是最惡土地底地租。與惡劣土地相比較，一切其他的土地所招致的利潤之過剩，就是代表等差地租的。

## 第十一章 勞動工資

### 第五十九節 價值與勞動力底價格

勞動力底購入時所取的形態爲勞動者底雇傭。勞動力底價格採取對於工作，對於勞動之酬報，即工資這個形態。但若資本家真實地對勞動者給與他底勞動所造成的價值，那末，個個的資本家底存在與夫全體的資本家的社會底存在都是沒有可能性了，這事我們早已知道了的。

實際上工資只是勞動力底價格，是在勞動力底價值之周圍上下着的東西。勞動力底價值應該這樣去理解的，即這是爲再生產出勞動力時所必要的一切東西之價值，即是勞動者爲生存上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之價值。但是，我們果能關於那對於一切時代，國家及勞動部門都爲同一的勞動者之慾望底一定的水準來

說述麼？這決不可能的。生產力底發展使勞動底欲望發展起來，且使其變形。因爲市場所需要的勞動力底性質自身要變化故。不曾受過教育，破衣粗食，沒有充分睡眠的，或者不知洗澡的勞動者決不能發揮出那複雜的機械勞動所要求那樣的注意，耐久及理解的。無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資本必須對於勞動者這個機械之附加物，分給一部分的注意，這猶如資本要利用機械必須注意一樣。表示於勞動力中的質的要求若是要被變更的，那末勞動者底欲望也隨而變更的是自明之理了。不過勞動者之所以變化，是隨勞動者存在於市場，且必須被人作爲使用手段，而從市場拿出來的這事之變化而變化的。技術的全過程，若完全不變更勞動者底使用條件，就不得通過勞動者而發現出來。資本家的世界無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總必須使勞動者蒙受多少文化底福祉。在近代的條件之下，使勞動者穿着野獸底皮毛，住居污穢的草棚（土地是非常高貴的阿！）這件事，比使他們穿織物所做的衣服，和住居於有電燈及設備着中央發

電所之採熱法的房屋，還要重貴一些吧。勞動者只是自己一個人之時，他多少能夠使自己的欲望之水準向上起來。喫香煙，看報紙，禮拜天喝一二杯酒，有時能去看看大戲。及他要為其家族準備必要品，和為將來的資本家而支出為準備未來的勞動者之生活資料之時，則他要離開其「人工的」(註一)欲望已經覺得困難了。那時與其丟棄喫煙，毋甯不喫飯米了。這樣地，勞動者底欲望雖然是遲遲不前，但總是在增大着。在先進的資本家裏，貯蓄銀行，那樣有用於勞動者奉仕，誠非無故。貯蓄銀行保證勞動者底「節制與節儉」，且阻礙其欲望之增大。這貯蓄銀行，使未婚的勞動者想到在他底工資之中，包含着名為其子孫而實為其自己底再生產之價值底一部分這件事，及關於他底將來的家庭上的責任之事。

(註一) 區分欲望為人工的與自然的這件事本身實是一種推測。對於烘過的麵包及調理過的食物之欲望恐怕是人工的了。因為在火還未發明之前，還不會存在過故。例如關於食

料，衣服，燃料，住宅等的自然的欲望，是隨其自國的風土的及其他自然的特徵，而有種種的不同。他方面，所謂必要的欲望之範圍和其滿足方法，却是歷史的發展之產物，且因此其大部分是依存於一國之文化的水準的，本質地尤由自由的勞動者底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因而是在怎樣的習慣與生活上的要求所形成的這件事所決定的。（馬克思）

他方面，平均的勞動者底欲望，是隨着生產吸引勞動者底妻子及他們底兒童，而漸次減少起來（關於這請參照既述的『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一章，當更詳細些）。最後，勞動者若爲他底勞動力之再生產所必要的商品之物質數量，是隨全體生產力底發展而增大的話，則爲生產這些商品之各單位所必要的時間是減少着的。這樣，勞動力底價值在其當時的具體的條件之下，是由勞動力底再生產時所必要的一切價值來決定的。

若勞動者階級爲增加工資的鬥爭，是爲謀勞動者底生活水準之向上，則這不是以提高勞動力底價格至勞動力底價值以上爲其目的，而是以勞動力底價值

本身之向上爲其目的的。但是，這種鬥爭還是以抑制勞動力底價格，使之不至低落到過低於價值之下，更爲必要些。因爲這裏有使其過於低落下去的一列的原因存在着。這些原因如次所述：

(a) 產業預備軍。奴隸所有者底榨取上的諸弱點中之一種在於無論有工作或沒有工作，都必須養育奴隸。然而勞動者呢，特別在資本家的生產發着熱病苦之際，比那更爲有利。在好況時代，企業的門戶廣大地爲勞動力開着。這時候，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或手工業者，比較很容易的能夠丟掉自己的犁鋤或作坊而完成到機械去的轉移。反之，在不況時代，則呈現反對現象。出征中的勞動者軍之一部分被轉移過來成爲預備軍了。在勞動者看來，這一移動是等於飢餓一樣的，失業若繼續下去之時，則等於餓死或向浮浪人，淫賣等等 (Lumpen-Proletariat) 的陣營去的移動一樣。不過，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產業預備軍是一個必要的連環，若沒有這一連環，則生產之急速的縮少及擴張都將

成爲不可能了吧。但是，產業預備軍除了勞動力底預備這個自己的任務之外，還有一點是對於資本家更爲重大的，即他保持那供給勞動力之水準遠高於需要之上，因此使勞動力底價格低減下來，且使之發生價值下之偏差。

(b) 作爲商品的勞動力之特殊性，即這商品完全不能保存起來這件事，也是諸原因中之一。拿到市場來的勞動力恰與有漏洞的酒桶一樣。高貴的液體流出着，必須早些販賣牠；因爲一秒一秒地在減少着故。這一事實使販賣人勞動者常處於不利益的狀態，使他有不能將自己的商品等於價值的販賣出去的困難。

(c) 勞動力底再生產以勞動者自身之再生產爲前提，在他喪失了勞動能力之後，只有別的勞動者來換他一法。假若從生產界出去了的勞動者（因死亡或病弱的結果）只有由工資所養育着的勞動者底兒童可以去替換，那末盲目而不動的市場之諸法則，必將使資本（一）給與勞動者以扶養家族之生活資料，（二）

使其處理勞動者要更注意一些，不至於因過快的榨取勞動者或因課以力量以上的勞動而至發生衰弱吧。資本必將不由得不把勞動力及其自身（本質地是相同的）之再生產所必要的一切給與勞動者了吧。換言之，資本必不由得不依照真實的價值來支付勞動力的吧。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勞動者階級因農民，手工業者等等之無產階級化之故，不僅在內部，而且從外部也能再生產出來的。所以，資本不僅有着榨取勞動者之可能性，還有着掠奪地去榨取之可能性。

從農村出來的新鮮的力量之無間斷的川流，雖然可以保證全體勞動者階級之免於墮落，但個別地却使各個的無產者的家有墮落的危險。

在勞動力販賣者相互間實行自由競爭之際，這正是勞動力底價格，有較價值顯著的低下去的傾向之最重要的原因。為緩和這一傾向起見，必須制限勞動者相互間的競爭之自由；而工會即實着這個制限。

## 第六十節 工資底諸形態

在還未充分發達的市場裏，常行着欺瞞購買者之歹事。然事若關係於商品「勞動力」之時，則被欺瞞玩弄的常爲販賣者。勞動力底秤是勞動日，但這秤是在一切秤之中最能伸縮自在的東西。我們已經把勞動日底長度最有多種多樣的事實說過了。一日中的勞動時間數，這可說是秤量長短的方法——尺度。但是，像同一長短的二根棒之大小容或各有不同的三樣，勞動時間底強度緊張性也會有各種各色的差異的。用針作工之際，一秒鐘能縫百回，也能縫到二百回的。排字工在一時間中有能排好千字的，但也有即使一秒鐘都不休息而祇能排齊三百字的也未可知。在機械勞動上，速度當然不是由勞動者所決定，而是由機械所決定的（註一），但是無論如何，這裏的工作愈見強度化，則不是這工作愈益要注意，就是一個的勞動者要管愈多的機械。

(註一)在許多場合，機械勞動底快速是和勞動者底工作之平均的快速相符合的。

諸國家的平均的勞動之強度是不一的。原則上可以這樣說，勞動者底生活條件愈良好，且勞動日愈短小，則他底勞動愈被強度化。不過在各國中也存在着那造成價值的勞動之根底上橫陳着的強度之自己的平均階段。在平均階段下的勞動之強度，對於資本家是一種損失。反之，平均以上的勞動之強度使資本家能得到超過利潤。資本家當購入勞動力之際，考慮這一事實，想從二方面，即從勞動日底長度和勞動底強度二個方向來欺瞞販賣者。這與他購買一袋乾草之時，選擇袋之較大者而將乾草壓進去的一樣。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資本家為獲得儘可能長的勞動日而鬥爭之事。關於勞動之強度化方面，如我們所既知的；也採用着嚴重的監督，罰金及解雇之外，又有包工制，賞與制，參與利潤之配分等等那樣的「教育的」性質的諸手段。製麵包的職人無論將麥粉以白麵包的形態或以小型白麵包的形態提供給購買者，問題決不因此而起本質

的變化。無論那一種場合，製麵包職人是販賣麵包的，使用者是買麵包的。無論用怎樣的形態將工資提供給勞動者，工資底本質也同樣完全不受任何變化的。牠常常是勞動力底價格，絲毫不會有什麼變化的。因勞動力被消耗之後，要間隔着時間而漸次恢復起來的緣故，所以只有時間可供作尺度。

也正惟因此，工資本質地是常由時間來計量的。這即在有着各個個的工資這形態之時都相同的。假若勞動者對於每一亞爾辛的呢絨受領十課貝克，這完全不是說他販賣了呢絨給資本家。一亞辛的呢絨在那裏只不過是用作時間之一種特別的尺度而已。經驗證明了勞動者一日平均上能製造幾亞爾辛。我們假定其為十五亞爾辛吧。則在十時間勞動日之下，一亞爾辛半表示其為一時間。 $10 \times 15 = 150$ 課貝克為一日的勞動力底價格。這一事實使設置使勞動底生產力增大起來的機械之際，最明顯的表示出來。企業家以機器的機械去代替手機械，他一經設置了這機械，若他不施行時間制工資，則使包工工資減少起來的度

數上，已經增大了勞動底生產力了。

不過，對於勞動者之最重大事却爲工資底形態。資本家所最願望的工資底形態正是對於勞動者最不利益的東西。在資本家方面，因爲包工工作可以使他減少關於監督的費用（註一），所以比什麼還願意牠。有幾種生產在包工工作之下，能在勞動者底家裏作工。包工工作與賞與制度（Premium-system）使各個的勞動者不由得他不與和他一起作工的同僚相對抗；於是各勞動者個別的努力使自己的勞動（註二）儘可能的強度化，而增大其平均的製品。成品額工資於是等於平均的製品，因此成品額工資結局必見低落。如此，勞動者成爲只爲了資本家而努力的了。

（註一）如製磚瓦匠那樣的工作，在工作完了後不易調查的工作，是例外。

（註二）不是如我們俄羅斯的國營產業那樣爲勞動者底國家努力，而是只爲資本家作工。

X

X

X

X

對於額外作工之給料，恰如對於工資之津貼一樣的東西。如勞動者對於包工時間受領自己的勞動力底價值一樣，對於額外作工，他好像受領了『當作酒錢』的某種剩餘物似的。但是這完全是誤解。首先第一必須知道，香煙及其他『人工的』欲望底價值——這等東西既然成為欲望了以上——是被包含在勞動力底價值中的。更加工作之最後的時間，無論是包工工作或者額外作工工作，都同樣比最初的時間要損耗更多的勞動者底有機體（Organism）。有機體是像有流動手段與固定手段那樣的。前者底消耗，可由吸取滋養及休息而回復起來；後者底消耗，則祇有賴大規模的補給，纔能回復轉來。額外作工，像在一般地不能測量長的勞動日之際勞動之最後的時間一樣，常以有機體之固定手段供其犧牲。縱令額外工作多少貴一些，例如比別的貴一倍半，然而這個工資底津貼，對於使自己的力量衰弱起來的勞動者，即為特別攝生一些都不充分的，或如工廠底經理所做那樣，時常為回復自己的健康到海岸去保養一月，是完全不夠

的。

有機體中底固定力之損耗，可由觀察精力之衰弱，對於傳染病之強大的感受性，早衰及死亡等來說明的。更加，額外作工若成爲一般的現象，則這本質地已經變爲包工工作了。對於這等工作之工資，無論是以包工目錄來支付，或以額外作工目錄來支付，無論是那一種，總之其工資是早在勞動者底預算中成爲一項目了。勞動者只靠固定給料是已經不能生存了。因而勞動者爲其生存，爲其必要的手段而賣出去的這個勞動日，事實上已有不可測度長的程度了。

（註一）

（註一）此外，額外工作使現役勞動者軍之數量縮少起來產，且使產業預備軍增大。各勞動者代替一人及五分之一的勞動者之處，十人的勞動者可替代十二人的勞動者，因從而業着的勞動者之各十人要在企業上驅逐二人的勞動者。

## 第六十一節 工資額之評價方法

要知道勞動者所受領的工資底確實的數量，不能用他在受領之時緊握在手  
 中的貨幣額來計算，祇能由他以這等貨幣在市場上所購入的消費品之量與實來  
 計算的。縱令莫思科的勞動者受領二十盧布，庫里促夫的勞動者只能受領十八  
 盧布，後者或許能以自己的貨幣，得到比前者的較多的實際消費品，也未可  
 知。正惟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工資爲二，即由貨幣之量所計算的名目上的工資  
 與由勞動力底再生產（所必要的）的實際的手段之量，即由消費品之量所計算的  
 實質的工資。勞動力底價格，有比一般的價格之增大落後些的傾向。所以如果  
 勞動者所必要的消費品平均地騰貴了百分之一〇，則工資雖騰貴了百分之五，  
 這在本質上依然是下落的。貨幣價值低落之際的名目上的工資，因貨幣底購買  
 力低落而更見顯著。

又必須區別照契約上所訂的工資之大小與扣除了罰金之後，勞動者實際上所得的額。遲到，因原料質地惡劣而起的生產物之品質不良，勞動者之服從不充分，這一切的東西都是罰金之誘因。資本家常不看罰金爲生產力底向上或爲保持規律之手段，却以此爲一種特別的收入項目。（在奧來霍薄·茲埃蒲之鐵木費·摩洛沙夫工廠，如一八八五年一月罷工時所說明的那樣，罰金達到工資之百分之二五。其後由工廠法所決定的罰金之最大限度雖爲工資之百分之五，但因工廠監督弛緩之結果，不曾很好的能遵守過。）

在許多的場合，資本家的企業想以物資的工資去給與勞動者。勞動者在工廠內的商店以信用票單來受領消費品（這裏所謂信用，不是指此語之正確的意義上講的。實際上不是資本家對勞動者之信用借貸，相反的，而是勞動者把自已的勞動力作爲信用而給與資本家的。他對於這勞動力，纔在已被消費之後受領工資而已。）

勞動者通常蒙受着種種的榨取，除事業家底名下的產業資本底榨取之外，還有店主底名下的商業資本底榨取，及往往在小規模的高利貸底名下的高利貸資本底榨取。勞動者從這小規模的高利貸借取利息極重的幾盧布，來維持到馬上可領的給料日為止的生活。使勞動者義務地用賒賬方法，來購買商品的工廠內的小商店，常使勞動者向同一的榨取者，支償全部的所得。但是，造就榨取底統一的這個用物資之工資，使榨取底性質更加慘酷。工資用物資給與之際，勞動者所能選擇的商品之數，要受極大的制限，而且商品底品質低劣，價格則被抬高而見騰貴。一方面，儘可能的減少必要的可變資本（註一），他方面，使勞動者義務地成爲工廠內的小商店之購買者，資本家努力想法使工資之支付回數儘可能的減少（註二）。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由一八八六年六月二日的法律，禁止了由物資的工資之支付及月二回以下的支付工資方法。但實際上因工廠監督之弛緩和勞動者。原告所蒙的壓迫，這種禁止常常變爲死的文字了。

(註一) 假若工資支付期限不短於資本回轉底期限，則資本家是以信用從勞動者受領一切自己的可變資本了。例如，製造商品，而爲由此商品來賺錢起見，苟不要一個月，且其工資是每月底一度支付的話，則資本家一點不曾前借給勞動者，不過將勞動者所製造的商品，販賣後所獲得的貨幣之某部分支付給勞動者而已。在商品由九個月支付或一年支付的票據而賣出去的前世紀的俄羅斯，因爲商品賣買遲緩之故，工資往往一年共支付二回。

(註二) 莫思科縣的工廠監督官耶壽爾這樣說着：「勞動者因支付期限完全沒有一定之故而苦惱着。工資之支付期限通常完全不在勞動契約上決定。經營主只顧自己的方便，一年二次（在巴斯里及羅在斯），三次，四次或四次以上那樣支付勞動者以貨幣。勞動者好像受領特別的布施一樣，必須向工廠主提出嘆願方能得到他自己工作了的貨幣。若干的工廠甚且實施着如次的制度：即一年間（僱傭期限之終結爲止）完全不將貨幣給與勞動者。若勞動者爲納租稅必需貨幣之時，貨幣是直接地送與那長或村長的。」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勞動者只有在工廠內的小商店上信用借貸的方法纔得維持其生活，他在

一年中對於這小商店始終成爲一個支付無能的債務者，這是不消說的了。

年終結賬之際，從工資中扣除商店之債務，一年勞動之後，勞動者往往只能受領現金總額幾個盧布而已。工廠內的商店給與工廠主以非常巨大的收入。若干的工廠在勞動者底雇傭條件上課着不許仰給經營主以外的食用品之義務。若干的工廠主之大部分的盈利是從工廠內的商店販賣商品所獲得的，不是從工廠底生產所得來的。』

## 第六十二節 俸給生活者底工資（薪俸）

企業家不僅購買勞動者底勞動力，而且也購買俸給生活者，即組織者，管理人，簿記者等等的勞動力。俸給生活者底等級愈高，又其所肩負的責任愈多，則資本家愈覺冷遇這種人，使其爲自己的階級的敵人之事是非常不利益的。下級俸給生活者當然比勞動者都還被榨取着。高級的俸給生活者如經理，技師等等不僅沒有被人榨取，反而資本家以利益分紅的形態，或以直接俸給的

形態，分與他們高級俸給生活者從勞動者榨取來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他們雖然蒙着勞動力底販賣者這個假面具，但實際上是資本家底同幫。他們常常能將自己的儲蓄投資於企業之中。在若干的場合，像這樣由資本去參加企業是他們之一種義務。除此之外，如我們所既述的，若干的高級勤務者（經理，監察員等等）在股份公可上能取得企業利潤之一部分，即以發起人及其他的主要人物，用俸給或由記章的報酬的形態來取得的（註一）。

（註一）這就是對於參加會議之報酬。記章是為計算會議之參加者所分給的。

### 要 約

- （一） 勞動工資是勞動力底價格。
- （二） 本質地不依存於外面的形態的勞動工資常是時間的。
- （三） 我們必須區別名目上的勞動工資（表現於貨幣上的）和實質的勞動工

資。實質的工資之大小是由消費資料之大小來決定的，勞動者由自己的勞動工資纔能得到這等消費資料。

(四) 勞動力底價格常在其價值之周圍動搖着（更精確些說，在其生產費之周圍動搖着，而這生產費是等於勞動力再生產手段之生產價格）。

(五) 勞動力再生產手段之大小，是依存於被要求需用的勞動力之質並風土及文化上的差異，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生產部門與不同的工廠之部門上，不是儘同一的。

(六) 為增加勞動工資之勞動者階級底鬥爭，是為阻止勞動力底價格，顯著地低落在其勞動力底價值之下，或為抬高勞動力底價值的鬥爭。

## 第十一章 資本家的蓄積與恐慌

### 第六十二節 再生產

生產過程一見似像是消滅底過程。勞動力，原料及補助生產物完全在這過程上體化出了，而房屋及用具則被漸次消耗的。假若生產實際地消費生產物，則我們曉得這是生產地消費了這等生產物。雖消費了勞動力，棉花，煤炭及機械，但生產例如能給衣服與我們。不過，若我們祇從個個的生產部門的觀察而忘却了這部門與他種部門間的關係，則似乎挽回勞動力與生產手段底消耗是很容易似的。假若得了衣服，怎麼樣呢？衣服不能代替消費用的煤炭而投諸火爐之中，也不能用牠來給養飢餓的勞動者（雖然這是可以穿着的），織機或紡機愈加不能代替衣服。不過，若我們能注意全體的一切生產方法之時，則問題成

爲完全別個的了。第一，這方法再生產出牠自身所消費了的一切東西，第二，社會本身也再生產着由不生產地所消費的一切東西。生產過程在這時候是一個再生產底過程，有其他自身的意義的。若生產力愈較發達，則再生產會被擴大起來的機會將愈益加多；即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在某一期間之間，例如將被比在一個年間所消費的東西更多些的機會也愈益加多了。不過，我們曉得歷史上構成社會存在底基礎之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底貯蓄不見得都是增大的，反而是減少下去，且漸次地與社會本身一同的歸於零去的實例也儘有着（這裏就有所謂古昔文化之消滅這種事情）。在這樣的場合，則我們是以縮少下去的基礎上的再生產爲問題了。多數的交戰諸國家曾在世界戰爭中間及戰爭底直後間嘗過這種立在縮少的基礎上的再生產之經驗。

最後，我們可將從擴大再生產到立在縮少的基礎上的再生產去的，或其反對的轉換點作爲單純的再生產來考察。即這種再生產是沒有任何的過剩品，祇

填補着生產的及非生產的消費而已。單純再生產不能使社會後退或前進，而祇使之停留於一定的停滯狀狀。社會底生產力底發展是與生產手段並消費手段之量的增大有密切的結連，社會分配着牠；即與再生產底擴大密切地結連着。

生產手段與消費品底再生產在交換社會上取着價值再生產之形態。關於這點，商品底矛盾在於從生產物底見地看來的擴大再生產，若從價值底見地看來則成爲縮少的再生產，且其反對的場合亦是如此的這個點上。

例如假定這裏有某個製麵包職人，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與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有着完全相同的商品目錄及同量的麥粉。可說他在一年之中完全沒有貯蓄，也不會費了些從前的貯藏物。這一件事好像就是單純再生產底實例。但從價值底見地，則將出現他種的畫面了。麥粉底價值因豐作底結果低落了百分之二〇。在現在製麵包職人底企業上，價值是減少了；所以這種再生產立在縮少的基礎之上了。

資本家的關係把再生產的價值區分爲生產手段價值（C）勞動力底價值（V）及剩餘價值（M）之三個部分。資本家把單純再生產作爲剩餘價值之完全的消費而理解着。擴大再生產在資本家的條件之下，祇有資本家只失却剩餘價值之一部分，而將他的一部分變爲蓄積品的場合，纔有可能。資本家的擴大再生產是與資本家的蓄積一致的。

試取紡織工廠之一年間的生產物來看吧。假定這生產物等於一千萬亞爾辛的印花木棉。每一亞爾辛的價值爲二十五課貝克。全價值爲二百五十萬盧布。一年間所消費的勞動力爲五十萬，原料及補助材料爲百萬。房屋及機械之損耗爲五十萬。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一年間的生產物之價值可如如次地區分起來：

C——1,500,000

V—— 500,000

M——500,000

命——2,500,000

假定在這企業中的資本底有機的組成，是與社會的總資本底平均的有機的組成一致的，因而在正常的條件之下，這裏所榨取的全剩餘價值，是全部殘留在經營主手中的。資本家在所得的五十萬的剩餘價值之中，一萬以地租的形態分與土地所有者，九萬以租稅的形態分與國家。殘餘的四十萬則構成他底利潤了。當然，資本家可以使用這總額；只不過他在一年之中的積蓄將等於零而已。

但是，如我們所既述的，大規模生產對於小規模生產之優越，是非常巨大的，後者漸漸地被前者驅逐着。生產集積底過程使資本家不由得不蓄積起來，且因此不得不使他擴大其企業之規模。這就是真實的競爭。弱者於是被驅逐出來。不能投下追加資本到自己的企業，且以從前的規模和從前的方法，繼續着其事業的資本家，勢非把高率的實費的商品供給市場不可。這樣，他不僅不

能得到利潤，反要蒙受損失。他將沒有流動資本，不能更盡企業家之機能了。

假若資本家不願意當作一個企業家，而甘受滅亡這個運命，那末他從自己的利潤四十萬之中，祇消費其僅少的一部分，而將其餘的部分，使用於擴大生產之上。所以，擴大再生產對於資本家是一個特徵。

假若一切資本家，締結一種以擴大再生產為條件而一文不留地來消費自己的利潤之協定，則事情必成爲很滑稽的東西。一年間的生產物是怎樣地在百分之十以上來區分的事，我們已經說過了。剩餘價值，首先第一是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之一部分。製造糕餅職人底剩餘價值是像一切的生產物一樣，不消說是有食用的形態。但是，我們決不能把他適用於冶金業，造船業，或製造車輛工廠底剩餘價值的。假若全資本家的世界，締結了消費所得到的一切的利潤，而拒絕擴大生產及投下新資本於生產，則生產着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必將蒙受損失了。預定在生產底擴大上去使用的生產手段，將不能實現，且與這等生產手段一

同，剩餘價值底一部分也將不能實現了。不消說的，人們能牽強附會地，來說二說生產手段之轉換到消費手段去的事實，即可以說一說車輛及機關車之轉換而成爲遊戲的玩具，或例外地利用在建築宮城及別莊等等上的建築材料。但是，實際上不能有這樣的事。在剩餘價值底大部分有着生產手段之形態之前，則資本家之向單純再生產的轉移，將不能實現多額的剩餘價值。這樣，剩餘價值底自然的形態，使資本家階級雖在不願意之時，亦不由得不蓄積起來。

### 第六十四節 再生產底構造

馬克思非常鮮明地究明了關於再生產的問題。他區分一切社會的生產爲（I）生產手段底生產，（II）消費手段之生產二個部分（註一）

（註一）這裏祇以構造爲問題，絲毫不由部門來區分產業這個具體的畫面爲當頭的問題，

這一點是必須銘記的。例如榨油工廠之生產物，若被使用於食用之時，則屬於第二部，但若

油被使用於製造乾油之時，則這時是屬於第一的部分了。

在第一的部分中，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之一切部分（C，V及M）具有生產手段的形態（圖I）。

在第二的部分中，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之一切部分（及C，V並M）有着消費手段之形態（圖II）。

兩部分在單純再生產之下，怎樣地分配着自己的生產物呢？

先從第一的部分來說明吧。

IC是進入於一個年間的生產物而為代用生產手段，殘留在第一的部分之內（看圖三）。

IV為代表勞動者之生活資料底價值的東西。因而是代表消費手段底價值，勞動者必須與這樣的消費手段相交換。因此IV是與為勞動者的消費手段相交換而必須轉移到第二部分去（圖四）。

I M 也同樣。因這裏以單純再生產爲問題，所以資方家（註一）全部消費了 M。因而 I M 是與爲榨取者的消費手段相交換而必須轉移到第二部分去（圖五）。

（註一）更加土地所有者及徵收租稅的國家在內。

表 I. 單純再生產之構造

圖 1  
第一的部分



第一生產年度之終局

一年間之生產物

在第一的部分之  $c \cdot v \cdot m$  是有着生產手段的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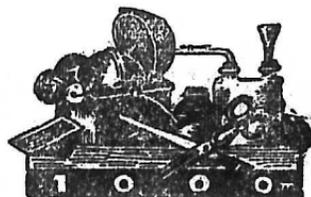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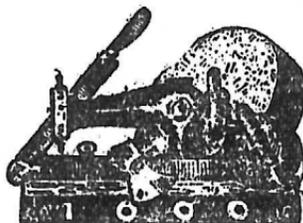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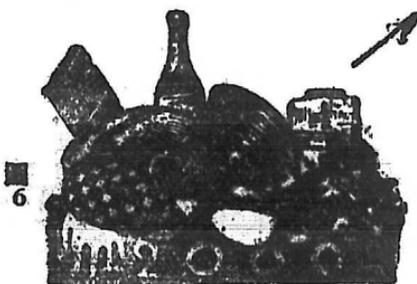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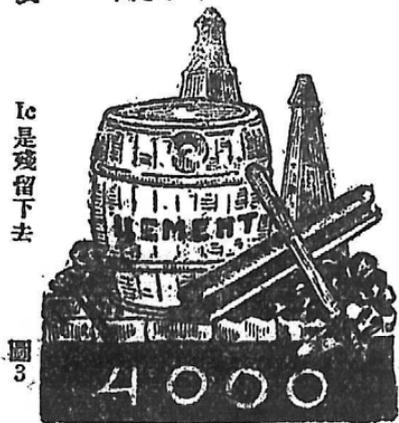
圖 2  
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  $c \cdot v \cdot m$  有着消費手段之形態



表 II 單純再生產之構造



IIc 被交換

兩部分間的交換 IV 和 M 相交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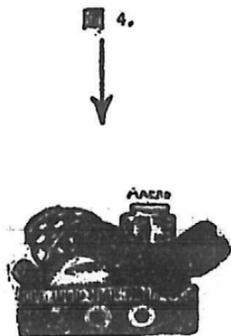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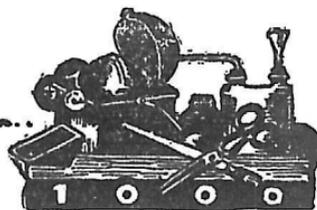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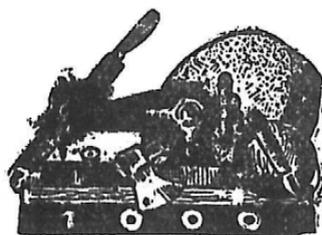


圖 7 IIv 和 M 是殘留着的

表 III 單純再生產之構遣

第一部分

留着



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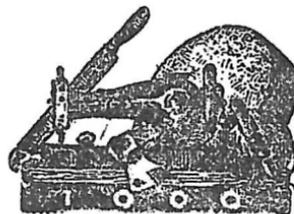
第二生產年度之開始  
資本底諸部分依使用別之配列



圖 9

第一的部分代替自身的 V 和 M 是  
為勞動者和資本家獲得消費手段

第二的部分



第二的部分代替自身的  
C 而在構生產手段 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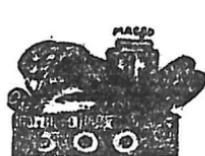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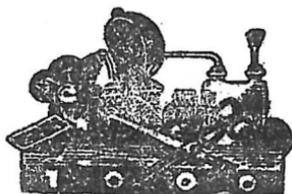


圖11 Iv 和 m 在殘留下去

然則，第二的部分是將自己的生產物之那一部分給與第一的部分呢？這必不是對於第二的部分之勞動者所必要的II V，也不是爲單純再生產底條件，而爲第二的部分之資本家所全部必要的II M。這只能是II C而已。而這II C雖有着消費手段之形態，不過是由價值去補充那在生產物中的生產手段而已（圖六）。

這樣，第二的部分將自己的C移轉於第一的部分去。  
爲代替什麼？

爲代替第一的部分移轉到第二的部分的IV + IM。

由此，單純再生產在資本家的條件上，祇依價值而成爲

$$IV + IM = IO$$

的場合，方爲可能的事，是很明白了。

假若IV + IM大於IO，則單純再生產底均衡被破壞了。第一的部分的資

本家，必須移到蓄積及擴大再生產去。爲什麼呢？因爲社會底統治下的消費手段，沒有能使他們資本公司消費其全剩餘價值那樣的多。

這樣，蓄積只有在第一的部分與第二的部分的生產物之相互關係，成爲

$$IV + IMV \text{ (大於) } II C$$

之時纔有可能，而且必須在這時才行。

這時候，生產手段底生產擴大，只有在爲勞動者的追加的消費手段存在着之際，方爲可能。對於勞動者的消費手段之追加的生產，在這場合，要求追加的生產手段等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上，說明着這樣的單純再生產底構造。

$$I. \quad 4000 C + 1000 V + 1000 M = 6000$$

$$II. \quad 2000 C + 500 V + 500 M = 3000$$

---

合計—9000

$$1). \quad IV + IM = 2000$$

$$2). \quad IC = 2000$$

$$IV + IM = IC$$

擴大再生產底最初的構造

$$I. \quad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H. \quad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

$$\text{合計——} 9000$$

$$IV + IM = IC$$

### 第六十五節 社會關係底再生產

資本家的再生產之定式，反映着社會的富厚底過程。即是社會存在之一切物質的基礎底再生產。

但是，這一反映是成爲矛盾的。第一，如我們所既述的，從社會的富厚底物質的基礎這個見解來說，擴大再生產可以是單純的，或從價值這個見解來看，又可以是縮少的，再其相反的場合也可以這樣說明。第二，社會的富厚的生產擴大底貯蓄，是取着個個的資本家底蓄積這個形，態及取着他們底利潤之一部分的形態。像兒童春天時候，從白楊樹中取去其樹油，而不曉得這要使樹木全體底生活及成長衰弱下去一樣，資本家雖取得了利潤，也不想知道這利潤之社會的意義。

我們必須注意表示在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上的資本底區分，即舊的價值(C)及從新地造出來的價值 $\triangle + \square$ 。生產手段底價值(C)回歸到資本家底手中了。這件事明顯地指示出，那使生產者從生產手段分離出了的這個榨取之主要條件，在我們的眼前。新創造而成爲一體了的價值 $(\triangle + \square)$ 是由交換社會之一員的勞動者底勞動所創造的。但是，資本主義的法則，勞動力買賣的法則，把這個

新創造的唯一的價值，區分爲勞動力底價值中的報酬的價值部分（ $\frac{1}{2}$ ），與剩餘價值（ $\frac{1}{2}$ ）之二個部分。全體的三個部分 C，V 及 M 都取了生產物或由此所得的貨幣這種形態，再度的回歸到資本家的手中。資本家只要在競爭戰上不被其同伴，即資本家所咬殺，則他從生產過程出來之後，依舊成爲資本家的。勞動者呢，如有名的寓言中的狐狸一樣，他與走進生產過程去時一樣，手裏沒有任何一點東西，從生產過程走出來。生產關係又被再生產起來。而這一寓言也再度地開始反復下去。

資本家若覺得殘酷對於他有利益時，他是決不殘酷的。他等待再把 V 返還給勞動者的機會。但是，不是單純的返還給他，而是與勞動力相交換來反還的。馬克思這樣說過：「在正常的蓄積之進行中所形成的追加資本，主要的是供新的發明爲發見，總括地說，供產業上之一切改良之利用的手段。但是，舊來的資本遲早也有一新自己的時期。到這時候，這舊來的資本可說變了顏色，

變成爲能以較少量的勞動而運轉較多量的機械及原料的，一種完備的技術的形態。

如此，在一方面，蓄積底進行中所形成的追加資本，與其自己的量相比，只能吸引愈益僅少的勞動者，同時在他方面，以週期地更新的組成，而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也愈益驅逐從來使用着的勞動者。」

這樣，移到較被擴大了的基礎之上的再生產，是不能吸引勞動者階級底全成長，即「自然的成長及他階級之無產階級化」了。與生產底擴大同時，勞動預備軍也被擴大了。對於這預備軍之勞動工資之壓迫愈見增大，且同時使勞動力底價格與其價值之差異增大起來。於是，階級的矛盾愈益尖銳化下去。

生產底集積使巨大的無產大衆，集中於大規模的企業（無產階級底集積）。隨技術底發展，必要勞動時間底減少，相對的剩餘價值底生產則見增大，且同時搾取率也增大起來。勞動者在社會的生產物中所有的分與部分是急激地減少

了。勞動力底買賣把社會分割爲二個部分，即區分爲勞動之極和資本之極，這事我們已經知道的（註一）。在勞動之極方面，出現了因階級的精神而愈見精密化，結合化，且被增大着的榨取及失業所抑壓着的勞動者大衆。取着矛盾性的資本形態的社會的富厚，因產業，商業，信用之股份公司化及獨占化，而變爲僅少的十億長者之間的軋轢之目的物。隨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之增大，技術與經濟的形態之間，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增大起來了。

（註一）馬克思特別地區別了資本底集積與其集中。

一個個的資本是生產手段之或大或小的集積，這集積之大小，命令或大或小的勞動者軍。

無論怎樣的蓄積都成爲新蓄積之手段。蓄積能使作爲資本而作用的富厚之量增大起來，同時使個個的資本家的手中的富之集積也增大起來……。與此同時，這個資本盡着新的獨立資本之機能，從舊來的資本分離出來。關於這點，資本家底家族內的財產分割特別演着重要的任務。即隨資本金蓄積之增大，資本家底數也多少要增加的。對於社會的總資本被這樣多數的

個別的資本所分割這件事……這等個別的資本之相互的牽引施着反對作用。這已不是與蓄積有同意義的生產手段之單純的集積，也不是單純的勞動支配了。這當可說是已經形成了的資本被集積起來而揚棄了這等個別的獨立性，就是有由資本家來收奪資本家，多數的小資本被少數的大資本所併吞了去的意義。因為一方面資本從多數的人們的手中離開出來了之故，所以另一方面資本在一個人的手中膨大起來了的。這就是在嚴密的意義上，蓄積及集積必須區別起來的集中。

在最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上，把資本的集中當作股份化與經營圈化解釋着。

這樣，資本底擴大再生產，同時就是資本主義底矛盾之擴大再生產。

## 第六十六節 本來的蓄積

在資本家之下，資本是從不會消費去了的利潤所構成的。若資本家於一個年間獲得了四十萬盧布的利潤，僅僅以五萬盧布去支持其生活，則殘餘的三十

五萬盧布被資本化起來，追加到資本之上而成爲資本了。

這樣，資本是從利潤得來的，那末利潤從什麼地方得來呢？這是從資本得來的。所以這裏行着迷惑的循環。這樣，那末最初的資本是從什麼地方得來呢？

不消說的，資本家必將他們底資本之本來的出現，「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的愛好勞動和節儉來說明的吧。

這果然是事實麼？指出自己的善行的資本家是對的呢？還是「雖孜孜勤勞，終得不到石造的邸宅」這個俄羅斯的諺語是對的呢？

更有一個問題。就是資本家的生產，必需有完全沒有生產手段的勞動者存在着這個問題。然則，像這樣「自由的人們」的集團是從那裏來的呢？

使他們自由的人們，沒有方法走到獨立的生產去的路途，且使他們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唯一的路途之外，其他一無所有的，究竟是誰之過呢？

資本家對於這個問題，必定立刻這樣回答吧：是無產階級自身失掉的；他們從前要飲酒，而且是懶怠者。他們不願做任何工作，把自己的所有盡根地爲飲酒所浪費了。從這等人們之中，方才出現了貧窮人這個種族……。

然則，愛好勞動的人們（指資本家）及其子孫，一直從很久以來就懶惰着，而懶惰者底子孫，却從很久以前就流着血汗工作着，爲什麼這個舊的間隙不但沒有偃塞，反而愈見擴大下去呢？

近代的產業資本底隆盛，是跟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作業機，即紡機，機械的織機之出現而同時開始的。

因此，紡績業在久長的期間內，是主要而決定的產業部門，其他一切的產業部門皆以牠爲基礎。至十九世紀後半期之初，優先的任務始移動到重工業去。

作業機對於早被應用且祇期望其必需的應用的蒸氣發動機，給與了多大的刺激。機械生產使西歐羅巴所蓄積了的資本格外豐富起來，這一資本本是早由

技術所完成了的其外的巨大的進步，即羅盤針與火藥之力所蓄積的。火藥與羅盤針使歐羅巴增大了掠奪底可能性，但對於生產土的可能性却沒有那麼的增大。火藥與羅盤針使有航行遠洋的可能。科崙布橫斷大西洋而向西前進，巴思科·達加瑪向南而行，而後迴繞了希望峯——沿着印度洋而走向東洋。他們兩人底目的是同一的。即是爲要探求海路，可以走到印度這寶庫去取得真珠，金，香料——胡椒，肉桂，生姜及肉荳蔻——以及當時同樣以金之重量來估價的諸商品。

爲探求一個印度，却發見了二個印度。巴思科·達加瑪到達了現在的印度，科崙布則在向印度的航道上而遭逢了亞美利加。

土著人民與歐羅巴人之長期的衝突，使前者付了許多的犧牲，第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歐羅巴的技術，在現在的我們看來，固然是非常幼稚，但是這比亞美利加的技術，比印度洋諸島的技術，其發達的程度已經不知要高幾倍了。弓和

原始的小船，在與鎗砲及船舶之鬪爭上，已經證明了其無力。於是就開始了殖民地上的混戰亂鬥。

科崙布把自己所新征服的領土分配於其戰友之間。土著殖民於是變為奴隸。在這等新的領主之下，土著住民究竟過着怎樣苦的生活，可由亞美利加的土著住民，為向自己的迫害者報仇起見，竟很流行地採用了一種實行自殺這個事實來證明的。經濟學者桑巴達引用了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即一個領主若與其自己的奴隸即印度人，一同睡在露天下的網罩之中，即可使其奴隸們停止自殺。因為奴隸怕在陰曹與其領主見面，所以斷了自殺的念頭。

凡殖民地底有價值的東西，都被吸引出而輸送到歐羅巴去。

最初，歐羅巴人在殖民地的一切生產物之中，尤以香料與金為最重視。但是，在資本主義看來，奴隸的黑人與棉花，却為殖民地之最重要的的生產物。若沒有棉花，則紡績業決不能得到那樣的隆盛。而產業資本主義一般的隆盛，

是從這紡績業開始起來的。又若沒有奴隸，則開始就不能採取棉花的。

各國國家（荷蘭，英國，法國，丹麥，俄羅斯）所創設的商業公司，祇在其販賣商品的期內，是商業性的。但是，商品受領底方法，雖可用便利的名稱，只是不會用錢去購買而已。馬克思曾這樣的說過：

「亞美利加的金產地銀產地之發見，土人之勳絕及其奴隸化；並埋沒其生命於鑛山之中，東印度之征服及掠奪的開始，亞非利加之被轉變而為商業的黑人狩獵場，凡此一切的現象，都是表示資本家的時代底曙光的特徵。……」

「盜綁人們的制度，比荷蘭想獲得可在爪哇來使用的奴隸，而在賽列別斯島所實行的，更顯著的制度是沒有的了。為這一目的，訓練出了特殊的人類盜賊。盜賊與通譯者與販賣業者是這商業之主要的交易者，土著的王侯是主要的販賣者。盜來的青年們，在充分發育到可以送上奴隸船之前，被關禁在賽列別斯島的祕密監獄之內。政府之某個報告上這樣敘述着：例如，在都市馬加沙之

中，充滿了秘密監獄，其中最可驚人的二所，滿裝着那些橫被別開家庭，強加鏹鏹而爲貪慾與暴虐之犧牲的哀痛的人們。……」

「殖民地制度促進了貿易與航海之溫室培養的成熟。獨占公司——業資本集積之強有力的槓桿。殖民地保證了當時正在發芽的工廠手工業的銷賣市場，且亦保證了因市場之獨占而增強了的蓄積。在歐羅巴底外部，用劫掠，奴隸化及強盜殺人等等的方法而公然地獲得來的財寶，流入到母國以後，就轉變而成爲資本……」

本來的蓄積之另一的源泉，便是國家的信用。關於這，馬克思也說過如下的話：「國家的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之起源，本來中世紀時早在蓋諾亞及威尼斯出現過的，但到工廠手工業的時代，牠始征服了全歐羅巴。公債爲本來的蓄積之最有力的槓桿之一。像揮動魔法棒一樣，牠賦與生產力給不生產的貨幣，使其轉化爲資本。且資本在這個時候，不必蒙受那產業上的投資或私的富

利貸業那樣要受不可避免的艱難和危險。並且這等對於國家的債權者們，本質上沒有給予任何東西。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借給國家的金額，已轉化而爲容易移轉的公債證書，而這公債證書却能與等額的現金完全一樣地作用故。

隨國債底出現，同時國際信用制度也成立了。在這一制度之中，也常常包含着這一國民，或那一國民的本來的蓄積中底一個源泉。例如，因威尼市的盜掠制度所產生的諸種卑劣行爲，也就構成了荷蘭資本家的財富之這種隱蔽的一個基礎，蓋因威尼市在衰滅時代，把巨額的貨幣借給了荷蘭故。荷蘭對英吉利的關係也是同樣。至十八世紀的初頭，荷蘭底工廠手工業已遠被人所凌駕，而已不成爲優越的商工國家了。這樣，將巨大的資本借給他國，尤其借與當時較優勢的競爭者英國，爲一七〇一年至一七七六年間的荷蘭之主要的營業之一……。

隨着工廠手工業的時代裏的資本家的生產底發達，廉恥心與良心之最後的

痕跡，也從歐羅巴的輿論中消失了。歐羅巴的諸國民，解嘲地誇讚其可用作蓄積資本之手段的一切醜行爲了。

從來僅在亞非利加與英領西印度間所實行的奴隸買賣，英吉利由偉特列西特媾和，從西班牙人的手裏，奪取了同樣可在亞非利加與西班牙領亞美利加間實行的特權，對於這一事實，很無恥地當作英國國策之勝利而廣事宣傳。英吉利取得了到一七四三年爲止，能對於西班牙領亞美利加，年年供給四千八百人的黑奴之權利……。

利物浦底繁榮，是以奴隸貿易爲其基礎而成的。奴隸貿易爲當市的本來的蓄積之方法。各國都有其自己的本來的蓄積之方法。在俄羅斯，本來的蓄積中有酒類之專賣權稅。在中國，是巨大的國家的職掌……。

馬克思以如次的語句，完結其關於本來的蓄積的一章：「資本是從頭頂到足尖的一切的毛孔官中，滴着血與污物而出現在這世上的。」

## 第六十七節 勞動力販賣者底基礎是怎樣造成的呢？

農民大眾底無產階級化，是與本來的蓄積之過程平行而發生的。農民不僅從農奴的隸屬中解放出來，且也與土地脫離關係了。服侍貴族的從僕們，現在成羣結隊的被投放到勞動市場來了。

封建的家臣團底解散，及急發的暴力的土地收奪，因這些原因而被從自己的地位中驅逐出來的人們，即自由的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不能像造出他們之迅速的過程這樣迅速的，能被新興的工廠手工業的產業所吸收。他方面，從舊來慣常的生活樣式突然地被丟了出來的這等人們，要其馬上順應新的制度之訓練，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有幾分是因為性癖使然，但大部分是因為環境的壓迫，終至轉化而為成羣的乞丐，盜賊及浮浪者了。於是，從第十五世紀之末葉到十六世紀全期之間，西歐洲諸國都制定了關於對於浮浪人的殘虐的法

律。現在的勞動者階級底人們之祖先，因為沒法子只得做了浮浪人及被救恤的窮民之故而受過懲罰。立法只在當時已不見存在的舊生活條件之下，去作工與不去作工都是他們自身所定奪的這個假定之下，把他們當作『自願的』犯罪者來懲治。

一五三〇年的英國法律，這樣寫着：『年老而沒有勞動能力的乞丐，准予去做乞丐。但若身體強健的浮浪人，則應受鞭笞與監禁之刑罰。他們被綁在貨物馬車底後部，鞭笞到鮮血滴流為止之後，即解回故鄉，或回到最近三年間所居住的地方，必須出具『應去工作』的誓言。若有人因再犯流浪罪而被逮捕，就要再受鞭撻，割去半個耳朵。若重犯三次，則作為重罪犯人及社會公敵而處以死刑。』

馬克思更接續地說：『這樣，被強制的剝奪土地，且被驅逐出來，終至轉化而為流浪者的農村的住民，依照奇怪至極的殘酷的法律，用鞭撻，烙印，拷

間等等刑罰，總算學得了有必要於雇傭勞動制度的訓練。」

先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民經濟，是自然的經濟。

農民對出賣纖維及購買成衣，甯喜使用亞麻和毛織物。他們除了織與鹽以外，不想購買任何物品，有必要的物品，都想自己來製造。勞動者則不然，他是交換社會之真的一個構成員。他出賣他所有的一切，不，出賣着他唯一的所  
有之勞動力。在他，必須且能領取的一切東西，都是由購買而得到的。所以，  
在資本主義看來，農民之無產階級化不僅造就了勞動力底販賣者，且也造出了  
貴族之補充者，即商品之新的購買者。而在這貴族底經濟中，貨幣關係是早就  
浸透了的。農民之無產階級化，使國內市場擴大了，這與殖民地之奴隸化造出  
外國市場完全一樣。

手工業的同業組合底崩壞，是與農民之無產階級化相平行的。工廠手工業  
使職人變爲勞動者了。

第十八世紀中的作業機底發達，使在英國的資本主義底一切前提，都出現在眼前，這些就是資本，勞動力和市場。資本主義自達到了必要的規模之後，也同樣繼續着資本底蓄積，生產者之無產階級化，後進國民之奴隸化這些工作，不過其法稍有不同，即現在是用純資本家的方法來繼續這些工作了。資本主義從在卵中攝取滋養分的胎兒，變成爲獨立的生產過程。資本主義在愈益擴大着的規模上，再生產着其自己存在的基礎，即資本與勞動力，並再生產着種種的矛盾，使資本主義不會完全成熟之前而即從內部爆發起來。

### 第六十八節 市場

社會的生產之過程，無關有怎樣多的分歧，總是有着統一性。在交換社會上，這個生產之統一，現出純粹的市場的表現。一個商品之實現，是與其他許多的商品之實現有着密切的關係。資本家能在勞動者之中，找求長統皮鞋及印

花布底購買者之前，勞動者必須找得自己勞動力底購買者。反之，製造長統皮鞋或印花布的勞動者，為再能無障礙地販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前，他們以前所製造的生產物必須找得購買者。不過，二個商品之市場關係當然不必一定是這樣簡單明瞭。二個商品之中間，或許被幾百的連環所結合着，也未可知。而這結合是不可避的。像水面的波浪一樣，市場底一切擴大或縮少，要成為廣大的波紋而影響到種種的產業部門去。

假定陸軍部需要百萬亞爾辛的印花布吧。又假定陸軍部以每一亞爾辛一盧布買入了這些印花布吧。更假定其包辦人為每一亞爾辛賺着五課貝克的工廠主吧。（假若他們所有着的資本是一年回轉三次，則這一年，能構成百分之一五的妥當的利潤率）。他們所得的利益，全體成為五萬盧布。然則，他們對於其殘部九十五萬盧布怎樣處置呢？他們將以這一全額，作為勞動力，原料，補助材料，機械及房屋修理材料等等的購買者而出現。因而實現之波紋，從印花布

而轉化到絨毛，煤炭，機械及煉瓦了。這一波紋似乎狹小的。保辦人爲什麼得了百萬而僅爲九十五萬盧布的購買者呢？但是，實際不是如此。得了五萬盧布的資本家們，將其中的一部分費用於自己的消費上，即他們成爲消費手段底購買者而出現着。而資本家地蓄積其他的一部分，即作爲追加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底購買者而出現着。因而若資本家們既不是財貨底保管者，則他們必須以販賣者而活動的金額，拿來作爲購買者而去活動。這樣，百萬盧布從陸軍部轉到紡織業者手中，再經他們之手，一方轉到牧畜業者（對於絨毛），煤炭業者，冶金業者等等的手裏去，他方轉入到肉店，糕餅製造業者，釀酒業者，絹及天鵝絨的生產者等等的手中去。這一切的販賣者，必須順次地成爲購買者而出現的。這樣，這一波紋到其自身的範圍無限地縮小爲止，是要不停地廣泛地流波到遠處去的。

反之，假定一對的商品——縱令這與前者同樣是百萬亞爾辛的印花布——在其

被製造出來之後，因某種原因而不能實現。那麼，市場縮少之否定的波紋，將從印花布開始起來。印花布不能實現而殘留着這個事實，使絨毛，煤炭，染料，勞動者並資本家底消費手段等等底實現，也歸于停止。這一切商品不能實現起來這件事，又順次使其他的商品之實現也停止起來，而無限地繼續下去。無論怎麼樣的商品之後背，都有期待着實現化的其他的商品之無限的順序，無限的行列，站立等着。一商品之阻滯，要使全列的運動停止。

更就信用關係來說吧。我們已經知道：價值依純粹的信用方法，能夠通過一系列的階段（原料供給者，工廠主，躉賣商人，零售商人）有時還存在一系列的中間的商人或投機業者。爲這一系列信用而發生的票據，或放留在自己的直接的受領人之紙夾中，或拿到銀行去貼現。零售商人支給躉賣商人的票據，在躉賣商人是可供向工廠主之支付手段用的。而工廠主復可轉給原料供給者，而順次展轉下去。這樣，票據所取的路徑是與商品所取的相反。但是，

無論如何，信用之全鎖環能正當地連繫的，是依存於最後得到商品之人，我們現在的例中是零售商人，把這商品實現起來這件事上。假若他銷賣不出這商品，或者因價格下落之結果，只得受着損失去銷賣，則支付困難將從這一階段波及到各階段去。但支付困難要伴隨信用之縮少。而這縮少，將影響到這個方向。第一不能用信用來購入生產手段，要使生產停止。第二不能用信用來販賣，要使銷路閉塞。生產之縮少，首先第一使勞動力底販賣者之購買能力縮少起來，更使資本家底購買能力也縮少起來。

但是，在種種的生產部門間的這樣關係，因交換本身底矛盾的性質，不是把資本家的經濟底安定的鞏固性增大起來，反使牠減少。這一切使人想起那茅屋的村落中的各個房屋間所存在的關係。這些生產部門雖各做各自不同的工作，雖是個別的建築，但一經着火，就全被連燒。

## 第六十九節 恐慌

個個產業部門有如我們既述那樣的相互關聯。某一種商品之銷路一有閉塞，就要誘起他種商品之銷路閉塞。爲要打通銷路之閉塞，首先第一，個個的產業部門之間，必須要有極正確的均衡之存在。一般地說，這樣的均衡，只有社會的生產在計劃的組織之下之時，纔有可能。但是，在交換關係混亂之際，生產是被天天的均衡破壞相關聯的苦痛的結果所統制着。但是，只這些是不充分的。縱令消費者有生產物之必要，而商品不能滿足消費者之需要。商品是要有購買者的；然而勞苦羣衆底購買力，却愈益追不上生產底發展。實際上，資本因使農民羣衆無產階級化之故，不僅獲得了勞動力底販賣者，而且獲得了資本家的商品之購買者。吃自己的穀物，着自己所製造的縞布的農民之自然的經濟消滅了。農民漸次地轉化而爲在市場上購買一切消費品的勞動者了（註一）。

但是，市場之這樣擴大，不轉瞬就遭逢了如次的難于克服的障礙。這就是費用于購入勞動力的部分之資本，受了制限，換言之，即可變資本受着制限，隨機把勞動者從企業中驅逐出來，社會底總資本之有機的組成增大了。即可變的部分相對地減少起來，不變資本與相當于剩餘價值的其他部分，則形增大（相對地減少， $\circ + \triangle$ 增大着）。然而一切勞動者階級底購買力是以 $\triangle$ 之大小來計量的。

（註一）更正確的說，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一方造出農業勞動者，半農業勞動者的貧農及到工廠去的勞動者，他方造出富農。像列寧所立證了的那樣，農村中的階級分化過程，使資本家的市場二重地擴大起來。富農成爲生產手段（農業器具及機械，耕種用的家畜），及留聲機等奢侈品之購買者，而貧農呢，縱令他底消費比在本身崩潰而離開自然經濟以前較少，然亦需購買更多些的東西。因爲他盡依所購買的東西而過着生活故。

不消說，勞動者底消費，比生產底範圍較爲落後，但這件事是能由消費手

段底生產本身，隨資本之有機的組成之增大而被移置於第二位的地位這件事，可以補救幾分的。生產手段底生產，正在開始演着愈見巨大的任務。但是，無論怎樣，這一補救是不能豫防恐慌的。因為生產的連河，無論怎樣延長，總是要有消費形態的一個出口故。

無論如何必須出賣生產物，即必須賣給能將支付這一切生產物底價值的人這件事，在生產者僅能支付生產物底價值之一部分之時，是與勞動力底購入相矛盾的。而這生產物底價值之一部分，相當于勞動力底價值。因這種緣故，作為購買者的勞動者，就被驅逐到第二位的地位去了。

隨技術及信用之發達，投放資本到新企業去這件事，日益容易，但從企業提出資本出來這件事却日益困難。對於房屋，機械等等的費用（固定資本），在長期存續的企業，為額較大，且被預定了的。當然的，一切當該資本家，能以出賣自己的資本，或化為股份，能很容易地從企業提出資本來的。但是，問題

並不因此而見變更。不過是這資本，因為轉化而成爲他項資本，所以分出去了而已。不過企業既經創設了以後，就必須運轉起來，而將山積的商品送到市場去。在好況之時，新的企業，被急速地創設起來，股份公司底發起人，竭盡全力來活動奔走。創設新企業這件事本身，造出對於建築材料，機械及勞動者人手之需要。需要的波紋，廣泛地展開下去，許多產業部門底銷路，於是頓形活潑，生產也得有廣泛的展開了。某種產業部門上所惹起的局部恐慌，急速地歸于消滅。但是，好況本身，却在自己之中隱藏着消滅自己之諸原因。當新企業或新建造的舊企業，以全速力來開始工作之時，市場已經充塞了山積的商品，而對於這些莫大的商品，却沒有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存在。過剩生產在最初時期，還帶着祕密的性質。中間的商人們還繼續地購買商品；商品還從某一職業層流轉到他一職業層，但一到流通界而到消費界（生產的或真的消費的）去的時候，這商品就要停滯了。于是，停滯的波紋從一部門波及到他部門去。但不管

這樣，慣于資本之急速的回轉的企業，尙能把自己的流動資本減少到最少限度（因資本起急速的回轉，則流動資本越減少其必要。因此能把流動資本之一部分，變爲爲擴張作業的固定資本）。于是，一切都突然的經營回轉之滯澀。若不能銷賣既製的商品，則沒有東西可以支付給勞動者，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能購買原料了。無論怎樣總想銷賣出去的這個一般的傾向，誘起價格之災變的下落（註一）而在價格這樣的下落之際，要想在從前的規模上繼續生產，只有賤賣商品所得來的完全不充分的金額了。

（註一）在商品直接交換商品這個條件之下，不會發生交換之一般的不利益的事情。某種商品之交換，蒙受不利益這件事，就是表明他種商品之交換，受了利益。一切商品在交換之際，超出了金貨圈之時，問題當然是不同的。這時候，金貨圈的周圍的混亂，或許是一般的現象也未可知

當這時候，一切企業只有向信用機關求援了。但是，在平穩時代，本一視

同仁的充分地供給一切商工業的這個源泉，到一般的恐慌之時，也成爲涸竭無力了。存款者却向銀行要求自己的存款。一切都渴望着現金，都燃着要把商品與債權變作貨幣之希望。但是，這樣的希望是完全不能實現了。因爲存款總額比存于國內的貨幣總額，通常要超出數倍故（註一）。

（註一）同一千盧布，可以幾度的爲存款之對象物。例如甲以存款形態把千元存放銀行，而銀行將此金額貸給某乙；某乙以這千盧布；向丙購入商品。而丙又將此金存放到銀行去；銀行更將此借給某丁。這樣的順次反復着。

於是恐慌突發，破產從例外變做常事。一系列的企業，停止工作，勞動者被丟掉至街頭。其他運命較佳的企業，則只做半週的工作。勞動者的購買能力之減少，愈使市場底情勢惡化起來，市場出現了長期的不活潑狀態（不況）。

最微弱的企業，當然因此恐慌而頓見消滅。這等企業，大體第一沒有充分的流動手段，第二這等企業，因落後的構造與不充分的勞動生產力之結果，不

能適應于不況時代的低廉的價格。有着較豐富的生產手段的企業，恐慌之後爲使適應于低廉的價格起見，利用技術上的一切最新的改良。技術上的諸種改良，需要投放新規的資本。而這等新規投資，復引起市場擴大之波紋。

好況復徐徐地來臨。前面所說的故事，又將從頭開始了……。

世界規模的資本家的生產，如上述那樣，過着週期的萎縮與收縮而進行。每次的萎縮狀態，總要惹起生產手段和生產者底無事可做與滅亡。階級的矛盾，便日趨於尖銳化。

### 要 約

- 一 生產過程同時就是再生產過程。
- 二 再生產有擴大與縮小二種。單純再生產是從縮少再生產到擴大再生產去的轉換點。

- 三 在交換社會，再生產帶着價值再生產這個矛盾的性質。
- 四 在資本家的社會，被再生產了的價值，可分爲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 $(C + V + M)$ 。
- 五 擴大再生產在資本家的社會，取着資本家的蓄積形態。即資本家貯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使之轉化而成爲資本。
- 六 蓄積對於資本家，是絕對必要的。因爲，資本家在相互競爭上，勝利通常是被有較巨大的資本所有者所佔取。小規模企業被大規模企業打倒之結果，生產，同時資本並勞動力也被集積起來。
- 七 若區分一切產業部門爲生產手段之生產(I)與消費手段之生產(II)二個部門，則在單純再生產之下， $II C$ 必須相等於 $I(V + K)$ 。而在擴大再生產之下， $II C$ 必須較少於 $II(V + K)$ 。
- 八 資本之再生產，同時是資本家的社會關係之再生產，且是社會的矛盾之

再生產。資本之擴大再生產也就是社會的矛盾之擴大再生產。

九 在一切產業部門之間，存在着由信用關係而有強力的連鎖的市場關係。因此，某產業部門上的市場之擴大或縮少，不問多或少，總要影響到其他的產業部門去。

十 世界經濟過程在資本主義之下，表示隆盛期（好況）與沈滯期（不況）之交代。從好況轉換到沈滯期去時，有災變的恐慌之性質。

十一 世界的恐慌所以發生的諸原因如次：生產之不均衡，勞動羣衆的購買力，劣於大量生產範圍，及流動資本在隆盛期中變爲固定資本。生產底範圍與市場底限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到尖銳化之時，銷路之恐慌，因種種產業部門中所存在的連鎖的關係與世界經濟之組織上的統一，急速地從甲產業部門擴大到乙產業部門去，且由一國波及到他國去，而帶起世界的性質。

十二 恐慌之時，最小規模且最乏存續能力的企業，必見倒壞。因此，恐慌為資本集積諸原因之一。最大規模且最有存續能力的企業，由增高自己之技術的水準，可以適應不況時代之低廉的價值。因此有投下新的不變資本之必要；而這些新的不變資本底移下，又影響市場擴大。不況漸次被隆盛所替代。一切又從頭開始起來。

##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成熟與崩壞

### 第七十七節 金融資本

資本主義成熟形態，有如次的特徵：

一、股份的資本形態之優勢。不論創業利潤收得之舞弊及掠奪的支配力底亂行，股份企業總比個人的企業，更要鞏固些，更有存續能力。這件事可由下述之事來說明：第一，股份公司比個個的企業家，在獲得追加手段上更容易些；股份公司可爲此發行補充股券及債券。第二，股份公司在長期間，即沒有利潤也可繼續工作。若股券沒有收入而使股東破產，那對於他們，的確是乏趣的。但是，企業本身是與這一切沒有關係的。在企業講，沒有利潤也能發揮那樣的機能這件事是很重要的，這恰如乾燥地帶的植物，能長期的在沒有溼氣

之浸潤中成長起來這件事是重要的一樣。股份公司之這種「雖乾燥之中而仍確固不拔」這件事，在價格下落的不況時代，是極其重要的。股份公司一方翹足而待好況之來臨，他方却能以生產實費去販賣自己的商品。

二．獨占的結合，新地開特，托辣斯，康翠爾，代替各自獨立行動的企業而出現於世。

產業底嘉答爾化，這正是在資本主義自身所造就的惡劣的條件之下，使資本主義存續且使之適應的一個形態。資本家的經濟，想靠結合而探求着可以解脫自己的矛盾的救主。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及對立競爭，已被轉化而為某結合體與他的結合體間的競爭。在大規模的結合體統治着市場之間，一面要想統制需要與供給，他面要想計劃地遂行生產。

三．商工業資本與信用資本的結合，在商工業與銀行之極奇怪的結合之中，我們沒有區別何處是商業資本底終點，及何處為信用資本底出發點之可能

性。在某時候，企業結合爲工廠，大經營，鐵路，汽船航船，礦山及礦坑之聯合。在他時候，有力的產業的康翠爾自身，爲財政統治自己的企業計，創設着銀行。以獲得他人的企業底股票爲目的而發生的特別公司，便是代表介在信用業與產業的企業之間的中間的形態的東西。

產業資本與信用資本之這樣的結合物，謂之金融資本。

但是，這一切的轉化，都是關於形態上的問題，其本質是沒有變動的。

資本主義的真髓，卽生產手段之私有財產制度是仍舊被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立在資本家的見地，則樵夫對於自己之斧的權力與德國的十億長者史丁耐氏對於其炭坑，鐵路，冶金工廠等等的權力，都是同一制度底現象。

A·克擄伯在其告自己的銅鐵工廠的勞動者檄文中，如次地說着：

「無論何人，無論什麼事變，都不能使我反於自己的意志而勉強地有所讓步。關於經營工廠，我將以我從來一貫地所實施的愛情，遵照我的原則，來

管理工廠的。到我明白了勞動者們，一如從前的看作自己爲構成企業中的人員，而依然保持着既往所表現的誠實爲止，我將如預定的實行先前所述的事  
情……。和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樣，我在自己的家中，當然要保持主人底資格  
……。

私有財產自身就是矛盾的東西。牠要分割不能分的東西。社會的財富再生  
產的機構，只有一個。而私有財產却把這個機構底個個的輪及螺螄，賦給種種  
的機械師之手。而他們機械師，每個人便和別的機械師分離開來，且互相對抗  
地行動着。生產底範圍愈增大，又技術適用之可能性擴大，則私有財產之矛盾  
愈見尖銳化，且技術與生產關係間所存在的衝突，也愈益激烈起來。

最初之中，引導資本之非個人的性質去的股份化，在金融資本底時代，却  
給予一種完全相反的結果。

「朕卽國家」，法王路易十四世這樣說過。「我們是有一億住民的合衆國底

經營主」，以洛克弗拉及摩爾根爲領袖的九十三人的美國大資本家，也能夠那樣說哪。以自己爲社會生活之一切源泉底所有者的這數十名的人們，不僅不收容在癲狂病院之中，相反的，他們真是實際地管理着這一切的財富，不過其管理的主旨是在於不利於社會，而有利於自己的而已。

股份的資本形態，好像不在於細分生產，而在於細分財產（於股東之間）似的。實際上却是反對的，股份的形態，第一因少數人取得了巨額的創業利潤，而造成財產之集積；第二股份化使各個的資本單位有數倍的增大。要想操縱股份企業之權力，僅需百分之三〇乃至四〇的股票就可以了。若甲股份公司所有着乙公司底股票之著大的百分比，則巨大的股東甲，終至能掌握甲乙兩公司的權力。多數的股份公司依自己的相互關係而造着很長的連鎖（「母」公司，「子」公司，「孫」公司等等）。大資本家可由此來與那比他自身有數倍優越資本作競爭。資本家對於社會之威力，變質而成爲少數富豪之權力了（德國產業之

「史丁耐氏化」，美國之「摩爾根化」)。擁護資本家階級利益底完備的工具即「民主主義的」政府，變為工業王掌中之從順的工具了。階級底腐敗在政府底腐敗上反映着。容易被買收的「國家的執政者」及官吏，從大富豪底懷中，收受賄賂來裝私腹，且為服侍大富豪起見，無論何事都不敢辭却的。被金錢所操縱的，不僅是資本家的出版物，即資本家的科學也何嘗不是！美國的富豪以那樣的巨大的金額去維持大學，不是徒然供其犧牲的，而是由此得以獲取對於供職大學的學者們之指導權。假若這等學者們，一經到達了對於大資本家有不利利益的結論，馬上就要要求他們保持柔順的沈默。假若有不識貨的學者們，那就要被驅逐出去。教授勞斯，華爾德，安特里斯及其他許多的學者之運命，就完全像方才所述的一樣。

## 第七十一節 金融資本時代的資本家社會之根本法則

在產業獨占底條件之下，交換社會底根本法則，勞動價值法則，是以何種形態繼續地作用着呢？

這問題非常複雜。因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底經濟關係是非常複雜而混淆着故。到現在為止，對於這一問題，還沒有提出明確的解答的研究成績。因此，我們只能說一些現有關於一般的性質之少許的註釋。獨占的價格果真是毫無拘束的價格麼？

獨占的商行，在具體的條件下活動着的商行，追求着最大利益這個目的。無論那一個商行，都努力想獲得儘可能多的利潤額。最高的價格果真常常給與最大的利潤額麼？決不是的。商工業所獲得的利潤額，是等於用販賣了的商品單位數，去乘一商品單位們平均利潤所得的數目。假定每一枝鉛筆，可給與工廠以一課貝克的利潤，則工廠只能得到和販賣出去的鉛筆數相等的課貝克之數。

生產費在企業組織不便的場合，並不是與生產底規模增大而同其比例地增大起來的。在精製了的原料之量增大之際，管理費，建築物損耗費等之增大，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度。越是大量地購入原料，燃料等，則其價越低廉。有某程度的銷路保證着之時，則當該企業能與製造原料的企業相結合起來。反之，銷路底減低，若以商品底堆積及機械底休止來脅威企業，其結果，則該企業雖在高率的價格之際，也不免陷入於蒙受損失而運轉機械的難境之中。生產底範圍越是比较的巨大，則生產在其技能的方面，愈能設備全完了。

試揣摩一種鉛筆之價格，銷路及成本費之這樣的相互關係問吧。

鉛筆之價格	銷路	成本費	利潤總額
一二課貝克	八・〇〇〇支	一〇課貝克	一六〇盧布
一一全前	一〇・〇〇〇全前	九 全前	二〇〇全前
一〇全前	一六・〇〇〇全前	八・五全前	二四〇全前

九	二〇，〇〇〇	八	二〇〇
八	二五，〇〇〇	七，五	一二五

可知最適宜的價格爲一〇課貝克。而獨占的企業當競爭之際，價格本可低減到八課貝克以下之時，便保持十課貝克的價格。

所以，關於形成獨占價格，有二個原因，即勞動生產力與獨占底壓力是。當該部門的勞動愈較生產些的，則價格愈將低落；又獨占底壓力愈較大些，即當該部門因獨占底優越性而對自己的購買者愈給予較多的壓迫，則價格將愈昂貴（註一）。先來說明第一的原因吧。當我們說「勞動底生產力愈大，則價格愈將低落」之時，這是表明價格是被勞動價值所統制的事實（參照第二章）。第二的原因（對於購買者底獨占壓迫）是將價格提高到當該部門及其他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之相互關係所支配的價格以上，即將價格提高在勞動價值以上。爲的是什麼呢？不消說的，是爲其他微弱的部門，即還未曾嘉答爾化，或獨占的壓

力較微弱的部門，纔去這樣做的。這些比較微弱的部門，把自己的生產物，在價值以下販賣着。一般地，價格之總額是要和價值總額相一致的（註一）。

（註一）嘉答爾使生產手段底販賣者們不得以紙據的價格去販賣他們底生產手段，他用這個方法，壓伏生產手段底販賣者。這件事可使成本費減少，因而也減少獨占價格。這樣，關於形成價格上，對於購買者底壓迫，在某一程度上，是與對於販賣者底壓迫相均衡的。

（註二）金也同樣能在獨占的條件之下來生產的，但問題不至因此而有所變更。假若有力的產業部門，把自己的商品與金相交換之際而不能獲得多餘的價值，則金在與微弱的部門底商品相交換之際僅能獲得多餘的價值。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有與利潤率均衡傾向底法則相背反的情形。實際上，沒有嘉答爾化的產業諸部門，是以競爭的價格，販賣着商品。反之，嘉答爾化了的產業諸部門，是以最良好的價格，即以獨占的價格，販賣着商品；因而，

嘉答爾化了的產業諸部門，獲得追加利潤。但是，這不過祇是表面的背反。爲什麼能夠獲得追加利潤呢？若我們在心中揣摩一種純粹資本主義的條件，即我們若除去了社會上不能嘉答爾化的諸要素（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來看，則我們可以曉得，在產業中的嘉答爾化了的部分，是以犧牲不會嘉答爾化的部分，而例外地獲得着追加利潤。前者二重地榨取着後者，即第一從他們購入生產手段之時，及第二向他們販賣生產物之時，施着榨取。利潤率在競爭這個條件之下是被什麼來均衡化的呢？是被資本從利益鮮少的部門流轉到利益較多的部門去這件事來均衡化的。在產業獨占底條件下，這個道程是困難的。假定「非協定者」與鞏固地嘉答爾化了的生產部門相競爭吧，則他必然要招收北的。

不過，達到利潤率均衡這件事，還有其他的途徑；即將來的嘉答化的途徑是。購入和販賣之際的不利，使立在競爭這個原則之上繼續連轉下去的諸部門，不由得「不嘉答爾化的」（註一）。這樣，利潤率均衡傾向之法則，一方面表現

其自身於嘉答爾化過程之強化及擴大化之上，他方面表現於消費的合作社底發達之上。假設這一過程之終末為各個別的部門，且一切力量在鬥爭上都是平等的吧（實際上，這樣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我們祇就其向平等的傾向說而已），那麼，一切價格都處在同一的「獨占的壓迫」之下了。因而，個個的產業部門，以其他的部門為犧牲品而自去取得剩餘價值這件事，也成為不可能了。前面所指摘出的原因中的第二的原因（獨占的壓迫）之勢力，便是保持均衡的東西。價格復被直接勞動生產力之條件，即被勞動價值所統制了。

（註一）不消說，「結合是與這相平行而進展着。遭遇酒瓶托辣斯之獨占價格的啤酒釀造業者；他自己能夠創設玻璃工廠。煙葉托辣斯若不滿於煙葉栽培主所提出的價格，煙葉栽培主，也可以創設製煙工廠。和其他的「非協定者」相比；他有不被人剝奪他底原料之特權。

這裏，新的不平均又被曝露出來。這便是種種的組織構造不同的部門底利潤率之不平均。許多人常有看作勞動組合為勞動力販賣者底嘉答爾之傾向。但

是，因勞動力完全不能保存，且勞動力底生產不能隨意停止，其結果，勞動力販賣者底嘉答爾，不得不比其他的嘉納爾為微弱了。這裏的「獨占的壓力」也較為微弱。於是，勞動力底價格，便會在其價值以下了。

因此，當該部門底資本之大部分，愈被使用於購入勞動力之上，則當該部門必有愈多的利潤（註一）。不過，結合要使利潤均等起來。且因這結合之存在，真有高度的資本構造之部門，能夠併合那祇有低度的構造之其他的部門了。專買勞動力，且專賣勞動力販賣者所需要的消費手段的單一的嘉答爾，必是這一過程之終局的結果。不過，資本主義在實際上，是不是能夠存續到這一成熟的程度，這個問題當在後面來說述。

（註一）這樣的事情，定要阻礙技術的進步。用必須在獨占的市場去購買的機械來替代勞動力這件事，已經不大惹人注意了。

他方面，作為購買者底勞動者，因消費合作社之力，能夠把自己的結合性充分地去與消費手

段販賣者結合性對比起來吧。

## 第七十二節 帝國主義

我們已經把現在資本主義運動之線，理論地延長到其理論的終結了。而這條線是集中在包括一切產業部門的唯一的嘉答爾之中。當畫家屋之際，我們爲使繪畫正確起見，同樣也把這繪畫之線，理論地延長到一切線之匯合的點的地平線之上。但是，很明顯的，這不是說家屋實際上能伸長到地平線爲止。

迄今存在過的生產關係底組織中之無論那一個，決不會到達過那完全的，一切方面都齊全的成熟狀態。組織之內部的矛盾，在這制度能終局地達到成熟之前，使這制度破碎起來了。關於資本主義也是同樣。資本主義底一部分雖尚未成熟，但其他的部分已經腐爛着。一方面，小規模生產還未完全消滅，不能變質而成爲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低度的農民羣衆，還保存着，他方面，資本主

義早已衰敗，分解，製造着有異常的大力的爆發瓦斯（註一）。生產底範圍與有限的市場之廣度間所存在的矛盾，極度地在尖銳化着。商品之實現化，愈見困難。出路只有一個；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機能資本，將在母國沒有銷路的商品，輸送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去。更因利潤率底低下與嘉答爾化之結果，不能在母國開始連轉的資本，也被輸出到這裏來了。資本金輸出方法，一部分是用借款這個形想，借給與後進國政府，一部分是投資在商工業及銀行方面的。但是，後者與前者之間，建樹着血緣的關係。資本是和接木一樣，從組織發達的國家而移植到後進諸國家。

（註一）一般地，資本主義可看作爲有電光那樣速度的過程。產業資本之百五十年的期間，比其以前二千年還更激烈地變更了世界。

隨移植在新的地盤上的資本主義發出了強力的萌芽，本國的資本遭遇着殖民地的土著資本這個愈覺可怕的競爭者了。機械製造工廠之熱心地探求外國市

場，不下於販賣完全精製品及半製造品的企業。但是，一方面，任意的商品之輸出與他方機械之輸出間所存在的差別，猶如絹之輸出與鴛子之輸出間所存在的差別一樣。輸出於殖民地的一切機械，使殖民地對於本國之經濟的隸屬減少起來。

在金融資本產業獨占之時代裏，殖民地問題在異常尖銳化着。輸出商品及資本到殖民地去，這正是到達不能更形發展的資本主義之唯一的出路，這正是要想脫出低下着的利潤率的資本之唯一的避難所。

但是，殖民地不是代表無制限的面積的東西。自亞非利加大陸在第十九世紀被探險，被征服之後，在這地球上，已經沒有不曾下手的殖民地的地盤了。這等殖民地的地盤，恰在資本主義最切實地需要作為冷藏箱的殖民地之時，已經消滅了。而這冷藏箱却是散發資本主義的矛盾之灼熱的雰圍氣而使之冷却的東西。世界已經在資本主義的列強之間分割盡了。賊品被分割了之後，祇由用武

力奪取隣接國家所有着的一切的領土這個方法，纔獲得這一切領土。正惟因此，武力在金融資本及產業獨占的時代，成爲有決定的重要性的經濟的要因。資本家的國家，只有依賴武力，方能防衛自己的領地與獲得新領土。一國對於他國之通商條約，果對於強國之資本家有利與否這件事，及後者（他國）果能用禁止關稅（註一）去抵制外國底競爭而擁護內國市場與否，完全依存於該國之武力。

（註一）例如在日俄戰爭當時，俄國有着弱點這件事，使俄國不得不同意那種通商條約，即對於德國有利而對於俄國則爲破產的通商條約。

擄取時常不能離開戰爭，擄取者常爲保護並擴大擄取之分野而輸送被擄取者到戰場去。不過金融資本的時代，格外是國民經濟之真實的軍事的復活之時代。軍事的產業諸部門（武器，爆發物，槍彈之製造，軍艦，飛行船及飛行機之製造）具有特殊的意義。幾百萬的勞動者和農民，經常武裝着。巨大的金額爲維持軍隊而被消費着。無論那一個產業部門，其技術總沒有像軍事事業那樣

有巨大的發展。不過，這是不足驚恐的；因為產業方面，祇不過實施有利可圖的新事業（參照四十八節），然在軍事的事業上，則凡是可使關於破壞及毀滅的「勞動」底生產力增大起來的新機軸，是毫無躊躇地被適用着之故。武裝底方法，軍艦底建造等，急速地變化着。昨日還是最新的技術的東西，到今日早已變為老朽無用的贅物了……。

軍事產業之過度的增大，從戰爭底威脅這個結果而變為製造戰爭之一個原因。我們已就重工業一般之好戰性的原因說過了。軍事工業底好戰性，更能明白的理解。一切軍事上的動亂，對於軍事工業預約莫大的利益，而且這軍事工業，勾通可用金錢去操縱的國家機關和出版物，企圖掀起一切軍事的火燄而使之爆發出來。

金融資本底時代，是世界經濟之種族的產兒時之陣痛時代。完全統一的世界經濟之技術上的前提，早已出現於表面了。但是，統一的世界經濟之組織，

因交換矛盾之結果，在交換社會中可說是不可能的。嘉答爾化的過程，既然不能到達終局（即單一的嘉答爾），則不僅不能減少恐慌之可能性，反使之增大起來。因為恐慌之一切原因，還在很鞏固的規模上殘存着故。實際上，在金融資本底時代，世界的恐慌之間所存在的間隔，不曾增大而且減短着。世界經濟底統一，表現於充滿着世界戰爭底危機及在戰爭之際，個個的國家之間沒有可以遏止戰爭的障壁這些事業之中；所以戰爭一旦開火，勢必牽連全世界無疑。

在金融資本底時代，企圖獲得世界霸權已成爲一般的目標。不能使國家的經濟變爲世界經濟之有機的一部分，這件事誘起使世界經濟從屬於國家經濟之希望。強大的諸國家裏，實行強奪世界（帝國主義）的政策，而各國各爲自己遂行着這一政策。極少數的國家，結合於強大的同盟國之中。帝國主義爲金融資本及產業獨占底時代之最顯著的特徵，所以可把這全時代叫做帝國主義的時代。

照列寧底定義，那確立獨占與金融資本底統治，資本輸出具有重要的意義，國際托辣斯開始了世界分割，且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已經完成了分割全地球之全領土，在這個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一系列的產業恐慌，必須依賴世界戰爭。這個災禍，纔能終熄。這樣的世界戰爭，曾在一九一四年爆發過。

###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底崩潰

世界戰爭，在其本身的破壞力講，比從法蘭西大革命到這次的世界大戰爲止的一切戰爭之總破壞力，還更強大些。在一九一三年之末，歐羅巴曾有四億百萬人的人口。在正常的條件之下，則歐羅巴的人口到一九一九年的中葉，必能增加到四億二千四百萬人。然而實際上，那時候祇有三億八千九百萬人。若人們注意到卽死在戰場上及因傷致死的人數也不下一千萬人這件事，則這一損

失是不必驚恐了。從一七九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爲止的一切戰爭，祇出了四百萬多些的戰死者之總數。充分相當於技術所達到的進步之破壞的能率，是澈底地被施行了。被破壞了的鐵路路線，都已崩潰，森林盡被砍倒，耕田遍掘了塹濠，而在此塹濠之下，却建築了水泥造成的市街。若以金錢來計算，則這一戰爭消費了三千七百八十億盧布；即比從一七九三年到一九〇五年的一切戰爭所消費的總和，還要超過九倍之多。

資本主義已不能耐久了。戰爭中所展開的破壞力，因資本主義底矛盾之賜，却比資本主義自身還更強有力了。當戰爭還未終熄之前，資本主義的連鎖，像其他一切連鎖一樣，其最微弱的連鎖之一，即在俄羅斯，已被切斷了。俄羅斯的勞動者階級，將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從一系列的交戰國中脫退出來了。

無論產業恐慌自身具有破壞一切的破壞力，可是牠往往能掃清那舊積在資本家的經濟的機構上的塵埃，而開發新的隆盛期的端緒。但是世界戰爭的災

禍，已把這個機構打壞了。不過，這不是說被破壞了的一切物質的價值，沒有復活的可能性。在近代的技術之下，這一切東西在不出數年就可復興的。世界戰爭所造就的狀態，對於人類雖不是致命的狀態，然而對於資本主義確是最後的絕路。

世界的資本不得不實行企圖粉碎俄國勞動者階級底權力了。然而聯合國諸國，沒有這種力量了。因為這等國家不能把自國的勞苦羣衆，驅使出來去進攻勞動者和農民的共和國。於是他們祇得在白色將軍及波蘭貴族們和蘇俄鬥爭之時，爲援助他們而浪費了莫大的手段。要把俄羅斯從全世界分離開來的這個企圖，給與資本家諸國的經濟之打擊，比給與蘇俄的，還要大些。沒有俄國的穀物，森林，亞麻，大麻及皮革，英國是立脚不住的，這猶如俄國沒有英國或美國的機械，不能立脚住一樣。資本主義在與生產關係之新形態作鬥爭之時，不得不承認其自己之無力了。於是生產關係之這個新的形態，代替資本主義而出

現了。

資本主義在解決關於莫大的戰費賠償這問題（賠償問題）上，完全曝露了其無力。被浪費了的金錢，必須有人去支付。現實的資本之一定單位虛布，不問從何處借來的款，或已變為火藥之煙，都要以擬制資本的形態或以國債的形態，繼續存在的。但對牠必須支付利子，且早晚必須償還。無論戰敗國底實金業等願與不願，他們對於以本國的本位制所發行的，而為他們所有的債券，事實上不得不同意其廢棄了。例如德國因馬克下落之賜，現在能以數個金元，就可支付軍事並鐵路借款上所負的自己的一切債務，及戰爭終熄之時所蓄積的抵當證書（千五百億馬克）了吧。戰勝國方面，問題是不同的。他們這些國家底莫大的內外的負債，依舊保持着。法蘭西，白耳義，義大利既向英國借了款，又和英國一起向美國借款着。一九二一年之中期，聯合諸國底相互負債的書面如下：

各國對美國的借款(單位百萬金盧布)

英國	九二六二
法蘭西	七二二八
義大利	五三一八
坎拿大	一三九四
白耳義	九六四
俄羅斯	五三〇
墨西哥	三七〇
波蘭	二七三
日本	五二六
捷古斯拉夫國	一八三
智利	一七八

資本主義底成熟與崩潰

合計	一三三九二〇
各國對於英國的借款(單位百萬金鎊布)	
俄羅斯	五八一四
法西蘭	五五七〇
義大利	四七六八
白耳義	九四四
賽爾比亞	九〇
賽爾比亞	二二一
以上各同盟合計	一七二〇七
澳洲	九〇〇
紐錫蘭	二九六
坎拿大	一三八

南非洲

五五

以上一切殖民地合計一二七九

總計一八四八六〇

對於法國的借款(單位百萬金盧布)

俄羅斯

二二二九

白耳義

一一二七

巨果斯拉夫

五七五

羅馬尼亞

四一〇

波蘭

四〇〇

希臘

三四〇

捷克斯拉夫

一〇四

合計四八八五

這一切債務支付底源泉，只有依靠德國之支付賠償金。對於保着殘喘的奧國，爲使牠將來有支付可能性起見，聯合諸國，現在還需借款給牠，使其得以支撐下去。

依凡爾賽講和條約，從德國掠取了愛爾薩斯，羅倫，煤炭豐富的薩爾地域，煤炭與鐵豐富的上部修列齊亞之大部分及東西普魯士之一部分。德國所有的一切殖民地（約三百萬平方哩囉米突）都被沒收而分割於聯合國各國之間。德國被強制的讓渡一切所有的商船，莫大多數的車輛，機關車及其他鐵路用的材料，且每月被強制的交付多量的煤炭業並化學工業底生產物。除全部沒收以上所說的一切之外，聯合國更向德國要求每年支付巨額之金。（二十億的現金及德國所輸出的總商品價值之百分之二六。而且支付總額是被漸次增加的），作爲利子與返還賠償金底支付。此項賠款總額，相當於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聯合諸國，對於這個總額，一點不許讓步。因爲他們自己的費用非常浩大之故

(聯合諸國底軍事費，已達二千五百二十億盧布)。完全疲憊已極的德意志，無論如何不能支付這樣大的總額。所以德國資本家們，雖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着政府，把租稅的全重壓堅決的課負在勞動者羣衆底肩上。法蘭西因爲德國不能勵行支付，占領了德國重產業的中心地——魯爾地域。……於是發生了消極的對抗(作爲向法蘭西的稅抗，把魯爾地方的工業底作業停止了)。爲助長消極的對抗，德國曾消費了巨額的金錢，然這些大抵是進了資本家底私囊。後來這一企圖歸於失敗，且使德國的經濟，根本地發生了動搖。國民大衆嘗着未曾有的貧窮和飢餓。這些就是德國所陷入的絕境，同樣也是其追求者所陷入的絕境。

同時，戰勝國之中，卻成熟着爲獲得太平洋上的霸權之新的衝突。在殖民地方面，爲反抗外國並內國資本底權力而發展着勞苦羣衆之深刻的運動。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氏，在凡爾賽條約締結之前所聲述的軍備全廢，已被強力的武裝建造軍艦及航空機關所替代了。從前，人們都以德國爲軍國主義之唯一的罪人。

現在軍國主義的強國德意志，已經不見存在了（德國沒有保持十萬人以上的陸軍之權利），但軍國主義却愈益強大着。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愈錯綜紛紜，則愈成爲好戰性的，且愈促進其自己之終局的破滅。

### 第七十四節 蘇維埃俄羅斯·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若清楚地觀察了資本主義的事實，則很容易能夠預見：怎麼樣形態的生產關係必須替代資本主義而發生出來這件事。資本底集積，是和生產底集積，因而和無產階級底集積，伴隨而起的。技術底進步祇不過增加失業者軍與貧窮的勞動者軍而已。無產階級底結合，隨他們對於榨取者底憎惡之增大而增大下去；他們底自覺與組織上的教練，也日見增大。同時，生產依靠資本家底個人的企業心與創意性的事，也漸次地減少起來了。活動而好於企業的階級，往往變成而爲寄生蟲的貸金業。如我們所既知的，資本主義在其成熟的時代，已從

促進生產力發展底發動機這個機能，變成而為阻礙牠底發展止動機了。衰微了的經濟制度為繼續地存續起見，單靠勞動者底血汗已經不充分了。因此，還需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流出血海。

在資本主義遭遇着這個絕對沒有出路的時機，無產階級不得不從生產界放逐那妨害生產底發展的障礙物，資本主義，且必須奪取經濟組織體在自己的掌中。俄國的無產階級，這樣做了。我們不由得不預想，在最近的將來，因賠償問題而到無路可走的德國底無產階級，也必這樣做吧。

無產階級把生產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專心一意地保持走向共產主義去的路徑。保持走向沒有榨取的，單一的全世界的計劃經濟去的路徑。共產主義不知道什麼市場及貨幣，也不知道什麼商品。牠是巨大的單一的合作社，一切社員，除幼兒與病人之外，都參與生產，且一切社員，沒有例外的，都以同等的權利去參與消費。生產與消費之間間隙，在這裏已經消滅了。社會為集團

地從事生產而集團地消費，且爲集團地消費而從事集團地生產；生產與消費，合流在統一的再生產過程之上。

對於利潤之渴望，已不是生產底原動力了，生產本身的利害關係，成爲生產底原動力。只有在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個條件之下，現代一切技術上的可能性，方能發揮其完全的存存意義。生產過程，除實現已經到達了的可能性之外，更必須開拓新的可能性。而這些新的可能性之程度與意義，我們現在是很難想像得來的。

但是，在脫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裏，在勞動者階級奪取經濟的並政治的權力時機與共產主義完全見於實現之間，必有一個多少長期間的過渡期存在。所謂共產主義，就是世界經濟底組織形態，且牠只有在完全廢除了資本底權力之時，統能完全實現。然而，在舊的資本家的諸國中，勞動者階級底勝利，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之第一期，要遭逢大的障礙。像勞動組合貴族過

着比較良好的生活一樣，勞動者階級底上層部分，一切熟練勞動者，製作人等也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因為舊的資本家的國家底資本家們，能夠把從自國及殖民地的廣大的勞動者羣衆榨取來的一部分殘餘，給與勞動者階級底上層部分。可是現在這等上層部分，也已經不能分得些殘肴了；他們於是也夢想共產主義，這是不足奇怪的，不過他們是並不着急的。勞動組合底機關，適合於合法的活動，即適合於為獲得五課貝克或十課貝克而去鬥爭的；因此，要牠轉移到革命的軌道去是很困難。於是，那阻止勞動者羣衆之革命的鬥爭的社會妥協主義，便應運而生。社會妥協主義者，在勞動者羣衆作激烈的革命的鬥爭之際，便成爲資本底僕婦，便成爲勞動者階級之最危險的友人。

正惟因此，革命的火焰，最初的第一次，便在落後的國家俄羅斯中發燒出來。反抗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從歐洲的西部進向東部的（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於俄國）。反抗資產階級的勞動者階級的革命，將從東方向西方

進行。恐怕，繼俄國之後的，也輪到被逼的無路可走的德國身上吧。因為德國在這個絕境之中，除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故。若原料豐富的俄羅斯與技術上高度地發達了的德意志，廢除了資本家底羈軛之後而互相團結，則必成爲未曾有的強有力的經濟的統一。這時候，至少在歐羅巴中，資本將被無產階級的政權之國家所包圍了。勞動者階級底權力，沿着地球之表面而愈廣泛地普及起來，則資本主義底生活能力，愈見困難，而革命也將從這國到那國而急速地蔓延下去吧。我們雖然不能正確地預見革命底路程進行圖，但是打破母國底經濟生活的一切基礎的殖民地並半殖民地的東方革命，必定會演很大的任務，這是毫無疑問的。

無論如何，某程度的過渡期是不可避免的。且這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國與資本主義諸國間的鬥爭期間，並且是這等國家底共存的期間。因爲不得和資本主義的諸國家共存下去的結果——且有與這等資本家的諸國家保持經濟的關

係之必要——無產階級底國家，不能在自己的經濟中，把交換底諸要素一次地廢除乾淨。這個過渡期，不僅在國際的規模上的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底鬥爭的期間，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底鬥爭的期間。在過渡期中，共產主義不僅要擴大下去，而且還會深刻化。牠將完成資本主義所未完成的生產底集積，而吸引農民及小規模生產者羣衆到共產主義的建設來。

現在蘇維埃俄羅斯，正沿着這個路程進行着。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最初三年間，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其沒收資產階級底全財產及集中產業到蘇維埃政權所有去的方法，是這樣的：即第一使階級的敵人完全拋棄其經濟生活底操縱權，並必須沒收了他們與革命作鬥爭時所使用的（且使用過的）一切物質的材料，第二，一切戰線上實行着的戰爭，使國家的一切物資有集中於勞農政府底掌中之必要（註一）。

(註二) 產業底國有化與國家底軍國主義化相一致的。

在擊碎了資產階級底軍事的敵對行動之後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的時代。牠是一面採取交換經濟本身底方法(手段)，同時是交換經濟起變化的時代。

集中在勞農政權底手中的大產業和運輸，復轉移到經濟交易，即移到買賣的原則去了。在第二位的產業部門上，小企業便貸借給個人。若蘇維埃俄羅斯底利害關係，認為有必要之時，則將利權貸借給外國的資本家。即以生產物底一部分付給國家，且限定幾年以後，將企業全部移歸國家為條件，而賦與創設企業之權利。

對於中農經營及手工業，則勵行種種的支持方法(與農村結合)。因為在戰時底破壞，未曾全部復興之前，且國家之電氣化，產業之完全的集積，與夫農業之向最便利的形態去的轉移，凡此一切問題未曾解決之前，九千萬農民的生活，對於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底經濟，實具有決定的意義。實施市場底合法化

(商業底自由)，以代替戰時時代之照票分配的制度(註一)。不過，這件事和交換社會底真髓的市場，是完全不同其趨的。和真實的商品運動和平行的，這裏已經有由一生產階段到他的階段的國營產業生產物底運動實行着。而這一運動，只不過表面地蒙着商品運動假面具而已。如果國營鐵路從國營的炭礦，購入煤炭，或國營炭礦從國營的機械製造工廠，購入機械，則我們必須條件的去理解這個買賣。因為購買者和販賣者，同一是國家本身故。國營的生產物，這時候，條件地取着商品形態。但是，這生產物底購買者為個人之時，便成為真實的商品。國家不僅僅作為生產者而出現於市場，而且作為商人，出現於市場。國營企業，在其與個人的企業家作競爭的過程裏，在資本從前不可分地流治着的場所——市場——上，學得征服資本之方法。國營企業之向托辣斯，新地嘉特的結合(參看第十五節)，以及國營股份公司，同樣是條件的所有者。在牠們管理下的生產手段與生產物，可作為資本看待；而關於其行動之得失，則可

依據平均的利益和損失來下判斷。轉移到勞動者階級手中的生產手段之一切結合物，都取着國家資本這個形態。

（註一）在戰時準備條件之下，這種制度是被一系列的資本家的國家所採用過的。

國家資本主義，在資本家的諸國中看得到的。這種國家主義，一方面在純粹的國營運輸業和產業及混合型的股份公司（即公司之股票之一部分，為國家所有的）在存之時，發現出來，他方面在國家限制個人企業之若干的自由，使這些企業實行國家所必要的生產綱領之時，也要發現出來。國家資本主義，在世界戰爭中，尤其在資本家的諸國內風靡一時。那時候，多數的產業部門被軍國主義化了，其他的產業部門，在生產底問題並生產物底分配問題上（如世界戰爭中的沙皇俄羅斯的軍事產業委員會），蒙受了國家之某程度的計劃的干涉。但是，西歐羅巴的國家資本主義之意義和新經濟政策之間，却有如次的不同之點：即在前者的場合，榨取者階級，即在自己的階級的機關國家名義下之

生產手段底所有者階級，管理着產業；而在俄羅斯呢，則運輸和大規模產業都掌握在無產階級底手中。西歐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以鞏固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爲目的，然而新經濟政策，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爲目的；所以，蘇維埃俄羅斯的經濟，能夠漸次地增大計劃的基礎。國家之援助產業，其目標不在於以短期或長期的借貸這形態，而投資到容易收獲最大利潤的產業部門去，却在於投資到有必要於共產主義的建設之發展那樣部門去（燃料，金屬，電力<sup>（註一）</sup>）。產業各部門底生產計劃要經過特殊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之審議，並經過勞動保護評議會之確認。由此可以達到資本家的經濟所不可能的，某程度的生產上的平衡，外國貿易，全部集中在國家底掌中。國家統制輸出入；而依此而統制着國家底經濟生活。

（註一）現在正研究並執着地實行着產業，運輸，農業之電力使用之漸進的轉移計劃。

俄羅斯產業增大之疾患中之一，有現在所謂剪刀這東西。這剪刀就是比較

戰前的關係，農業生產物的價格與產業生產物的價格之間所存在的間隔。剪刀底間隔，至一九二三年之終，擴大到可驚的程度。工業品底價格因這樣的（即建築物及機械不曾修理，熟練勞動力之不足）的主要原因，比農產物底價格本來不得不高百分之六〇，但實際却騰貴到二，三倍之多。產業方面發生這種剪刀之原因，在於多大的浪費（不利益的支出）。而國營企業呢，有幾分是以增大自己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為目的，有幾分是因行政機關並商業機關之不馴熟，其結果，總使自己商品底價格騰貴了。這裏，信用之昂騰（高率的利子）也演着脚色。信用昂騰之原因，在於我們俄羅斯之二重本位制之不完全。農業方面發生這剪刀的原因，一部分是因輸出農產物到外國去這件事（因國內保持着穀物之高率的價格之結果），還不是十分圓滑無阻，一部分是因俄羅斯農民經營之不振，因而不能順應市場底要求，且不能將利益不多的植物的生產物，轉移到較為有利的生產物去，或因不能把植物的生產物，由牧畜業之援助，而使

之變爲乳及肉的生產物。國營產業底商品購買，在國家之主要的購買者農民無力購買之時，便因「剪刀」之結果而發生銷路之困難。但是，我們可由此來說明經濟上的計劃的基礎之意義。於是，實行物價之計劃的統制，和使商業機關並產業管理機關單純化起來而去壓縮這剪刀的企圖。現在（一九二四年之初）所達成的結果，有很可以滿足的成績。

如上所說，蘇維埃經濟，是以市場的關係來廢止市場關係的。國家底運輸及燃料經濟，已被恢復，農業差不多達到了戰前的生產力，且我們的冶金術已經正常的復興了的現在，我們俄羅斯的生產，在最近數個年間，會到達戰前的水準，不，將騰駕而上之吧，這是可以確信來說的，（事實上，現在蘇俄的五年計劃之實施，其成績之良好，實足驚人，讀者可找各種介紹五年計劃的雜誌或書籍，便可明白——譯者）。此後，在完成了關於電氣化這個最重要的事業之時，則我們俄羅斯的生產規模，必會達到計劃的基礎終局地戰取克服市場的

自然成長性之勝利吧。

要約

一 競爭戰之結果所起的產業之集積，自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以來，又由嘉答爾化（企業之結合於嘉答爾，新地開特及托辣斯）即方法的集積而補充着。

二 股份的資本形態和信用機關（銀行）之影響，特別助成了產業之嘉答爾化，而這等信用機關，這時候，結合而成爲同樣大規模的康翠爾。

三 信用資本，在產業嘉答爾化的期間，漸次與商工業資本相結合，而形成單一的金融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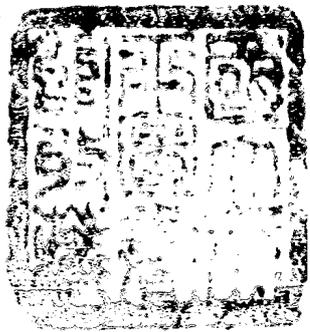
四 產業之嘉答爾化並信用資本之與商工業的結合，不僅不能緩和資本家的社會之矛盾，反使之尖銳化。

- 五 個個企業之競爭，被巨大的托辣斯及康翠爾之相互間的競爭所代替着。
- 六 股份公司創設之初期，資本之非個人的性質這個特徵，被少數的十億長者對於世界之經濟生活之霸權所替代了。
- 七 失業和勞動者羣衆之窮困底增大，是和資本威力底增大相平行的。
- 八 國內市場底限度與大量生產規模間所存在的矛盾，商品及資本之輸出，成爲資本家的國家非常重大的問題。
- 九 爲獲得殖民地並半殖民地之尖銳化的鬥爭，使巨大的武裝有必要，使資本家的諸國家經濟，變質而成爲軍國主義的了。
- 十 確立了獨占與金融資本底統治，資本輸出有重要的意義，開始國際托辣斯之世界分割，且最強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已經完成了地球上的全領土之分割，在這一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便是稱爲帝國主義的階段的東西。

十一 帝國主義的時代，成熟着全世界的戰爭之危機。到這時候，沒有榨取的經濟之意識的組織，達成了某程度之成熟；即在一方，有生產之集積，在他方，有無產階級之集積及組織化。因此，全世界的戰爭之危機，由勞動者階級為經濟的解放而實行公開的鬥爭來完結（社會主義革命）

十二 社會主義革命使交換，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及社會的階級的差別歸於廢除。無政府的資本家的經濟，被組織的共產主義的經濟所代替。

十三 資本主義之崩壞與共產主義之實現之間，必有某期間的過渡期存在。而在這過渡期之期間中，掌握政權在手中的勞動者階級，用革命這個方法，使資本家的經濟變為共產主義的經濟。



社 會 科 學 名 著 叢 刊

# 經 濟 學 入 門

版 權  
之 證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月 初 版

實 價	分 售 處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出 版 者	譯 者	原 著 者
七 角 五 分	各 大 書 局 各 省 神 州 國 光 社	神 州 國 光 社 上 海 新 開 路 福 康 路 電 話 三 一 〇 九 〇 號	神 州 國 光 社 上 海 河 南 路 第 六 十 號	神 州 國 光 社	朱 鏡 我	米 哈 列 夫 斯 基